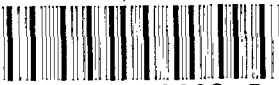


MG
B976.1

796
3

宗修精蘊



3 1773 3838 5

天主降一千九百八年

江南主教姚 真准

上海慈母堂排印

序

泰西耶穌會士賈達納奧氏著有神書三種。一八日神工。二慎思入章。三省察十一篇。雍正間。同會士林公安多以華文譯其第一種。加以小罪可畏。痛補之要。堅定所擇。愛慕聖母。恒守善志。五題默想。共三十篇。篇後間加省察諸要端。遂爲十日神工。析作十卷。顏之曰崇修精蘊。林公脫稿後。秘其

書。至乾隆初年。卽降生後一千七百三十餘年。始以此集畧示同人。百餘年來。珍之者衆。輾轉抄錄。爭相傳誦。帝虎魯魚。在所不免。蒙緣取諸本。細加校勘。謹爲更正。書中有錄棄一題。則以多涉危辭。恐畏蒞者。妄加憂懼。亦僭爲節易。校畢。將同會龔古愚司鐸近年所譯避靜小引。附入是書。並付手民。以供諸信士快觀。藉收神益云爾。

光緒十九年夏五月耶穌會崇一子識

序

凡在聖教之衆。咸信有聖而公厄格肋西亞惟一無疑。然而其處則分有三也。一曰勝旅。此指天聖而名。一曰煉旅。此以煉靈爲言。一曰戰旅。此即今世聖而公教會也。蓋此世教衆。尙居陟降未定之間。克己私。攻仇魔。正如日臨戰陣。勝則昇。負則墮。故名戰旅。其中險厄亦孔多矣。所可恃以不敗者。

幸有大主之祐在焉。經紀吾主耶穌。曾有常臨聖會。直至世終之許矣。是以代生賢聖。有若選將掄才之式。用其德表。以資教衆之神力。振旅擊魔。集回亡散之多靈。乃使怯者勇。而勇者益力。於焉大勝神仇。而同膺凱旋之榮焉。耶穌會首聖依納爵者。允爲大主特簡聖臣之一。資輔聖而公會之良將也。故列入聖品時。所撰祝文。名以增協堅陣之

厄格肋西亞者。職此故也。聖人既膺簡命。亦嘗蒙
主授之以兵矣。此卽所著之避靜神書也。此外又
蒙賜以展揮之力矣。此卽聖人之上智奇才。制魔
之妙策也。此書之神澤常留。蒼生洪濟。確係大主
之特典。業蒙教宗明旨。恩准行世。允爲克勝靈仇
之寶器。而徵其神效於人間者。幾遍寰區矣。由此
神工。而得一印度宗徒聖方濟各沙勿畧。爲佐於

傳道之初矣。由此而得英才駢集。勦創嚴修之耶
蘇會矣。由此而無數靈魂。改惡遷善矣。辭俗而入
修院矣。由此而多人重振神修。仰登峻德之途矣。
間有戲誚此工。而行之假意者。亦蒙主牖厥衷。而
頓改夙習。歸時宛若前後兩人者矣。似此奇效。莫
可枚舉。僅以所聞一事觀之。卽已足徵其實。本會
史紀一院訓行此工。而大改前習之人。積數八百。

其中多係貴顯文武英才。及有神品之士。夫以耶穌會一院所收神益。卽已如是其多。則國各所收之益更廣。可想見其概矣。此工果能使人穩擇上升之路。勵新修志。勇臻成德之美。極爲修士教友之公益。無異乎聖而公會以聖人之書。名曰奇書。已經聖教之權。及普世衆人之益。而考驗者矣。亦無異乎聖方濟各撒肋爵所云。凡欲擇定從主上

志者。應行避靜。神工幾日。俾堅改正一生之行。此乃先時教衆。勤行之精業。後漸懈弛而置者。直至聖依納爵而復行焉。各國之中。由此神兵寶藏。而無數靈魂。已致大富於德。全勝夫魔矣。獨吾儕中原教衆。缺此一書。直至乾隆戊午歲。林安翁有感於斯。始以此工通諸同人。業已受益良多矣。然此神劍雖精。猶恐入諸常手。未必克施奇效。吾知大

主爲此。而又特啟安翁之心。而敷其神惠於書。示人以克行此工之式焉。名其額曰。崇修精蘊。適稱此書之大義者也。蓋此工。乃正人一生之錯履。而使復循乎天主之規誡者。由之以補善志之殘缺。以光私蔽之德輝。授人以如何而行之則。及如何而可收其益之道。行此工者。本有教宗所頒神赦。八日工完可得。然安翁之愛不止於此。誠恐爲日

無多。而受業之友。未能充飫神滋而去。此書故以十日爲期。非敢擅增頌赦原旨之期限也。惟欲人理此要務。益多締主之候也。所擬默想之題。始於人之終向。生世何爲。及善用上升之道。俾得所止。又使詳觀此向。由罪而生何等之阻。何等之害。當如何畏之避之。於是引人興一悔改前非之善念。而用聖經內蕩子歸父之喻。以啟其望。諸如此類。

之題。一皆指人去其上升之阻者。名曰興程。又名煉路。至是而始導善志之定步。循其已興之程而行之。此可於吾主耶穌之行實。及其受難聖死中所垂尤愛之表範諸題而得之。蓋德行之愈難者。乃不在有爲。而在膺苦也。此謂繼程。又曰明路。至此則以吾主耶穌之榮福諸題。近備吾人愛主之心。內函今後兩世之福。及守主最大之誠也。此乃

終程。又曰合路。至於每日默想之題。雖有三次。然非爲全想而設者。乃令擇其尤爲切己者而思之耳。正如琴瑟之絃柱雖多。非爲一調一曲而備。然不因用少。而餘當廢棄。亦不因現不全需。而終無一用者也。又聖依納爵嘗以覆想原題。極爲鄭重之端。此書故於每題之下。備有覆省三節。竟使每覆前題。若又增一妙境者然。此外另有每日一次

省察之式。宛如照靈之鏡在望。是誠保存神益之良規。直若按此而行。萬無復吞已吐之毒之理也。然全書之旨。不出聖人原書所指。訓人救靈克私。而尋獲大主之聖意。此其避靜神工之謂也。而安翁祖述聖傳。敷陳指示。雖極周詳。然但有明切而不更新。便易而不隕越。可謂克纘聖人餘緒之肖子。善繼增協堅陣之厄格肋西亞之一臂也歟。此

書行世。將見裨益匪淺。惟冀有志繕靈者。不特細
繹書味。而且實然從事。以收卒業之神效。庶不負
作者之苦心是幸。

天主降生一千七百六十六年丙戌歲大暑節前
一日耶穌會靜園氏書

自序

慨夫爲惡易。而爲善難。林林衆庶。鮮出類以成人。逐逐塵途。每終志於飲食。何也。概由正道未明。眞原素晦。沉淪物欲。昧厥本良。遂至無慮越思。自成暴棄。誠堪憫嘆耳。若夫二氏爭鳴。旣主於空寂。復背乎根宗。毀心滅性。人道斯亡。何足道哉。至於孔孟遺經。推原於造物。致力乎養存。思學兼臻。危微

並惕。庶幾成德之途歟。然乃率性而已。明雖持循。有據。幽尙畧而未詳。况後之服其術者。或過拘而旨晦。或攻利而循私。謀道能有幾人。下手曾明幾路。其所以爲人之道。將何自而盡善耶。唯在天我等。大君大父。念普天黎庶。誰非匠造之民。降衷稟靈。克承天業。誠因諸異出而途愈岐。物欲攻而明益鈍。德路安得臻。大原紊且晦。是以仁至義盡之。

主。中天降世。躬訂良謨。將死生神鬼之眞。主性人性之奧。釋罪痊疴之律。改惡遷善之門。確切詳明。勒成鐵案。掃盡夫百家之異議。使知原本一尊。道無二是。人絕二向。善首歸宗。此教之所由定。而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始可坦然而落實也。然而奉教守規第。可升堂。未易入室。而至仁大主。莫不欲人。人皆踐聖步。克至永福天鄉。故近古篤生大聖。名

依納爵首隆靜默神規。淑人繕己。庶能廣心充知。輔勇全仁。徹始徹終。亦一亦萬。此真入聖超凡。莫可踰越之要道。而非捨本逐末。是槁是灰之鄙叛。可擬者也。緣人性之良知。每汨於紛煩。示之以靜避之法。寡聞寡見。俾外誘不侵。庶內情不擾。處心於清天朗日之際。而自省可專。人情之怠惰。每畧於思維。約之以推想之條。按題着力。非究研主旨。

卽搜剔己私。率心於起敬起畏之途。而誠存志定。其爲繕修之工。不亦密而有緒乎。彼純修之侶。屢作此工。時存警惕。自爾超庸入奧。益嘆素行之未優。卽負俗之子。鮮所顧忌。一作此工。宛如撥霧推雲。深叱從前之迷謬。此眞初學者之針砭策楚。潛修者之享主飲和。西土之哲人。多以此而臻聖。中邦之賢士。亦以此而增明。所謂力行與致知並濟。

而致知實用力先驅。二氏之不得瞻其塵影。儒門之未始著其齟程。欲求誠正者。不必嘆格致之末由也已。不然。莫邪雖利。鈍積於不磨。寶鑑雖明。晦成於不拭。無怪乎中人以上者。放浪無歸。卒爲暴棄。而中人之下者。滯於卑鄙。懦怠自安。德何自而明。忒何畏而改。禮何因而復。人何道而成哉。豈非深負造物主賦予之靈明。大聖人迪我之至道也。

乎。余每念此。不禁怵然神動。是以不愧疎陋。粗譯
靜默梗概。以作願赴崇修之初級云耳。極西耶穌
會士林安多。

避靜小引

避靜要引節錄

聖祖依納爵所著避靜要引二十條。中有專爲領避靜者。茲姑不譯。其有兼爲行避靜神工者。節錄如左。

一、要引二十之一。所謂內治工夫者。非他。卽省察、默想、注想、口禱、心禱、一切神工。如書內所詳者皆是。蓋料理神靈。以去其偏私。既去之後。尋求天主。有俾以治理終身大事。安救己靈。皆爲內治工夫也。

二、要引二十之三。凡行神工。或用明司。探求道理。或用愛欲。激發衷情。凡用愛欲。是與天主聖人晤語。故此更當懷恭著敬。非用明司時可比也。

三、要引二十之五。其爲避靜神工。至爲裨益者。乃於造物主前。示以寬宏大量。



將所有志意主張。全行奉獻。俾吾身事物。悉聽上主制裁。全翁至尊聖意。

四、要引二十之十一避靜者。當專管現在默想之題。在第一主日內。毋逆料第二主日。將行何事。惟當力求於此日內所當求之益。一若第二主日中。無益可求也。

五、要引二十之十二避靜中。一日五次默想。每以半時爲度。寧多無減。萬勿聽從魔誘。減短默想時刻。

六、要引二十之十三凡有神味。默想半時。不覺其長。若厭倦無聊。便大不如是。際此時艱。須畧延默想時刻。以克魔誘。以振灰心。而仇魔必將畏服。不止退避而已矣。

七、要引二十之十六避靜者。凡見己心偏向一物。當力求其反是者。如欲得某

恩。欲管某事。自覺己心所向。非爲天主光榮。與救人靈魂。而惟圖一己之利益。則當於誦經祈禱時。懇求反是之情。於天主臺前。矢忠直告己於某恩某事。非志意變更。而欲之之向。專爲奉事天主。光榮聖名。必不敢遽取矣。則天主之助佑。可必無疑。

八、要引二十之十七避靜者。凡覺意念紛乘。善惡互感。宜就正神師。聽其指示。

避靜規條十則

聖祖依納爵云。欲人更能善行內治神工。并易得所求。特書規條如下。

一、就寢將寐。當以片時。約誦一遍聖母經之久。思難早起何時。宜行何事。卽以默想本題。擊要牢記。

二、既醒後。當撇除一切雜念。專思默想本題。如第一次默想前。當思己罪衆多。爰生愧悔。自忖如一人臣。立在同僚與君王之前。因受王惠甚多。得罪甚重。不勝羞赧。第二次默想。當自維大犯罪人。身繫縲紲。將受判於大主。若世上罪囚。手足桎梏。將見士師。不勝驚怖者然。依題設像。皆如此類。總須沉思此等善意。披衣起身。

三、離禱所一。二步。立定片時。約誦一遍天主經之久。舉心靜思天主在監。而伏

拜欽敬之。

四、默想時。或跪。或伏。或仰臥。或危坐。或端立。總歸獲所求而已。跪而得所求。則無庸更改。伏而得所求亦然。每得所求。須自奮暢收其益。不可躁率輕過。

五、默想既畢。須用一刻工夫。或坐或走。靜心考察默想始末。見有未善。嚴求其故。知之。則痛悔改遷。善則感謝天主。定志遵守。

六、一切快愉之念。如天堂。耶穌復活等。凡能減我痛苦之心者。當暫行逆絕。而
死候。審判等題。則宜常留於心。以激發悔恨哭泣之情。

七、居房時。除飲食。看書。誦日課外。宜關閉窗戶。避見日光。亦以助我悔感之情。
八、毋失笑。亦毋嬉言發笑。

九、除有要故。如接送對晤之人外。毋舉目游視。

十、行刻苦。工分內外。內者。卽痛悔定改。不敢再犯。亦不敢或犯他端是。外者。乃內功所著之效。卽懲創往罪。而苦責己身。其類有三。

一、凡飲食失度。節以致乎中。謂之節制。非刻苦也。刻苦云者。以飲食得中者。仍行裁減。愈多愈妙。惟毋太過。以致傷身受病。

二、衾枕之物。過愛柔煖。去以得其正。亦非刻苦。惟於恰好之中。漸加黜剔。戒致傷身受病。斯謂之刻苦矣。再有多睡之積習者。當減少時刻。以得其中。否則不必去其過分足矣。

三、苦身之法。如穿苦衣。束苦帶。打苦鞭。種種損傷皮膚。致身疼痛者皆是。務令痛楚及身。而無損筋骨。故身受其苦。而不致內傷受病也。凡用苦鞭。以細繩成者爲妙。恐用他物。易累疾病耳。

再有特記之條四。一、行外苦工。其益有三。一、補贖往罪。二、壓制偏私。俾血氣徇從正理。三、以得所求寵恩。如痛哭已罪。憐憫吾主苦難。求主解疑釋難等。二、首二規條。專指夜半。與味爽默想而言。與他無涉。又第四規條。在聖堂大衆前。不得聽便遽行。惟當居僻處纔可。三、凡避靜者。未得所求恩寵。如涕泣神味等。屢宜於飲食克苦等工。再三更易。如二三日間。勤行之後。又二三日輟止之類。恐多行苦工。宜於此者。不宜於他。不可作一律觀耳。又恐偏私障蔽。意見錯誤。致自愛太過者。懼身弱不支。弛行克苦。而過勇躁進者。行之已甚。而身體萎靡。惟天主洞識吾人性格。往往在此更易中。示以當循之中道。而助擇焉。四、當以避守默想規條。除去其中過犯。爲日間私省察之資。

以上十條。首主日之定規也。以後三主日。其當守之規。與前無異者。自不

必贅。而稍有差別之端。特此標出於左。

第二主日。當易第二、第六、第十條。第二條。初醒時。卽以刻將默想之題。置諸心目。切願深識降生真主。俾愈能服事而踵隨之。第六條。日間宜屢以吾主言行。自降孕至目前。當默想之題。反覆靜繹。第七條。開關窗戶。趨避及時。適意。皆以有助神工爲主。無專律。第十條。克苦當行與否。宜合默想之題。當行卽行。當否卽否。總歸慎守規條爲是。

第三主日內。當改第二、第六條。第二條。清晨既醒。當披衣起身時。卽思當行何事。記憶默想本題。奮發悲痛。憐憫耶穌苦難之情。第六條。一切快愉之念。如天堂、耶穌復活等。雖爲聖善。概當迸絕。時以耶穌苦難。自初至默想本題。留於心目。而悲痛憐惻之。

第四主日內。當改第二、第六、第七、第十條、第二條。初醒、卽思默想本題。見吾主
滿受喜樂。而欣愉深之。第六條、當以動吾神樂之端。如天堂等。時存心目。第七
條、旭日之明。及時光美景。皆可享用。如春夏二季。乘冷風。賞花卉。寒冬時。向火
爐。取日煖等。惟諸凡當以有助神靈。動吾樂主之樂爲準則。第十條、刻苦之工。
可暫行輟止。諸凡節制足矣。惟逢聖教齋期。非有他故見阻。當照常恪守。

避靜時省察條目

- 一、凡仇魔攻敵。或心志憔悴。卽一切厭煩怠倦。曾奮力抗拒否。
- 二、紛擾諸端。避之惟謹否。
- 三、靜默曾恪守否。
- 四、曾無哂笑否。
- 五、觀瞻端肅。特於稠衆之地。曾未游目否。
- 六、默想前。聽講題目。曾否留神。
- 七、就寢未寐前。曾否片刻自維。早起何時。應行何事。
- 八、初醒時。曾否撇除雜念。專維默想本題。并設定像。若親見者然。
- 九、默想之始。曾立定片時。儼思天主在監否。

十、默想中。坐伏跪立。各隨其宜否。

十一、默想時刻。曾減短否。

十二、默想時。曾收檢身心。始終奮勉否。

十三、誦祝言時。曾否另深謹恪。倍切熱衷。

十四、默想後。曾勤行考察否。

十五、凡蒙聖牖。或定善志。曾簡畧書錄否。

十六、凡意念之來。無關默想本題者。雖或聖善。亦全撇無留否。

十七、無干之事。曾觀誦否。未行之默想。曾逆料否。

十八、凡有疑難。曾實告。就正神師否。

省察默想條目

聖祖依納爵垂訓云。考察默想。見有未善。必求其故。知之則痛悔改遷。善則感謝天主。定志遵守。

一、前晚默想題目。或看或聽。曾留神否。且預揆當得之益否。

二、以後曾檢斂身心否。

三、就寢未寐。曾憶默想之題否。

四、初醒時。曾否撇除雜念。專思默想本題。

五、洗面及行走時。曾確照題旨。勉發善情否。

六、臨行默想。身心檢靜否。

七、拜聖體時。曾以默想工夫。托於吾主聖母。及主保聖人否。

八、默想之前。重憶題目否。

九、默想之始。曾立定片時。思天主教在監。俯身朝拜否。

十、曾衷情切熱。謹念豫經否。

十一、曾否善行前導。倘有故事。曾畧記否。又設定像。宛若親見否。

十二、曾特求天主。啟我明悟。賜我特寵否。

十三、曾用記司。細繹題旨。爰發信德否。

十四、曾用明悟。推究本題。寓何道理否。

十五、按題理義。曾推想當行何事否。

十六、曾否推想實行緣故。如合宜、裨益、欣慰、便易、緊要等。

十七、曾否自反己行。迄今何若。

十八、曾否裁定。自今而後。當行何事。

十九、曾否推究何阻當去。何法當取。

二十、默想間。曾激發性情否。

二十一、所定志願。皆屬於能行。專於特一。宜於當境否。

二十二、既定志願。曾虛心求主助佑否。

二十三、曾總記所定之志否。

二十四、卒發祝言。曾熱心求佑否。

二十五、曾按題所要。念經以畢否。

二十六、分心之端。曾克之惟力。退之無怠否。

二十七、凡厭煩之來。曾奮力拒之。或置之不顧否。

二十八、默想時。曾以天主臨監之思。及定像所擬。檢斂身心否。

二十九、曾始終奮勉。以副主寵否。

三十、默想中。坐立跪伏。各隨其宜否。

三十一、曾內外敬恪否。

三十二、曾無要故。稍減默想之時否。

三十三、凡善情激發。曾存之惟勤。不敢躁率輕過否。

三十四、激發性情時。曾倍切恭敬否。

崇修精蘊目錄

卷一

前夕肇端 神工先導

見一張

第一日

第一次 神工基址

見九張

本題覆省

見十八張

第二次 人生終向

見二十張

本題覆省

見二十八張

省察 升天之願

見三十二張

第三次 升天之由

見三十五張

本題覆省 見四十一張

卷二 第二日

第一次 罪過之重 見四十五張

本題覆省 見五十張

第二次 罪過之罰 見五十二張

本題覆省 見五十八張

省察 偏僻之情 見六十張

第三次 本身之罪 見六十四張

本題覆省 見七十三張

卷三 第三日

第一次 小罪可畏 見七十七張

本題覆省 見八十三張

第二次 人之死候 見八十六張

本題覆省 見九十五張

省察 如何持己 見九十六張

第三次 私判之嚴 見九十九張

本題覆省 見一百八張

卷四 第四日

第一次 永獄形苦 見一百十三張

本題覆省 見一百二十三張

第二次 永獄靈苦 見一百二十五張

本題覆省 見一百三十五張

省察 邇於己者待之何若 見一百三十七張

第三次 地獄之永 見一百四十一張

本題覆省 見一百四十七張

卷五 第五日

第一次 錄棄兩端 見一百五十三張

本題覆省 見一百五十九張

第二次 蕩子改過 見一百六十二張

本題覆省 見一百六十九張

省察 如何待主 見一百七十一張

第三次 痛補之要 見一百七十五張

本題覆省 見一百八十三張

卷六 第六日

第一次 兩旗相招 見一百八十七張

本題覆省 見一百九十四張

第二次 從主三途 見一百九十七張

本題覆省 見二百三張

省察 見二百五張

第三次 堅定所擇 見二百七張

本題覆省

見二百十四張

卷七 第七日

第一次

耶穌山園祈禱

見二百十七張

本題覆省

見二百二十五張

第二次

耶穌被解四署

見二百二十六張

本題覆省

見二百三十三張

省察

恭領聖體

見二百三十四張

第三次

鞭笞茨冠之刑

見二百三十八張

本題覆省

見二百四十四張

卷八 第八日

第一次 耶穌被判釘十字架上死 見二百四十七張

本題覆省 見二百五十四張

第二次 耶穌架上七言 見二百五十五張

本題覆省 見二百六十張

省察 超性之德 見二百六十二張

第三次 耶穌救世苦刑 見二百六十七張

本題覆省 見二百七十五張

卷九 第九日

第一次 謹小慎微 見二百七十九張

本題覆省 見二百八十七張

第二次 天堂之樂 見二百九十張

本題覆省 見三百張

省察 告解聖事 見三百二張

第三次 愛敬聖體 見三百六張

本題覆省 見三百十五張

卷十 第十日

第一次 愛慕天主 見三百十九張

本題覆省 見三百二十六張

第二次 愛慕聖母 見三百二十八張

本題覆省 見三百四十五張

省察 奉事聖母

見三百四十九張

第三次 恒守善志

見三百五十一張

秦修精蘊**目錄

崇修精蘊卷之一

第一日默想前夕肇端題

神工
先導

旨題 救我上升天國。其要何如。應恐此次神工。卽我永生攸係。

念聖號經

祝文 我天主。我真主。爾監茲在茲。我敬拜爾。爾乃至尊造化之主。今我專心懇爾。

於此默禱之中。助我靈神實益。俾得克享常生。天主聖神。籠照我身心。三司五官。天主聖母瑪利亞。賜我真光。訓誨我。啓迪我。天主天神。領守我等。賜我照護引治。亞孟。

小引 其一。發心。信主臨我。想已在天主之內。週身內外。全爲天主所環貫。如立中。天白日。無處不被太陽之光。環照者然。

其二。祈求之始。當斂束身心。恭拜天主。復起立。復稍退。以表謙恭。旋即上前跪求焉。

其三。祈求天主恩佑。應云。懇主賜我真光。佑我善行默禱。以後每次默想。俱用此三引在先。

定像想我所行永生之路。宛如多環長鍊。其始出於甚微。而其終至於無極。多環者。主之恩佑。聯貫成環。乃我承恩之功用也。或想古聖雅各伯所見高梯之象。穩立地面。由級躋天。於此兩式中。隨便擇一可也。

簡騰天主耶穌。爾爲救我上升。死於十字架上。示我平直正道。我今混居曲徑歧途之內。懇主賜我一線引掖。俾我率履無愆。遵行主旨。主速指我義路。示我

正道亞孟。

思首

天主所施之恩。莫大於救我上升天國之恩。若天主以己全能寶藏。賜我遍觀。且若向我曰。汝看世間之安富尊榮。聲名財物。與美麗聰明。廣博才能。凡汝之所好所求者。予皆賜汝也。但我思之。縱享盡人間榮富。週知萬有奇蘊。一如撒洛滿之大富大智。倘一膺永罰。則凡身世所有者。於我何裨哉。我若遭此不幸。猶不若一守拙鄉農。抱樸牧豎。猶得上升免墮也。且我雖富饒康健。如經中所載之慳吝富翁。終不若辣匝祿之貧病乞丐矣。蓋以貧病者。已得上升。而享永吉。富吝者。乃已下墮。而受永殃也。總之。不以上升爲事者。雖有榮富才能。實則痴愚特甚也。故云天主所賜之恩。莫大於救我上升天國之恩也。況此恩。不但逾本性諸恩。且爲超性恩中之特典也。何則。觀耶能在世時。選衆宗徒。賜之大能。克行靈異。其恩豈不甚鉅。然而如達亦嘗備入徒。

數。奈彼爲善不終。負主自棄。竟墮永獄。尙何益哉。是以吾人。卽如諸聖宗徒。領受聖神臨格。真殊恩異寵矣。若此恩之中。獨缺上升一典。則此恩雖鉅。比彼如無矣。經內故有云。將何以易其靈魂之一分也。是知我上升之切。尤切於貴列宗徒。能言未來。多行靈異。而且尊登鞠養耶穌之父職。如大聖若瑟者。種種超恩寵眷。皆不若拯我上升之恩。實靡涯際也。當誦曰。吾天主。此恩真實。我知之矣。我今伏地虔求。所望者。此恩也。所求者。爾國臨格也。卽如達未求主云。我之所求所欲於主者。惟在俾我恒居主國之一端也。

再思

我人上升天國。所係甚重。而其始每由於細微感動。以成全夫救我之洪恩。試以先聖賴內祿觀之。聖人時方鼓瑟。見一高士過門。欣與晤論。及聆所講天主事理。感動中懷。頓爾棄俗精修。竟登大聖品位。又聖公撒祿者。幼時墜

馬沾泥。偶爲旁觀。哂謂。從此時萌一念曰。試看世人待我如何。辭俗之心。遂基於此。後果入會。繕靈。卒成名聖。又昔安當。一聞經訓。遂堅遯世潛修之志。聖尼各老。一與講道。卽爲棄舊從新之始。又有如創立耶穌會之依納爵者。英氣正銳。而一覽神書。翻然辭俗精修矣。類此奇範。難以枚舉。要皆大主成全之力。在人。則以爲事屬偶然。在主。則實有前知預命。而引我上升一線。早已隱寓於其間矣。假彼諸聖。雖蒙主牖。而漫不經心。或聞經訓。而懶於注想。恐俱難免隕墮之危也。噫。若是之機緣。胡可任其或失哉。於此或失。則前此之洪功盛業。必無由而盛傳於今日矣。如聖依納爵。必不創立耶穌聖會。聖沙勿畧亦無由而被化入道。成其大勳矣。而吾耶穌會中。焉得高士源源。垂其筆澤。卷籍鱗鱗。致使異端歸化之衆。且速耶。姑勿論立會迄今。所化之人。

數。只以聖沙勿畧一人觀之。紀其生平授洗之廣。卽其中嬰時病亡者。已有四十餘萬。而况他乎。此皆先聖迎機奮發。遇感勇隨。成己成人。俱享天庭永慶。誠爲可法。噫。我今日之機緣。胡可任其或失哉。吾天主。我知靈魂真福之攸係。每在細微之感動矣。然主以此甚大之事。繫諸甚微之機者。何也。蓋欲吾人事事敬謹。不敢一毫或忽也。足知此數日神工。實係善程之始步。所獲真光。實爲指我穩登吉岸之耀星也。再思此數日神工。倘不過致我一生康健。半世尊榮。世之人求之。未有不切。行之。未有不力者。而况所關者。乃我神命之永吉永安。大逾人間微暫之福。可不殫力而奉行乎。癡矣我輩。思欲上升。惟以己臆是從。己情是順。希圖遐舉。烏可得乎。要惟遵循主旨所引之道。凜我舉措。端我率履。勤求天國常生之福。誠能如是。實惟主之大恩。亦乃我

之大幸也。然則善途之機緣。我當卽以此次神工爲始。向主祈求曰。降發爾光。及爾真實。至於爾聖山。及爾之聖宮。亞孟。

續 我之靈魂。應想己現居何狀。雖我平時稍有畏主之念。亦常求領聖事之蹟。

然前人之愈我者甚衆。先皆行擬天神。後乃懈工惰善。致罹永慘。昔聖奧斯

定曾慨嘆云。我見才德之士。如盎博羅削及熱洛尼莫之盛業者。後竟隕墜。

令我驚惶無似。如見二聖之墜落者然。經故云。爾立宜願。俾免隕墜。蓋云。人

宜恒顧恒防。恒求愈大愈多之光照。庶可保隕陷之險也。慎勿安處庸愚舊

習。不圖日加精進。雖以善德爲懷。而又懶求主佑。自恃己力。不顧主旨。主若

因我怠矜忘本。任我獨承公共之恩。不施格外之佑。則我之隕墜。洵屬易易

也。豈不殆哉。且此格外之佑。非我加意謀求。奚能望獲。聖奧斯定云。世無難

犯之罪。雖窮凶極惡。人俱能犯。切勿自恃。必當堅毅其志。時遷時改。庶格外之恩佑旋加。而隕陷之危險可免矣。又須知天主之聖意。惟欲我恒勤遷善改過之業耳。我常隕而又隕。起而復仆。旣而定志。旋即改移。誠爲甚險。因我之德力。尙多怯弱。偶值拂逆之時。或遭猛誘之日。雖登善道。片刻難於自保。因我之偏私。正如虺蜴逢冬。狀似馴良。春暄甫觸。依然發毒如前矣。我試細加揣度。恐年復一年。漸流污下。而於善德之途。聖經之義。已難恪奉如前矣。噫。我之度生如斯。畢竟作何歸着。當於斯默禱之中。將簡越常生之鍊。視其始環何若。恐幾經中折。而我未之或覺也。嗣後當發憤增修。務歸至善。或思現在永獄多人。苟於生時竭力行此神工一次。嚴加惕勵。或可免永墮之殃。或想現享天國多聖。設於生時。未作此工。恐今日未必晉登吉域。卽或登之。

恐亦未必能特享殊榮。得此在天高峻之位也。今蒙主恩。賜我有此默想之時。何幸如之。經云。此乃可乘之時。此乃活靈之日也。以此無多之日。補我生平虛度時。故於此數日內。當以天主及靈魂是務。此外毋容他念注心。倘於靜默恭祈之際。偶萌厭斲。卽當毅然勝此怠惰。深念求於此時者。攸係甚重。乃永遠無終之事也。

第一日

此日神工獻於天主聖三

第一次默想題

神工基址

題旨

聖依納爵訓云。人生定向。在讚頌敬事天主。卒歸天堂本國。故此題之義。誠事主守誠。保存神命之準則。蓋綱紀立。而秩序始彰也。如行遠者。以所止爲行路之正向。又當明必由之正道何在。而擇取焉。昔聖伯爾納鐸。常以默想

題目兩端。命其會士云。汝從何來。汝將何往。我於此日神工。僭加一言曰。汝今何在。共為默想之三端云。

祝文
小引 俱同前

定像 想萬物如百川流水。天主如汪洋大海。萬物出自天主無限全能。而皆以向主為歸。如百川之出自大海。而皆以歸海為向。我亦列於萬物之一。亦以天主為向。而與萬物歸於天主也。

簡禱 求主賜我真光。得悉吾生終向之廣大。從茲堅定我心。永不違離斯向。

首思 汝從何來。想我神形。乃從全無中而來者也。既從全無而來。則知未生我之千百年前。雖有此國此家。而我絕無端倪。可為人所念及者也。我之有無。無關輕重於世。不啻一螻蟻之存亡而已。嗚呼。出於全無之人。是何本質。經嘗

訓人謙曰。汝乃灰塵。何倨之有。夫灰塵雖微。尙屬於有。當我未生以前。雖灰塵之微。亦不及也。我前既屬全無。及今所有之生命。心思。呼吸。諸能。皆非我能自具。實惟主之全能。使之爲有者。經所謂主從無中招之使有。若從有中招之使出也。是則我之所有。俱出於主之全能寶庫。絕無假借矣。然主所未造之人。任其在全無之內。不可勝紀。今我先蒙簡拔。享有此生。功力何有於我哉。經故曰。吾主。爾乃以手造我。成我。並以爾手加我者。然而主恩之尤巨者。不特授我以生。且又保存無間。俾勿淪於隕滅。若論我之爲我。非特不能自生。雖頃刻自保。亦不能也。是知我之本體。皆屬主物。非我自自之物也。天主實爲我主。我非己身之主也。是以經稱主云。伊造我。儕。非我儕自造也。一如美麗丹青。皆出於繪畫之士。深幽宅第。受成於肯構之匠焉。設有一日。主

取所授於我曰。還我所賦靈明。則我所存者何物。如禽獸而已。還我所與覺性。則我所存者又何物。如頑石而已。然此頑然之質。亦屬主物。倘主亦令還之。則我所存。止有依賴之體而已。然此依賴者。亦主物也。主並令還之。則我所存者。尙有何物。全無而已。由是而知事主之責。甚嚴甚切。非暫世傭人事主者可比。蓋傭人之值。非生存保養之恩。事奉之道。無怪乎朝夕反覆而無恒也。在吾事主之職。實含仰報生存保養之恩。超出國君身父之上。更當竭力盡心。歷始終而如一者也。故我生存在世。非爲事己私情。事彼世俗。事彼魔鬼者也。彼三者。無一授我之生。實能戕我之靈。惟授生之主。乃本然之主。生活之原。我之敬事。自當切向無他。惟主是奉。理也。義也。我當逐一思維焉。如田園之主。宜享穀果之奉。僕役舟車之主。宜專使令之尊。無容辭諉也。由

是思之。卽此名分一端。殊關嚴切。今我事奉之實。不知何在。可謂負所從來矣。

再思

汝將何往。此問大增推想之力。蓋天主不特爲我本始之所由來。亦我末終之所從止也。主之生我。非兒童嬉戲。畫人於紙者相比。經云。天主生造諸人。爲讚頌其聖名。而終享其榮福也。此係聖教信德之理。我當善悟所訓之旨。天主爾乃真實之原。懇以此旨。銘於我心。主既是我本始之由來。末終之所止。我可稍違主之聖意乎。主之生我。爲己也。非爲我也。主欲我爲孝順之子。盡忠之臣。我知之否。生我之故。旣爲讚揚敬事天主。我敢怠於本職乎。譬若我之僕役。每違使令。置產勿如我欲。置衣勿合我宜。當此之時。我將何以處之。我當默靜深思。我之所以敬愛乎天主者。果何似耶。子耶。臣耶。抑爲仇耶。

爲逆耶。更當復自問曰。我將何往。我應答以吾主之言曰。予往遣予者。或曰。我之所往。歸於特一之向。蓋我與諸人。皆爲此向而生。並爲此向而存。一惟獲主而已。然則人世之職位功業。多所不同。上而帝王。下而士庶。承上接下。食力勞心。而彼此之務。皆非天主生我於世之本旨也。故我之受生於世者。其惟事主愛主於暫世。後乃享主於天國。經曰。此爲人也。人皆爲此而生者也。聖日洛尼莫及聖伯爾納鐸結此經文曰。人之所行。悉在此也。非此。則生而博學多能。皆屬於虛矣。可知人能事主救靈。方爲人傑。若生不知此。知不肯爲者。皆愚之甚者也。

思續

汝今何在。在於塵世。想主生我之向。決不止此。主今所以處我於此者。暫也。非永也。試場也。途次之僑寓也。非我之本鄉。亦非我之終境。然而天主之眷

願何如。我方八世。卽命萬有之卑于我者。咸以事我。如命日月星辰。晝夜旋轉以照我。又命天施地生。長成穀果以養我。又以牛羊六畜。衣我以毛。食我以肉。主恩周備如此。經云。主以萬彙咸爲厥屬。不誠然乎。至於富者貴者。非特事之以物。甚且事之以人。供其役使。代其勞瘁。是天主之加恩於富貴者。洵爲踰格。卽康健聰明者。其恩亦然。然則富貴安康睿哲之人。其報恩之職。自應踰於貧賤窘迫。病於牀第。死於溝壑。以及蠢頑愚魯之輩矣。由是以思。不但以萬彙事我。并畀格外多恩。超於羣類之上。果何爲耶。我猶怠而不省耶。聖伍各味畧設爲世物之語。以告人曰。凡汝世人。當思爲汝而生我者。其愛汝也何如。我乃爲汝而受生者。我今事汝。汝當亦事夫授生於爾者。是我之有生。爲汝也。汝之有生。爲彼也。彼乃爾我受生之向也。主欲我愛之愈切。

故賜我如此殊恩。正猶繫我以精金之鍊。使我忻然事彼也。是知我之有生。非爲享此暫世。而世物悉非我之所止也。惟至終而心能安定者。方爲我之所止。譬如石抵地上。則不動搖。水歸海內。則不汜濫。試想人間。何物足滿我懷。絕無有也。蓋萬彙旣非我之所止。不過應我暫用。助我上升之梯也。正如聖依納爵所云。俾汝事彼造汝者。汝其由是而上升也。我應細察人間萬彙。事我如何。我享若是殊恩。歷年久矣。奈何於造物主前。常爲負恩之輩。經所謂汝忘造爾之主是也。噫。我今自訟已愆。妄用晝光於罪尤之路。度長夜於淫穢之場。銀錢財物。驕奢浪費。勿償逋負。勿濟貧窮。至餵飼之餘。吝而勿與。至於欺孤壓寡。以此爲勝。縱賭誘淫。以此爲媒。是我在主前。曾無片刻不爲開罪之時。我之娛好。亦無一端可爲悅樂主心之事。主故於經內嘆云。汝以

我金我銀。作爲邪魔之像矣。更蒙主賦我貴美之質。我卽以傲行多端。反攻
天主。不特失敬於殿堂。甚且重物愈於重主。賦我權能。用以欺凌幼弱。黨陰
刁兇。大背主仁矣。卽我之三司五官。皆與天主仇對。記司之偏。則於主之誠
命。漫不留心。人之差忒。反恒注意。明司之錯。乃於精微之理。絕不窮求。一己
之私。勤於探索。欲司之謬。則於適體之舉。從不節制。復仇之念。堅決難移。至
如賜我之耳。聽宜聽而不塞。今則聞善言而不入。聽淫誹而傾心。賜我之目。
分宜明而不蔽。今則披覽異書。而致搖聖信。縱觀妖豔。而助熾邪情。賜我之
唇舌。宜宣頌真原之美妙。訓懲愚昧之痴頑。今則穢語誑言。全不顧忌。毀人
誇己。刁巧是憑。甚至怨詛主命而止。卽我之百體四肢。更宜勤行事主愛人
之道。改過遷善之門。今則縱情宴樂。恣肆佚遊。而且暴慢傲淫。全無善狀。總

之受主多恩。一一皆為督主之器。是誠何心。噫。吾天主。求爾宥我生平。不善用恩之罪。吁嗟萬物。赦我用汝背逆本向之罪。吾天主。爾以萬物。咸為我屬。不啻助我上升之階。奈何慢爾至尊。以爾教訓光榮。反為下墮之級耶。

文祝

吾天主。我寧願生而貧病聾啞。不願以資財識力。三司五官。悖逆於爾。噫。我若全失諸肢之用。尤愈得此而反妄動非為。吾天主。我今專心痛悔。因常獲

罪於爾。若我將來之貧病艱難。能致我益加敬愛事爾。盡我本職。得我向。

誠為切願。我今樂受譴艱。全然奉獻。請主憐納我心。亞孟。

念天主。聖母經。各一遍。聖依納爵。

誦祝文一遍。每次默想畢做此。

本題覆省二端

一。此次題意。基於格致家。與道義學之兩論。一。成物之首由。兼施質模於物。

者。必爲物之主。如製造鐘表之工。或雕繪人物之工。但有物模。而無物質。第可謂成物之由。若施其模。復備其質。則有成物之全工。此謂成物之首由。

二。末終之由。乃爲此而造物。并主物所生之效。譬如築室。爲主人之居也。室之應用。卽其效也。此爲末終之由。若其效不便於應用。主其故者。不當更張乎。如墨筆不便於書寫。刀錐不利於穿切。則當或修或擲。使之各隨其便也。

觀此兩論。則知天主乃二由之總滙也。吾人乃天主有爲而造成者也。以此二由。責效於一人。則吾人所出之效。更當何如。宜修治整齊。以應主人之用。耶。抑任其毀壞。而受主人之棄擲耶。須念天主。乃我神形之本主。神形之諸由。我應全向以事之者也。更且衣我。食我。實我不易之公父也。

三。應想父必鍾愛其子。樂其成人者也。設使子有不肖。則必深加父心之愛。

甚而毀行辱親。父心更痛。且不特背違心志。竟至逆行相加。爲父者。當不復愛如前。必將怒忿懲責。驅之遠外矣。世道概然。今天主於生我時。預見我之愆尤醜行。褻慢至尊。宛若今時現受。然主猶愛我而生造。保之存之。衣之食之。我有逆行。不卽譴罰。而且恕之宥之。尙待及今之悔改。噫。是誠何等之愛也。我今向之。更當何如。

第一日

第二次默想題

人生
終向

旨題
世間技藝紛紜。悉有兩向之別。一曰近向。一曰終向。譬如師長課徒。其近向。在斗提面命。懲創開發。其終向。乃欲成就德業於生徒。醫家之近向。在識認病源。應症施藥。其終向。乃望沉痾之痊也。主帥之近向。在訓練有方。攻守有

法。其終向。乃圖戰勝而凱旋也。其餘他藝。亦皆類此。夫天主生我之向。亦有二焉。其近向。在敬愛天主於今世。其終向。乃享主萬福於身後也。若是美向。異教之人。不幸昧此。昔聖奧斯定嘗謂異教諸人。沉迷放蕩。妄擬吾人本向。種種不一。竟至百有八九十之多。要皆妄主昧靈。但知現世身形之樂。並無根本切論。今我聖教之人。良由信光內照。究明至理。乃知靈明之人。自有本向。迥別於蠢然之物也。

祝文小
引簡禱

俱同前

首思我今應想天主生我。賜我靈明之體。肖似於主。髣髴主前近侍之神。經謂主厚於人。曰。爾使彼畧次於天神。又云。爾以萬彙咸屬於人下。天主生我如此。我何爲不圖應至之向。應歸之止。大拂我肖主之性體乎。試觀指南針。因磁

石盪磨之力。常向所定之星。雖置幽深之所。屢經轉側。彼猶旋向本星。我人賴聖信之光。猶指南針之磁石也。雖居世海風濤之險。而肖似之像。亦應旋向於末終所止之天主也。是以我之終向。必非獨享此暫世而止。如第享此暫世而止。則我與禽獸無異矣。蓋彼之所享。不過隨其覺性所宜。我靈遠超覺性之類。豈與彼同歸一向哉。倘與彼同歸。則我反不若彼之優游自得矣。蓋鳥獸之量。甚小而易滿。絕無尊榮之念。慢褻之耻。拂理之悶。亦無身後之畏懼。以其有覺無靈。本無身後故也。吾人居世。時覺多憂。懷念多事。刺心。任世間之諸有。皆不足滿我所欲。豈我之本性。反陋於禽獸耶。斯非別有至真之福。將以俟我以快足我靈性者乎。聖奧斯定有云。人之苦與畏。靈魂之刑役也。遇吉而生畏懼。罹凶而多慘傷。蓋緣吾人生命。甚暫甚短。雜以患難多

端。世間諸物。皆卑微不足。而且有終有盡。是以不能充滿我心。可見至大至美之福。必將俟我於身後也。其福云何。永福是也。噫。訓我知此者。聖信也。示我識此者。聖光也。我之生。始於天主。仍以天主爲歸也。聖奧斯定云。吾主。爾之造人也爲爾。我心不止息於爾。終不寧也。又聖伯爾納鐸云。造化天地者。非與汝以世。乃與汝以己也。然吾人既不爲此世而受造。則當引古賢每瑟問弟之語。以自問曰。何者汝當揀擇。何者汝之終止。我其裁以答之。

再思

吾人末終之向。乃獲觀天主而恒享之也。此與天神之向無異。且與耶穌人性之向。亦無異。甚與天主本性之向。亦絕無異者也。蓋主體美妙。真福之原。主自明徹享受。故其所愛而向者。亦即己之本體也。因此益見主生我之隆恩。我當緊切向之矣。經有云。汝將來極大之酬。是即予也。主不造我。尙不如

穴處螻蟻。今將得一高出天星之所。其所維何。聖經謂萬美總匯也。若問享此爲時有幾。乃悠久無疆者也。此所謂極大之酬也。蓋思我所立微功。較主所賜厚酬。絕無形影相稱。經故曰。將來之榮福。非今時之苦難。足以對之也。永暫攸分。豈有比擬乎。且我之事主。乃當然之分也。所有微善。何足云報。即欲酬之。酬之極微些物可矣。何竟酬以極大之恩乎。奇哉主恩。經所謂諸天咸宜驚愕。厥戶直宜解裂者也。至矣哉。天主爲我之始終。爲我之酬報。爲我之真福。今我如愚人貿易。不識貴賤之物。不肯以賤易貴。但戀片時之僞樂虛榮。暴棄夫至美至貴之永福。癡愚若此。尙可謂含靈信主之人乎。今我之受造。既爲永生。我之終向。既是享主。是何縈情于塊然之物。醉心于脆弱之身。而甘俯覓禽獸之所向乎。天主我等主。救我種種辱爾及自害之過失。

自今而後。我願勉焉。我願勉焉。

續思

我今當想己事主之向。關係甚切。蓋賦我靈者。惟天主。則我所當敬事者。亦惟天主也。經云。汝將叩拜汝之眞主。亦宜惟彼是事也。又我之所有。全屬主之所造。自應以我全事天主也。經云。我之諸骨骸。咸頌其光榮焉。主之生我。恩施特備。佑我體健身康。愈于負病之人。賜我資豐財厚。勝于貧窶之輩。是以我應事主之責。由此而益重也。爲臣民者。不有順承君命之責乎。列行伍者。不有凜遵軍令之任乎。爲人子者。不有欽順親心之職乎。此旣無疑。則知我于主前。職任尤多尤重。蓋天主。我之大父也。經云。在天我等父者。又我之大君也。經云。萬君之君。萬王之王也。又爲吾人慘魔之元戎也。經云。師旅之天主也。其尊如貴。豈非尤當敬事勿違者乎。試思服官者。偶承上諭。命其赴

某邑。或臨某任。斯時也。豈有勸其遵旨。而方肯與程者乎。况乎事奉至尊大主。所爲者。不過勉修德業。所棄者。不過犯罪機緣。所克者。不過偏情惡習。有何畏難哉。噫。人之終向。而可或遠或失者。約有三端。

一、由大罪而遠離此向也。昔聖西彼良有云。人將不拘何物。置于天主之上。卽奉此物爲己之大主也。倘我繫念一俗情悅樂之事。如同天主。則我之向于天主者。雜而不純。乃以至賤之物。作我之主。作我之向矣。

二、由小罪而漸遠此向也。夫小罪雖不削奪主之神寵。然而終屬抗違至尊之聖命。又乃遠却殫忠執役之分者也。

三、由間缺善工。而使失我獲此終向之穩也。由此一缺。既失一愈隆之籠于靈。并失一愈隆之福于天矣。欲得其詳。試思一喻。譬如行旅歸鄉。能阻其程者。

有二。棄康莊而履險途。一也。舍徑路而遠行。二也。駐足而不進。三也。此世之人。盡屬歸天之行旅。身蹈重罪。無異棄康莊而履險途也。屢犯微愆。無異舍徑路而行遠也。善工不行。無異駐足而不前也。假令人能事主。兼能事世。我亦不應于天主之外。別求所事。况此乃斷然不可並行之事乎。經云。人弗我偕。卽乃我敵。正示天主欲我世人。愛彼于萬有之上也。吁嗟我靈。明知義理。必應物歸其主。而且卑不敵尊。若將天主與世。比肩並事。公義何在。並欲析己爲二。奉己于主。亦奉己于世。至理焉存。主旣以己全授我享。我乃至微不至之人。反不肯以己全然獻主。我若于一日之間。或片刻之頃。主之恩施畧息。寵佑暫離。則我事主之工。亦卽停罷。我心安乎。

祝言

吾天主。我若能有無盡之年。無窮之力。無限之愛。亦應以之愛爾事爾。用以

仰答爾洪恩之萬一。嗚呼。我之生命知識。甚短甚暫。今之願獻者。甚微且陋。何敢或吝于主前。吾天主。聖經所謂爾爲惟一天主。我將惟爾是愛。惟爾是事。願如聖經之言。始于今日。迄于無窮。望主時加恩佑。俾我克遂所願。亞孟。本題覆省三端

其一
工師之所以不離乎繩墨者。便于驗器之曲直也。夫吾人之用力于終向。如用繩墨然。亦應念念不忘于心。方可不偏所向。我之生也。爲主存也。向主。餘皆不足顧也。在向主之工。形軀未免苦勞。嗜好不無相左。然此乃主所喜之工。雖云窄隘難行。實爲我遠凶迪吉之捷徑。即此一端。我心奮矣。夫復何辭。譬如行旅者。偶值歧路。不問何礙何險。先問通達彼程。雖有艱險迢遠。亦所不辭也。

二其應知世間多境。無一不是升天之道。譬之四達通衢。皆可令人歸宿也。夫境既皆通。則我之欲升天者。其惟主旨是遵。爲識主旨何在。或由默禱。而主親行默示。或由就正神師。而提誨方知。聖經主謂神師曰。夫人聽爾者。即聽我也。蓋我之天路。由富貴亦登。由貧賤亦登。初無二致也。主若命我處窮。心毋惶惑。不可由此而遠却升天之路。即我之或衰或健。或抱病終身。無往而不。在天路之中。無境而不是天主之命。主命既存。我將何往。若能遇境不移。欽遵主旨。必將永享安和之樂。幸何如之。故境遇雖殊。而行上升之道。則無彼此之別也。譬如工匠肆中。具備鉗錘鋸銼等器。俱爲適用之物。未有重鋸輕銼。彼此不同顧惜也。因是以思。益見諸境皆升天之道也。何不勉勉行之。急切圖之。

其
三 既知此境。別無他向可往。則我之宜往者。其惟天主獨一之向。固當愛之向之矣。不可自任偏情。借公境而別尋私用也。譬之告貸舟車者。語以冠婚正用。既蒙付與。乃竟私乘匪類。豈非辱慢舟車之主乎。主人必悵然深責其人曰。我所借貸於汝者。爲汝正用。今汝用之若此。非我借汝之本懷也。聞斯一喻。我當翻然。深悟人間諸有。自古至今。莫非主所賜貸於人。使之用以事主者也。我當順承主旨。從公向正。以全現在所居之境。雖公私各有正務當行。然必一以事主爲本也。第不知我所藉此以事主者。至今果何如也。昔之所行。屬何向也。更不知將來所向。又何如也。聖方濟各撒肋爵有云。若我預知一念一情一動。悖主而尋別向。則我寧願不有此明司與心手也。

以上諸端。洵是吾人亟需之真道。今再加幾喻。作我銘佩不忘之助。益堅所

向云。設一病者。欲得病痊。乃亂服他方。不求對症之劑。豈非癡愚乎。吾人欲登天國。乃亂行邪徑。不求對向之途。是其癡愚若何。試思歸鄉之途。其肯舍大道而任走他途乎。作字之家。其肯舍毛錐而金針是用乎。爲其無益于所向也。然則欲升天國者。貴美之向也。何可不正其途。而任行他途乎。雖然。既得其途。猶宜勇赴。不可行行止止。或至半途而廢也。試觀頑石一方。自高下隕。勢必突然雄猛。直趨所向。愈投愈急。畧無停滯。至土方止。又如江河之水。向海奔流。未嘗少息。雖百阻千攔。彼必潰堤突壩。至海方息。此皆不靈之物。尚且如是。未得所止而必行。既得所止而後已。而吾人向主。可不如是乎。我聞此喻。必曰此本無靈。不過自然之性也。誠哉是言。然則我乃有靈之人。有性理之自然。與聖信之光引。不當急急求歸本向。其可反是以行之哉。今當

以此熟思審處于天主之前。

省察

升天
之願

一。我省于歷艱任重之際。所行之跡。符我願望升天之效否。如其不然。則我之上升阻窒。尙未力除也。

二。省我志願之勢力如何。上升之備。約有三端。一。行善之願。須篤切也。若我有口無心。優柔不力。非真願也。諺有云。此等善願。盈夫永獄。蓋上升天國。脫免地獄。罪囚亦有此願也。二。此志此願。須極大也。于此極要之事。我若淡然願望。誠爲摺謬。且我明知世福易逝。且願望情愜。至于永遠無窮之福。反可泛慕而得乎。三。此志此願。須專一也。凡屬阻我上升之事物。決不可願也。更須察事物中。助我克臻于向者。有幾許。我願亦應幾許也。

三。須省懶弛此願之根。由我曾妄擬上升爲甚易也乎。要知懷此坦然無懼之心。乃係邪魔之隱計。誑我懈惰之根由也。觀耶穌與諸聖之言行。悉屬反是。我應將此大端。恒注於心。蓋上升天國。洵非易事。誠宜迫一。餘皆不足重輕者也。

四。須省爲我求上升之穩妥。已經習用何工。可有格外善工。助我穩走上升之途否。抑或空懷善志。以諉將來。直至惡習日深。而後行乎。噫。其志若此。行否未定。須知因此推諉延遲。終至阻窒而不行者居多也。

五。須省何者爲我自置靈魂於危險也。其一。於陷落罪愆之機。應避不避。而反迎之否。二。我靈恒負重愆。日久不悛。身居此境。卽一息之頃。亦當戰慄恐懼。我竟安處如常。待己之靈。直若賤類。又若寇讐。忽然主命來臨。何能躲避。其

險何如。

六。須省我欲穩登天國。亟宜遠絕多阻。或交友之間。或貿易之際。或戲遊娛樂之中。其途不一。總之貪傲淫佚等。均屬阻我上升之大端也。蓋驕傲阻主將施之寵。佚淫阻人勇毅之德。貪吝阻主永福之施與也。

七。須省我誑言悖主之愚。有云。天主乃至慈者。我人犯罪。何必畏忌太甚。可以任意度日。且待終時痛補。未爲遲也。又云。我不復仇。人不畏我。又曰。我今不樂。更待何時。諸如此類。不能悉數。此皆悖反聖經之旨。蓋人欲司受蔽。不過苟安自怠。其情雖偏。尙可正也。至若明司。乃三司中尤貴之器。此司一迷。他司無由舉措。如瞽者欲識青黃。法從何施也。又如自鳴鐘。首輪不動。繼其後者豈能旋轉乎。我若懷此癡愚數端。速當認咎追悔。再想從今作何悔改之

道。須求天主慈佑。助我穩走天衢。更富不自阻遏。急切維持。無忝含靈之分。每注念曰。此靈我靈也。獨一而且不滅者也。

第一日

第三次默想題

天主昇我
天升之由

旨題

吾人升天之向。超性之高向也。克臻斯域。決非己力所致。是乃天主廣施濟助。默運其間。俾我可登永吉者也。蓋天主命大事於人。必賜成就之力。助其不足。非若世間刻吝長上。命其所屬之事。不顧其力之能濟與否。任其獨力承肩而已也。

祝文

俱同前

小引

定像 如見主人置一葡萄園。栽植多種。刈其繁枝。扶其弱幹。堅其棚架。汲引泉流。

按時灌溉。種種安排。無不周當。頃見架滿枝豐。花盈實茂。蔚然成林矣。設想我靈得蒙耶穌親臨修治。一如園主之整理斯園者然。又憶主曾有云。我之于葡萄林。豈尚有當爲而未爲者乎。

簡懇祈吾主。爾旣賜我得明終向。更懇爾之默照。賜我克承爾旨。

首想我聖信之光。乃天主恩施第一升天之由。升天之助也。試思天下異教之

人。雖皆本爲事主享主而生者。然其所受性光。較我聖信真光。甚微甚細。我應於此設想。我靈未入此世之前。主若賜我目擊天下萬邦異教之人。死生於罪中者。不可枚舉。又見主以無數靈魂。賦爲異教之嗣。當此之時。我將驚惶無任。亦恐我靈賦諸若輩之胎。必將哀號懇主曰。吾主。我寧願生貧賤之家。奉教之母。而得沾聖信真光。勿願爲異端國君之嗣。常爲冥暗之人。此固

我情所必至者。今蒙主賜我不生於異端之家。而特生我於信從聖教之母。或生雖外教。蒙主特沛殊恩。在異教諸人之中。獨賜我聖信真光。作爲上升之基址。斯恩。是非偶然。絕非我功績所致。乃主預定於無始之始者也。昔回教一僕。因好觀新奇。注視吾主誕生之像。忽覺聖嬰回顧。以手招之。其心感化信從。卽時領洗入教。佩感此恩。終身罔間。行走之際。常向主云。我何人斯。爾肯以此示我。我何人斯。爾肯以此示我。我今想此善表。亦當發憤感謝。力行仰答。庶不使領洗時。所印之記號。作爲幽獄中更劇之苦刑。並勿致淋額之聖水。添作承阱內更烈之猛火。

再思
天主爲我升天。所施共公之多由。蓋聖父命其聖子降生。聖子又令聖神降臨。

吾主耶穌。又肯以聖體全留麴像之中。令人領受。恩何盛哉。噫。吾人升天之助。神效切實。莫過於此矣。昔吾耶穌會紀。載有法蘭西亞國君。恩理格第四位。曾以聖愛隆情。光輝吾會。遺命駕崩之後。剖取其心。葬於吾本會堂中。已使後人感激難名。又有式納。郡聖女加大利納。其行實中。紀主顯現。卽以己心爲賜。似此鴻恩。非人智慮可尋。形容可得。而况天主聖父。以聖子全然賜予。又以聖神俯賜吾人。其恩尙可思議耶。聖經所謂賜於吾儕。生爲吾儕是也。蓋主之所以全賜我者。用以助我升天者也。賜我聖血。用償我罪之債負。賜我聖勳。用保我靈於主前。賜我聖寵。用以克膺夫至美之榮福。主恩周備如此。故曰我之於葡萄林。豈尙有當爲而未爲者乎。不但此也。天主以己全賜之外。又賜至聖童貞瑪利亞。作我主保。蓋欲我倚恃愈穩。迪引愈力。濟助

愈多。益見飴和之致也。試思天主誕世。既能不由父道而生。並能不需母胎而有。如元祖甫生。卽爲成人。何難降世時。自造一軀。與之結合而行救世之
功乎。然不爲也。必也。選一受造之女爲母。曷故。實欲畀保世大權。作我世人
顧護引迪。至仁至慈之母也。然則天主爲己而選母之潔。爲人而選母之慈。
此乃爲己者。全以爲人也。恩何大哉。噫。吾主天主。于爾所賜種種大恩。我當
感頌何如。聖母瑪利亞。我之於爾恩保慈臺。又當依賴何如。

然天主賜我上升之由。猶不止此也。更憶耶穌在世時。所垂之訓。用以光耀
我明司。所著德表。用以感動我愛欲。教中書籍鱗鱗。司鐸濟濟。闡經談道。代
不乏人。仁會公學。實多其類。亦皆主賜。又命一位天神恒護我旁。牖我爲善。
此皆助我上升之多由也。卽聖依納爵創立此默想之規。實聖母所親示。整

潔人靈。傳諸後世。乃人上升之一助也。我今得與此工。誠主所賜上升之由。主故曰。我之于葡萄林。豈尙有當爲而未爲者乎。

續思

天主爲我上升。所賜剴切而可愛之諸由。前已畧行叅悟。今再以我素識之一人思之。有一好學勤修之士。彼曾云。我昔渡河。水忽猛湧。乃被疾流蕩去。自救無策。同行二友。皆經淹斃。我乃蒙主特佑。至涯得免。時卽自忖曰。頃刻之間。可墜永獄。設非天主默佑。我靈不幾險甚乎。其士自是而後。趨德甚慤。至終不懈。可見吾人之災患。實乃作善之始基也。故我于此。應想主賜上升之由。純以廣大涵容之德。耐人怙惡不悛之行。或吉以引之。或凶以醒之。未有間斷也。蓋主叩人心門。每如良友之擊扉者然。初則微叩。繼則重敲。再則狠擊。若有緊急之務。則又以石捶之。使之速聞也。故天主之所以措手刑威。

每施苦患于人身者。非欲罹我于凶。實爲上升急務。加我苦難。正如持石擊門。欲使我急醒急聞。而大啓心門。授我禎祥之本也。主故曰。我之於葡萄林。豈尙有當爲而未爲者乎。卽此一端。可想主所加我至善美意。我已置之無用之地矣。並賜多助多由。我常遠却而不從矣。主若竟以永修相加。我將如何耶。

文祝

吾天主。懇爾恕宥我罪。寬免我罰。爾乃無窮聖愛之泉。必不爲我辜恩而涸。聖經云。望主勿罰我靈。同於惡輩。亦勿棄我。迨於無窮。亞孟。

本題覆省

一。宜省我上升天國。必係我至要之路。可思天主爲我上升。不惜重費而致之矣。正如朝臣會議一事。所集甚衆。爲時又久。直抵昏暮未散。則可測知所議

之事。非細小也。今我思及天主至尊聖三。爲我升天。大彰此舉。則其事之重也。爲何如。然如此重事。當留意者誰。主乎。抑我乎。須知我即或升或墮。主固絕不增損也。

二。宜省爲我之上升。所應爲者何事。曾遠自戕自賊之機乎。曾勤領聖事之迹。以益我心神乎。曾以熱愛之情。誠事聖母乎。主以仁慈引我。我曾悔罪補贖乎。恐我之上升。已無別路。惟在痛補之一途矣。天主之所以多方耐我者。正以其無限含容之量。迪我回心向善。而卒以升天也。或有昧良者曰。我雖不行祈禱。尚可升天。雖不頻領聖體。將來亦可升天。不知由此傲滿怠善之一途。墮受永殃者。已不知凡幾矣。

三。要知我之上升。雖爲至要。然人莫保一定者。即主賜我之多助。多由。若不善

承亦可以一旦復奪。加以重罰。無足異也。更想古聖雅各所見之梯。乃天主賜我上升諸由之像也。此梯自地至天。共有多級。正示凡諸上升之由。皆我上升之梯也。然由之以升。由之以降。同一梯也。適如人間同一尊榮豐富。同一才智總明。于此則爲升天之級。于彼則爲墮獄之梯。于我則不知將爲何級何梯也。經責不實之樹云。子每來覓實于此樹。而未有結者。已踰三載矣。亟砍去。毋容虛占我地也。今主植我于世。不知幾經三載矣。所結之實何在。虛占宣講之名。而無先行之實。徒占仁會之籍。而無德跡可尋。亟欲砍之。不亦宜乎。時主人既判砍代斯樹。圍父從中懇曰。請尙待一年。容我再糞再培。或可結實也。今我于茲。可想護守天神。代我所主。寬此一年之限。故引我作此數日神工。尙望我乘時結一善德之實耳。否則我靈直與不實之樹無殊。

待歿而已矣。噫。人以如是畢生者衆矣。我生亦可如是而畢乎。倘我一旦忽臨其境。能不愧悔之無及乎。

崇修精蘊卷之二

第二日

此日神工獻與
天主聖子耶穌

第一次默想題

天神膺罰
足徵罪重

旨題 聖依納爵既以人生終向訓於前。諒默想者向此之情。自必肫摯。第欲獲其

向。必先防向之所阻。茲故首陳其要。令人熟思而自做焉。夫人終向之阻。非

疾病也。非貧窮也。亦非愚拙也。其惟罪惡之一途耳。聖人命此題意。所深望

乎人者。有二焉。真痛實告。悉滌前愆。時常寅畏天主。並懼獲罪於主。預期免

犯將來罪惡。

祝文 並同前

像定小引 此次默想。當身在主前。慚赧無地。猶如朝廷寵臣。屢荷君恩。不報萬一。反行

悖逆多端者然。或想罪囚定案。現在士師之前。此即吾人負罪主前之像。或另有啟我熱情之像。不離題旨。隨意設一。亦無不可。

簡懇祈吾主。賜我覺罪認愆之真識。及羞愧所犯之痛衷。並賜一永不復犯之
禱堅志。

首天主生造天神。厥數甚多。分品列部。以次相屬。美難言矣。今我心中。想見天神。宛如青年英妙之像。丰姿精彩。榮貴非常。睿智聰明。質超人類。雖其中最末之品。任世間之博學宏才。亦難企其萬一。當其受造之初。處於靜天。未蒙明睹主容。俟其片刻立功。即可永享真福。正若極品朝臣。立班候旨。不移時。即蒙宣召。而享見君顏矣。是時。無數天神。均荷大主寵愛。孰意羣神之內。竟有忘主越分。不思稟事至尊。墮入倨傲重愆。受罰者。三分中。有一分之多也。

噫負恩之罪。誠爲大矣。然思予所負恩於主者。不在半刻。乃在一生。不在一端。乃在衆罪。豈非尤稔之惡乎。可不畏哉。

再思

想天主教。爲傲神所觸。遽卽嚴懲。絕不寬貸。古有學士。曾謂彼時負罪多神。倘得蒙主啓佑之恩。自必悔罪回心。所論如是。而實則不然。蓋天主教本至公。不欲以俄頃微時。施彼負恩之衆也。經云。予見娑殫如霹靂。自天而隕也。向使自有天地至今。幾及六千餘年來。天主之公義嚴罰。惟此一端。已足震驚萬代人心矣。卽天主以永死重刑。判僂天朝大臣。惟此一神。亦足令人悚慄之甚。况其數難于枚舉者乎。昔聖安當目睹邪神滿乎人世。聖弟阿尼削曾謂天神之數。愈於天星海沙。多於樹葉百草。試觀一樹之葉雖多。若擬數于天神。則弗如遠甚。姑以一溪之沙積算。猶不如也。卽以四海之沙。聚而

計之。任有九章名士。亦必技窮。然而天神之數。猶過乎此也。於此莫可推算之中。判落永刑者。約有三分之一。噫。可畏哉。主義顯懲一罪。其嚴如是。今我負罪甚多。能不驚惶戰慄乎。

續將以何語推諉惡神之罪而脫其刑。今設問答一端思之。自得其概也。有一口結者。將天神罪案。訴於主前曰。吾主。我聞一王之尊。難擬一神之品。又聞公族有罪。三宥而後制刑。再見天下多邦。囚人有絕技者。例得寬其死律。至於天神之性。貴美絕倫。負罪已堪原宥。兼之罪爲初犯。犯惟一次。而况一念之發。不過在俄頃之間。吾主。胡不念爾本性之善。寬宥其罪。蒙恩之下。自必感頌無窮。若加譴謬。則將羣懷怨憤。咒詛無休。與爾聖名。永成譬逆。糾引多靈。附其叛黨。使敬拜邪神之惡。充填宇宙。皆主負恩之罪。愈積愈多。由此而

偕之淪喪者。其可數乎。噫。若此似是實非之論。難對主前公理。主將答曰。彼衆既經犯罪。當受譴罰。夫復何辭。若云。我之本性自具仁善。誠是也。然公義亦我本性自具者。無容偏廢也。况我之美好。何需彼之讚頌爲。且彼罪雖止一次。汝可視爲甚微者乎。蓋思至尊大父之前。雖俄頃慢忽。其辱至重。大愈於永遠讚美之榮也。惡輩永過于前。予勿惜也。正欲世人以此爲鑒。則知罪雖一次。猶非輕也。欲與彼衆共膺永獄者。皆人自取。非我過也。我之生彼非他。惟爲彼上升一向而已矣。噫。我今聞此。尙有何辭可答。以文過耶。今我自諉自寬者。豈天主之衡平有變。而衡今之罪。可輕乎往昔之相衡者乎。我之心頭口角。猶敢以一念之惡。爲時無幾。而爲勿傷於己者乎。猶敢以罪爲微物。稍加一二。而絕無關碍者乎。猶敢謂罪出一時之劣弱。易爲主所鑒宥。

者乎。猶敢希主仁慈。而不畏公義者乎。吁嗟。僅止一罪之惡。可懼如此。無辭如此。罪可忽乎哉。

本題覆省

一 其
省主之本體。乃公明之準。舉凡應賞應罰。當重當輕。絕不能昧。若有一事違宜。則屬可欺。而非天主矣。卽此輝惡一端觀之。必出至公。未嘗過當。示其義也。毫無偏曲。而或從寬。昭其仁也。應知至公之主。乃神人之慈父。造化萬有。而無物不愛者也。經始云。我之所作者。絕無所惡。但此一罪之惡。實足動主之公義。爲其品貴位高。邀寵特隆。而所負甚大也。聖經又云。主所深惡者。惡輩與惡行也。

二 其
省我設于天神下隕之時。身在靜天之隅。明知已惡甚多。而天神罪愆惟一。

見路濟弗爾及黨附多神。羣墮永刑之獄。而絕無寬宥之望。我心當此。惶悚如何。主若回顧云。我欲惟汝是憐。領諭之下。慚赧倍甚。必將曰。吾主天主。爾何竟仁慈乃爾。施惠乃爾耶。主之愛我。既已高出天神之上。則我愛主之分。不當愈深愈重乎。

其三

省天神之罪。初犯卽爲終惡。聖師多瑪斯曾解主罰天神之罪。若此其嚴者。因其所膺聖寵與明識。遠愈世人故也。我亦蒙主所賦寵識。不爲不多矣。自揣當何如也。經中警我云。僕知天主之意。而勿遵循者。將加譴責於多方也。聖師又謂路濟弗爾之罪。乃惡表之罪也。彼雖未嘗驅策他神偕墮。而他神之淪喪。實由彼之惡表所致。嗚呼。不善之表。其毒如此。默想者。可不戒哉。

第二日

第二次默想題

罪之嚴懲
想見其重

祝文小
引定像 並同首卷

思首
欲明人罪至重。茲以始祖亞當論之。當思亞當之尊如何。其所獲者何罪。獲罪者何由。原夫亞當之尊。萬世君王。莫與之京也。當其犯罪前。統屬世有位。崇柄大。卽後聖所行靈異。彼因主賜稟性之能。亦克行之。且其諸學通明。咸臻絕品。秉懿令德。率性安行。因係人類元首。自宜聰明超倫。聖神之恩。齊向至也。觀其原義。亦難思議。一。靈魂順主。明司具直達之聰。愛司趨至善之獨。二。五官循理。嗜好之情。咸從乎正。三。形體順靈。既不爲神魂牽累。亦無疾病相侵。死亡相屬。此恩將傳苗裔。亦如原罪流今者同。故名原義。天主既畀多恩于彼。旋令習聽命之德。以表欽崇。至尊天主。乃於萬果之中。僅禁一果不

食。此誠易事。惜乎亞當未克終也。因順妻言。竟罹魔誑。違主嚴命。而食禁戒之果。此獲罪之由。所獲之罪也。然天主之嚴義。適稱亞當之罪。一經方命。逐出地堂。而樂境離矣。判居此世。而備嘗辛苦矣。形負多凶。靈纏僻累。終爲屬死之人矣。然而主義之嚴。猶未已也。緣其恩隆罪重之故。未深識也。必使歷年九百。痛補前愆。竄流苦谷。俾睹多靈。相繼淪斯幽獄者。皆因伊罪所致也。夫以仁慈至極之主。申討貴臣初次之罪。卽若是其嚴且速。竟不克邀矜宥之典。睹此顯儻。孰不畏懼。噫。犯一罪而遽罹重刑嚴罰者。在天。天神也。在地。亞當也。蓋思經中右盜云。爾我俱屬罰例。爾猶不畏天主之威乎。

再此罪縣長。延及亞當後裔。人間之瘟疫兵戈。旱澇飢饉。火災地震。疾病死亡。種種禍患。不可勝數。世世子孫。悉爲所累。無數嬰孩。永絕賭主之恩。蓋亞當

嫡血之流派。一日不斬於人間。則天主公義之劍。必將長鳴於此世也。且不特此也。羣嬰之外。已開明識者。祇緣原罪染污。人性遠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墮入重愆。報以永僇。亦已無數矣。是豈天主使然乎。譬如鐘表受損。佈候參差。鳴不按時。或見新衣有玷。必不曰匠氏有虧。針工有欠。蓋新衣鐘表之成。始必盡美。由其污損之故。洵非原工有缺。實係他人之過誤也。

設有問於主曰。爾於原罪之罰。縱不見宥於曩時。亦可少息於聖子贖世之後乎。主曰否否。予寧因聖子功勳。而易赦人罪。若於原罪之罰。則直逮世終方止。未受聖洗者。永不得覩我容也。庶使普世之人。咸知獲罪之由。與獲罪之重。不以亞當一次抗違主命。謂非躬犯之惡。絕不介意也。試思元祖方命後。奪榮之慘。竄流之苦。以及萬世違逆之辱。再如人間篋弒攘奪。訟獄傷殘。

種種乖常拂理之舉。并已往將來。無數靈魂之永罰。我今羅列目前。自警自問。原罪之惡。尙得視爲微小者乎。要知順一婦人之欲。故啖禁戒之果。致此凶禍。業已如是慘傷。今我所行於主前者。悖逆如此。乃如無足介懷者。何耶。吁。吾天主。我今立志畏爾。如聖奧斯定向爾云。見爾懲罰一次之慝。其嚴若此。卽我向未習於愛爾。亦當自此習於畏爾矣。

思續

應想一遭重罪。嚴罰如何。卽以永獄一靈覩之。可曉也。蓋人一遭重罪。主可瘴以永刑。乃聖信而莫可致疑者也。此刑之慘。非言語可傳其概。惟一言蔽之曰。萬苦總滙是也。論其酷烈。則極盡猛毒。量其久遠。則絕無涯際。我當自忖。現有多靈。永沉烈焰之中。獨因一罪所致者甚衆。然此一罪。恐卽我所屢犯而莫算者之罪也。昔一少年。初犯穢念一次。未及痛告而卒。竟墮永獄。噫。

嘻。天主乃慈祥之主也。竟不於斯一念。動其矜憐。稍緩其刑。而予以痛悔之時乎。而抑知其不然也。蓋死罪之惡。雖甫經一犯。卽已應受永無更變之獄。不待其改。有何不宜哉。

更當知主施嚴罰之中。其最可懼者。莫過於爲我人罪。而施罰於聖子之一端也。昔貶叛神於高天。可懼也。謫亞當於福地。可懼也。懲一罪之諸靈於永獄。可懼也。然而終不若於加爾瓦畧山巔刑。及吾主耶穌之聖躬。尤爲可懼之甚也。蓋耶穌乃天主聖父惟一之子。而甚愛者。經故曰。斯乃我攸親攸樂我心者子。爾者聽之。宗徒聖保祿謂其身居主性之全者。夫以若是尊榮之聖躬。卽僅傷一髮之微。則其毀之重。甚於宇宙之傾圮。及普世之人。與天朝諸神聖之殄滅也。今思耶穌聖躬甘受萬苦。代贖人罪。則知我罪之爲害耶

蘇也慘矣。罪惡之爲兇也甚矣。然而耶穌所代任者。不過罪惡之影耳。天主聖父。見其甘負人罪之外狀。卽任其受苦受辱。極盡威刑之慘酷矣。更可駭者。宗徒聖保羅曾代主云。予爲汝曹而致成兇惡之徒也。吁嗟。倘因我罪。而以往古來今之人。悉死於一旦。我若覩此奇歿。將必懷畏何如。今耶穌之生命。豈不遠勝此普世諸人之生命乎。夫如是。則我心中。何不深懷畏懼。以攻己之罪耶。是以聖奧斯定云。觀基利斯督之苦像。療我等之罪病者也。

言祝

吾主。我之過惡。致爾受多慘刑者。我之愆尤。重釘爾於十字架者。爾明見此。爾實覺此。爾猶肯默然忍此。爾之受此。雖無難色。我敢因此而輕忽爾之含容乎。敢因爾若是之聖善。而反藉以爲惡乎。噫。吾天主。爾施無窮聖愛。從今不敢與爾再離。我若將有獲罪之時。懇爾以我陷罪之兇。任改何等之刑。卽

永獄之苦。亦所甘受。不願與爾相離也。

本題覆省

一其
夫亞當爲上智之人。心性仁良。請私馴伏。衆德咸備者。尙且一涉危機。頓爾
隕墮。我輩庸庸。猶敢自恃而履險乎。聖師熱洛尼莫有云。掌握福地之人。竟
爲厥妻傾陷於瞬息之間也。然非無故於先也。蓋亞當之於禁果也。初則曰
美其形色。繼則鼻羨其馨香。卒乃口羨其甘飴。因與厄穢同趨矣。故經紀於
未啖之前。有美觀悅口之說也。是以我當諸事審機。凡由好異而動。或由酷
嗜而興者。更須詳以察之。

二其
試想怒馳之馬。性雖極劣。一旦前臨斷岸。下視深淵。有不止步回頭者乎。吾
人仰有天主義創。用以懲我愆尤者。俛有永獄凶門。用以吞我神形者。猶敢

於獲罪之端。不兢兢退避乎。止因一遭之重罪。而下墮永獄者。多多人矣。我於多罪之後。尚不懼將來之罪。即爲我末終之凶乎。故教宗聖中德良曰。最可驚懼者。罪上加罪也。我不知天主。將於何罪。而棄我於此世也。吁。我今何不以此聖之驚懼。奉爲勵己之警言乎。

其三

設有毒藥一種。其力最雄。僅沾其影。即可戕人生命。甚矣其毒。孰可擬諸。是毒何毒耶。乃吾人冒犯之愆尤也。僅此惡影。業已弑耶穌矣。經內主云。以茲茂樹。受罰如斯。朽木殆將何如。吾主耶穌苦像。曾向一祈禱者。發聲曰。汝應詳以視子。主若曰。汝其視子。子乃爲汝而被釘於十字架者。汝罪之爲害於子也。如此其極。汝其詳以視子。予本無辜。而大父因汝之故。加予嚴議。尙已可畏加斯。今汝罪惡彌身。應受之慘。其嚴可畏。又將何如耶。汝宜詳以視子。

聆茲聖諭。亟應恭捧耶穌苦像。大發聖畏聖望而諦視之。真悔極痛而哀籲之。曰。吾主。爾其俯以憐我。俯以憐我。

省察偏僻之情

其
一 偏情之勢。蓋人心妄動之偏愛偏惡。實爲諸罪之端倪。如人身五液失調。卽

爲諸病之根由焉。一。當察此僻情之中。何者我之所有。以及所有者。力有

幾何。二。察此偏情。或有盤踞我心者。其盤踞之力。又有幾何。三。當察因

此偏情引掖。將墮何罪。及現沉何過之內。四。當察偏情之動。須用何志以

勝之。何法以避之。五。當知一僻之微。每每致成永落。猶昔茹達惡徒。以及

無數罪人之顛躓。我曾畏及此禍否。我若不克此情。爲其盤踞顛仆。必易易

也。

其
二 僻情之支。其間最易惑人者。偏於忿懣一情。一。因家國之間。或悞執公心。或不投己性。易生憎厭。難於周防。我當察己有此僻情乎。二。當察己。偶因細微事故。內卽失寧否。及所陷已有幾何矣。三。當察己。外似忍受之形。內懷不平之念。久存不去。甚或暴於怒聲厲色。以及讒訴於人否。四。當察己。曾作害人隱事。以洩忿乎。其害己爲尤甚也。蓋惡邇己者。乃主所厭惡之人也。勿肯赦仇我者。乃主所不宥之人也。經故云。爾免我債。如我亦免負我債者也。五。察己係愚昧之故。多來拂抑。多遭譏謗。曾甘自棄。竟置善工於勿行乎。

其
三 僻情中。最離主愛者。乃倨傲之屬。以己所有某善。卽中心自滿。若非受之主者。一也。私喜所行不善。以爲勝人之舉。一無羞耻。直若以此爲榮者。二也。己

之所有。自許過實。三也。爲邀名譽。過於謙恭。貌若宜人。實藏傲意。四也。欲掩己之惡跡。以美意色莊。五也。慢忽他人。不拘何等。卽尊長在前。亦皆藐視無別。六也。硬執己見。不但弗讓他人。甚至長上之前。亦無退遜。七也。

其

四 僻情中。最迷人意者。係慳吝之屬。由不義而貪取他人財物。則已犯主命之十誡矣。或過分之貪願。慕富之痴心。甚至逢迎苟合。心意俱迷。此正所謂塑一黃金魔像於胸中者。一也。所行善工。內附財利之心於內者。二也。若將富於資財。豐於世間諸有。卽爲吾生之巨福。而拂耶穌所云。哀哉富人之警語。三也。爲戀資財。只願應酬交接。虛費時光。甚至贍禮主日。亦推無暇。由此而輕忽靈魂永生之命。四也。爲利而發誑言。或虛誓。或欺凌貧乏。或興枉訟冤獄。或但知利己。不顧親友之情。甚爲親屬所怨惡。致開他樣罪端。此皆慳吝

之故。宗徒聖保祿故名慳吝爲衆惡之根。五也。或稍失財物。過於憂悶。或多失財物。竟至怨主尤己。六也。或理應補還他人之物。無故遲延。或微有不便。即安於日後補還。竟若現無逋負之責者然。殊不知天主禁食他人之物。即不容存匿他人之物。七也。惟以積財是務。於顧己身家之外。絕無哀矜貧乏之愛德。經云。凡於己資而慳吝者。必不入天國焉。八也。

五其

僻情逸樂之屬。此非直然相左貞潔之罪。因邪淫乃人所易曉者。不言而可自察也。茲將我所過好戲遊之情。及各等賞心玩樂之舉。逐一細察。因此僻情。視若無妨。若流連既久。不免陷於重過而後己。嘗見青蠅。偶嘗飴蜜。不覺即有所害。若耽戀其間。則必粘滯喪生。故人當處中正之途。無過不及。身靈可穩。若享過中之樂。此爲永罰之兆。主曰。哀哉汝輩。今茲嬉笑。蓋示厥苦踵

後。哭之不暇。樂於何有。蓋人之有生。本爲靈魂永吉。乃竟於微暫之時。經營謀慮。全在形體之逸樂是求。畧不念肉身乃靈魂之仇逆。可致我於永墮之危者。人心錯謬如斯。無乃誕異之甚乎。於此一端。我應自認已陷之罪。怨艾至極。兼求悉我所陷之故。真心遷改。永割無遺。

第二日

第三次默想題

本身之罪

題旨 聖依納爵之默想規儀。宛如窺星之鏡。其中安設玻璃。彼此相隔。有遠近之不同。或失先後次序。則增光就的之鏡。無以施其效矣。試觀聖人所創神工。其步驟合宜。樞紐聯絡。既令想知吾生終向。旋又令知本身罪愆。實爲我終向之阻窒。繼又令知一遭之罪。足以擾壞受造之美質。如天神與原祖

是也。又以聖信要端。俾知罪爲何物。因令人以己所犯之罪而思之。當曰。我非受造中首出之神。亦非人類中初生之祖。今我之獲罪於主者。何其更多而更重也。

此題意旨。原應默想者。各自追求。蓋因欲悉所有之罪。莫如犯者自知之詳。故於種種罪端。畧申其概。以補助而已。然須知此時想見己罪。止應總會思維。以堅改惡之誠。不必逐一詳省。如人身登塔頂。遙望四野。物色茫然。可矣。此聖人附解此題之要旨也。

祝文
小引
並同首卷

定像
回目見我靈像。多負重愆。極愚如獸。如見多神多聖。羣然指謫我大罪醜惡

焉。又如見仇魔。牽我墮諸永殃之獄焉。

簡
憇 懇求吾主洪恩。不特賜我明識。本身罪惡之醜狀。并佑我速離此生諸過之
拘牽。

思首
吁嗟我靈。今按我有生之年歲。細察我頻犯之重愆。我之獲罪於主也。於未

識大父之前。恐已遠。愈於他人之惡矣。卽我幼年之惡。雖甚。然猶大勝於今日矣。誠如經云。時時玷我之途者也。歷思居處之地。遨遊之場。肄業之館。經由之所。無一不爲我諸罪所污。且於忻慶瞻禮之日。乘此良時。而反增巨慝矣。更於嚴齋克己之日。不遠犯罪之機。卽或遠之。亦惟暫寄一隅。以圖復覓於他時矣。我今自問。幼年至今。曾有一日。未經陷罪者乎。主之聖命。曾有一誠未嘗犯及者乎。設有一人不爲事主而生。惟爲犯罪而有。則其所犯必多。能犯必甚。今我之所犯。旣多且甚。豈非時時玷主之途乎。又如經云。增我罪

惡。逾我首髮之數矣。我之神魂。又若聖若伯所云。自頂至踵。一無完膚矣。噫。無限仁慈之天主。經云。我知我痴。我罪不能掩爾之前也。我重罪人。伏爾聖足之下。爾見羣魔妬我。爲爾不罰我極多極重之罪。寬容至今。然我一人。實爲遠過羣魔之惡。如以我罪。分置他人之身。恐億萬靈魂。早已送入永殃之獄矣。籲告吾主。全能天主。云云。至凡思言行得罪之極。痛哉我惡。察我之思。悉乃虛妄驕矜。報仇洩怨之念。聽我之言。悉乃忿詈矯誣。隱譏淫浪之語。觀我之行。悉乃浮薄閒放。慢惰不莊之貌。而且耳好穢聲。目耽邪色。口饜美味。手摩不潔。足蹈非禮。總之三司五官。無不得罪至極於天主矣。且我之諸有。悉皆主賜。俾我藉之如梯。上升見主者也。我今反用爲攻天主之具矣。我之聰明。乃天神之倫類也。我今自賤爲形體之役。殫思極慮。悉背主善。靈成。

罪數矣。我之資財。乃主慈洪錫。不思善用。藉以播弄愚柔。倒置公義。充我之貪壑矣。我之美麗。乃主賜外形儀雅。不憎人目。今乃藉此喬裝賣弄。傾墜人己之真光矣。我之尊貴。乃主賜特典。今我不思謙和立德。徒知聲勢爲榮。因而凌辱卑微。傲慢無忌矣。噫。是誠何心哉。懇求天主仁慈。宥我頑然縱犯之罪愆。我嘗膺主所授之寵恩。辱主無所不在之至善。主之慈忍於我者。實爲無窮。若非主慈無限。早加嚴譴至矣。頑者我也。主之公義。我嘗蔑視玩忽矣。主之全能。我嘗怠慢無忌矣。主之至聖。我嘗穢褻靡旣矣。我想世間。能有卑賤如斯之人。我辱之。如辱我主。天主之多者乎。設有一人。加我之辱。比我辱主萬分之一。我必立死於痛傷也無疑。又若一人。登門辱詈。不特毀我名譽。且以辱我爲榮。再或如家庭卑幼。覩面欺凌。慢我不遺虛日。諸如此類。我能

默然容忍。絕不微露痛衷者乎。今我至卑之人。毀辱至尊之主。不可名言。乃天主容待至今。不加嚴罰。其慈忍至矣哉。

再思

當卽我冥頑之情。負恩之甚。獲罪之由。而思之。蓋我之犯主。在主賜我多恩之後。經內有云。時主以多恩多寵。盈諸若輩之家。彼乃反向主曰。爾其邊遠我儕焉。噫。此正我負恩之像也。當我家資豐裕。身體安康。年富力強。事主尤當盡分。反敢於是而獲罪於主焉。豈非如向主曰。爾其離我。爾其遠離我乎。又若曰。賦我之心胸。已爲驕矜榮貴不潔之念所踞矣。賜我之口舌。已爲虛誓詛咒誣謗之言所據矣。我之三司。已分於他向。并耽戀於雜愛矣。我之身家。已讓於主之仇逆所居矣。諸如此類。皆我却主之像也。噫。獨不思。或於臥病之時。或歷艱苦之際。或於迅雷地震之頃。亦嘗呼救。併懇他恩乎。奈何承

恩之後。復背如初。又如向主曰。爾其遠離我。若將絕然無與於主矣。更思我之罪惡。不特在主賜多恩之後。而且在主啟迪之時。我於犯罪之中。亦嘗動魄警心。情不自安。此卽天主之內聲。叩我心門。用以驅遠我罪者也。我今既覺主之聖命。且宜禁戒妄視誑言。醜思穢行。而猶敢故昧性良。抗違知識。不顧罪惡疚心。竟肆然獲罪於主矣。且我之獲罪於主也。不獨因我性懦而成。實因我稔惡所致。每每熟慮深思。創犯罪之新式矣。又嘗如飢如渴以犯之矣。經故云。永無足稱之火也。蓋罪之相繼而犯者。初非前犯之有待乎後也。乃首犯之罪招之。使之再三不已。層疊復犯也。我之犯罪若此。是非經云。飲惡如水乎。

我之罪惡。深溺如斯。竟若矢志訂盟。以辱主矣。嗟我瞽盲。竟若我罪爲美好。

之物矣。卽於聚談之間。敢以我罪爲能。每每自詡。又或本無此罪。欲顯威雄。而假彼惡影。表我尤爲大主巨仇。如是辱主。更爲愚之至。惡之甚矣。然我之罪惡。不但害己也。緣我惡表流傳。聳誘多人仿倣矣。譬猶唆人奴僕。不事本主。別事他人。我罪實甚於此矣。

嗟我極大罪人。惟懇吾主慈庇。爾之降來。用救罪人之升升者也。我乃罪衆之首。罪籍之魁。設將我生平罪惡之半。辱一極卑之人。對之能不赧顏乎。今我以畢生之罪。上辱吾主。反能仰觀主而無愧乎。正若經中所云。已犯之罪。我今戰慄。并羞赧於爾前也。

續思天主待我如何廣大含容。我更當進思焉。蓋天主頻賜多恩之外。於我犯罪時。自致應受之禍。主猶救免。不知凡幾矣。因我之咎。勢當失我康健。主竟保

我全然無恙矣。因我用物失當。勢當蕩產敗家。主仍保我饒裕矣。不但當失我冒得之美名。而且我罪之惡。時當敗露。主反掩藏無跡。保我之顏面矣。主之於我。宛若互相競賽者然。主之爭加於我者。多恩多佑。我之爭加於主者。多慢多辱。種種莫加之逆惡也。吾天主。爾已廣見訟我之詞狀矣。如我所陷害之人物。及自犯之諸罪。有不巨聲向爾。屢請復仇者乎。竊恐不以巨聲訟我者。其惟已勝我之仇魔也。吾主。爾聞訟我之多詞。一皆譁然求義。爾惟塞耳用慈。奈我猶敢不善用主慈。益增辱主之愆。何其悖哉。

吁。吾天主。我罪甚重。應受永遠之罰者也。我罪無數。當膺無限之苦者也。我將哭至命終。并懇賜我善能哭罪。倘值復犯之機。我將切念已犯之罪。厥數甚多。不可復加矣。

祝文。噫。吾主耶穌。耐我重大罪人。歷年已久。我今痛悔來歸。請爾俯矜。如聖伯爾納鐸向主云。爾乃恒施恩宥於負罪之人者。亦望施爾仁慈於卑污痛悔之人。昔辣匝祿死經四日。經云臭矣。爾曾喚之復生。今我之習惡。比彼尤臭尤穢。其死尤凶且久。懇主速施神喚。俾我復生於神寵之內。我今從此立約。不敢再任我靈死亡。吾主。爾嘗救彼負魔多人矣。今我負罪。更其負魔之凶。懇主救我於多罪之拘擥。俾不復盤踞於我靈。

本題覆省

其一 當省人之痛補。應與厥罪相準。先知依撒意亞有云。汝儕回心遷改。應如在深處却走。所謂回心遷改者。乃吾人痛補。真心盡力。歸向於天主也。若僅發於語言。暫形於外貌。而無毅勇實情。竭力克治。皆不足稱善也。譬如頑鉄經

火。雖紅且軟。不可謂其已變於火也。以其鉄性尙存。而厥尙猶在。待火去冷來。堅黑如舊矣。惟有薪柴投火。與鉄迥異。若旣化於火。卽失本來模樣。不復如舊矣。是以我之心中。偶來好善之情。未足恃也。纔動片時之熱。是非化也。必也明悟中。究辨詳精。全然清明。深識世間之虛謬迷途。熟悉性靈之眞修。正向。又令愛欲內。惡舊好新。全然改易。却卸我身之僞樂虛榮。甘就聖人之苦修克己。所愛者。一惟主心所悅。庶幾可謂眞實回心遷改矣。

其二
復省經云。應如深處却走。其深字。乃相準之解也。是以我今回心向主之勇。不當讓於昔日負心背主之力。愧我曾爲魔役。歷年已久。今僅以少許時日。不過聊且向主。於心安乎。向者惡謀之鍊。醜習之索。緊縛我心。甚至大主之默佑。可畏之永罰。日擊之善表。神師之訓示。良友之維持。種種於我。皆無奇。

效。我今思之。豈可因罪鍊之固。致使向主之工。僅存一線之微乎。豈可因嘲謔之辱。顧忌之畏。筵宴之樂。微誘之感。并此一線之微。盡行斬絕。而終離於大父乎。宗徒聖保祿有云。孰能離我於基利斯督之愛哉。又云。我知之矣。蓋我與主。非生死高深。所得而間絕者也。高者。指尊榮之甚。深者。指卑賤之至也。

三其再以如向深處却走思之。乃我以純惡而犯主命。又嘗全覺所犯而犯之。且曾竭力爲之。正如達未聖王云。彼已默籌於室中矣。噫。吾天主。我今於此暫時。猶不用我全心。專事乎爾。如昔辱爾之勤黽乎。是何我之聰識。一無相準之道。向惡而趨。若是其精勤。望德而退。若是其怠忽。豈謂竭力以犯之者。不當竭力以補之乎。更省我所犯之罪。在於何歟。至於幾何。恐已全備無缺也。

聖經云、惡者之慢忽。已至深處也。若曰。我犯思言行缺之罪。不啻累百盈千。犯之易、如口沫之唾地也。噫。吾天主。我於飽吞各罪之後。尙可以備常聊且之善行補之乎。尙敢冷然怠然、而幾困於德程之初步乎。莫非我於罪人之中。尙居其次乎。我敢以斯言實對乎哉。經云、我已深淪淵底者也。又云、我之傷痕、甚深者也。我前獲罪於主。既有甚大之勇敢。何今補我之罪。反無奮然之強毅哉。向我於遊戲妄談佚樂。種種愆尤。何時以爲足耶。今茲所爲。不過微善。豈自覺甚多。因萌厭倦之想。且欲中道而止耶。盍思聖盎博羅削所云。重大之罪惡。須用重大之補贖乎。

崇修精蘊卷之三

第三日

此日神工獻與至聖童貞聖母

第一次默想題

小罪可畏

預備如前

定像

想見自己靈魂。如昔賢女三查見所顯幼女之像。面黃肌瘦。重負沉疴。兼帶瘡痍。穢蠅滿集。見者欲嘔。實有近死之像也。

簡禱

祈未天主。療我靈疚。賜我明識小罪之惡。悔犯小罪之痛。更賜將來決不復犯之志。

首思

當想小罪之重。重在於意。非為性靈懦弱而來。實由心懷定見而犯者。為最惡也。蓋此等之罪。跡雖輕小。未可直認為輕小也。惟與重罪無窮之惡。互相比較。而謂之小耳。試以本質論之。譬將湖海相衡。則湖為小。然僅以湖論。則

其所蓄之水亦孔多矣。故小罪與重罪相較。則不見其大。然其本質之惡。均屬逆主。實爲不小。所遜者。惟大罪之惡耳。

既悉小罪非輕之解。今將小罪約畧思之。卽如無碍人之謊語。實而不要之。誓言。艱然不悅之聲色。畧欠寅恭於彌撒中。以及凡領聖事之候。諸如此類。爲我尋常所犯之罪。名以爲小者也。然既名爲罪。有不拂我大父之聖心者乎。是以小罪之凶。直居刑瘴義罰之上。苟能洞識其理。必將立死於驚惶矣。其於事主繕靈之人。速當遠絕而無遺者也。假使用我小罪之一。能息天下之干戈。能救萬方之飢饉。能消古今之瘟疫。我亦不應稍犯者也。更能使受罰諸靈。出離地獄。或使天堂衆聖。應墮幽淵而勿墮。我寧任彼諸凶之盡值。終不可犯一小罪。而稍加拂逆於天主也。蓋凡諸受造者。實難擬造物主之

毫末。故寧任彼之極凶。不可在主前微犯也。若此真實之理。昭然如覩。我不當愕然驚懼。猶敢以慢忽之心。屢犯小罪於大主聖目之前。動主公義。終成拂逆至尊之愆也乎。要知主乃全善者也。我苟全心向主。竭力奉事。超諸受造者之上。庶免多端缺失之愆矣。懇祈天主。宥我本性劣弱。慢不經心。屢犯種種小愆。今望主施佑。俾我再勿明知而復犯。

再思

當知小罪之凶。如身負沉疴。神衰氣弱。面黃身瘦。又有後繼之凶。如死亡踵至。靈與身離。是也。人之小罪。卽靈魂之病也。所得之聖寵。現雖未奪。然我靈之美麗。主心之悅愛。不免有減也。所領聖事諸蹟。大減神益。在領聖體中。其減尤甚。阻主與我密締。乃使所作善工。漸覺淡然無味。仁愛之熱情既減。則所有之德力精神。能使滋生善業者。亦將隨之並弱矣。然此小罪。更能致我

靈將來之凶者。乃大罪之元症也。此罪之漸近於死者。何故。一、由偏私之習。自此日甚。一、由善業之疎。弛我保德防凶之備。致干天主教怒。少施提援之恩。從此其靈不有如前衛護之力。而卒陷於死罪之中矣。若然。則我於小罪。犯之猶敢肆然無忌。增之而不懼耶。試觀多靈之勝我者。始則不嚴於小節。既則不畏其大凶。隨其牽引。漸墮坑坎。竟終於凶惡之步矣。經云。忽於小者。漸次仆也。我既明見所隨之凶禍。可畏如斯。猶以小罪爲無妨乎。如曰不然。曷不亟痛畢生解忽。而仍飲惡如水耶。我若至今懵然。以爲惡小而爲之。必將有稱罪之權衡。衡我小罪。應受之罰。然後知小罪之重而悔之。何及耶。噫。小罪之於天主。乃若是其惡。於我靈魂。乃若是其危。格致家云。萬千之死。尤善於微辱天主。理誠然也。

思續

當知小罪之凶。亦膺今世之罰也。如世間之疾病貧苦。耻辱仇虐喪亡等。一皆小罪所招。無一而非天主之昭義慈刑也。聖經廣述。天主以此等之罰。加於此等之罪者。亦屢屢矣。然與受煉獄之罰者比之。則今世之罰。尙屬微小之至矣。祇緣煉獄之刑。爲超等之刑。非人間之諸苦可擬也。我若待罪獄中。士師以死判我。當此之時。必不自擬己罪爲輕小也。然則天主之公義。絕不錯謬如此。小罪之嚴懲。絕無寬假如此。且於烈火之中。所受之劇苦。又如此。尙以此等之罪。自擬爲輕微之惡哉。

我今當想者。煉罪嚴酷之情形也。須知獄中焚煉之靈。乃天主簡愛之子。已勝諸仇而出世者也。且定上升天國。永享至善之天主者也。然或因小罪之一。猶必羈靈於烈焰之窰。阻其享見主容也。且不惟小罪爲然。卽已蒙矜宥

之罪。惟餘跡未淨。猶必罰之。無貸。務羈在烈火之內。將相應之罰。畢償所負。限終方止。此蓋大主之聖斷公衡。我靈犯義之實情。猶敢以此等之罪。直然視爲微小者乎。猶敢屢次故犯。竟若不須償補者乎。倘我靈現遭焚煉。深覺其刑。遠超世苦。又見一次小罪。必羈靈於煉獄多時。使不得卽享主容之福。至此而揆己小罪。自必大異於生前之藐忽也。再若使我明見負此小罪之靈魂。穢陋不堪。較諾病癩尤甚。我將憎惡何如。今我於天主之前。自頂至踵。無不穢陋如斯。我當慚愧如何。我必訝主無窮之容忍矣。誠如是。則當用我公平。揆己實跡。將中心之痛。并甘受之苦。補我小過於太主義怒之先。免我久且可畏之刑於煉獄之內。更應堅決定志。此等之罪。再不明知故犯。使有此等之苦。

言祝
吾天主。我今既知小罪。皆爲辱爾。自今而後。執忍犯諸。豈敢作輕小之想。將

爲復犯之由。蓋真實愛爾者。理應雖小亦忠也。吾主。我願賴爾聖寵。盡忠於小節。并俾我樸忠於大端。噫。懇主至淨之聖目。憐視我。撥淨我心。雖屬微罪之諸翳。仰賴耶穌基利斯督之寶血。殲滌無遺。

本題覆省

一 其
設有一子。口出誕言曰。我固愛我父者。故於重傷重辱。勿敢加及。若細小違逆。一任我意所欲爲。父之爲辱爲苦。我不顧也。試思此子。可謂愛父否乎。卽父見其子。志在忤親。有不痛裂其衷者乎。誰肯稱之爲孝父之子耶。必皆曰。此乃重違子職之窮凶。藐視親心之狂悖也。如此。則我當反求諸己曰。我嘗明知小罪而犯之。而且意在犯之毫無忌憚也。是誠何心。盍思宗徒聖保綠

所云以罪重釘基利斯督於十字架者乎。然則犯小罪者。豈非如重加主辱。復唾主面之像乎。噫。若此真理。尙不足爲我之驚勸乎。我若再不動心。誠頑石也。

其二

當想經云。汝已忠於少者。予將舉汝於多者之上也。又云。於小者不忠。於大者尤不忠也。誠如是。我不當以小罪爲輕。而犯若無忌。更不當以少罪易犯而難防也。應知罪小勢微。而我克之之力所需尤少。而尤易於勿犯也。若不隄防。終繼大患。如滴水頻流於墻隙。濕氣時聚於軒楹。雖非大厦卽傾。竊恐漸積不除。勢將全圯於他時耳。又如人有微疾。非卽戕生。倘不除去。深入膏盲。或繼牽他症。欲救無術矣。小罪之害。不如是乎。雖犯之者。不謂直削神魂之聖寵。然以小罪爲招徠。則全失之禍。將相繼於異日也。一因減去愛德之

熱情。此情滅。則靈力衰。他罪易進。而去誘難矣。二、因大阻現授之神寵。而人甘自仆矣。三、因急切之寵。吾人賴以勝誘者。至是而不堪承受矣。夫如是。則小罪之來。可不亟亟以避之乎。大凡契厚之友。每忌交疎之漸。故超性學士皆謂小罪之凶。致疎友愛於天主者。斯誠足畏也。蓋此疎淡之積。卒聆嚴判於主曰。因汝爲溫。將使見吐於予口也。溫者謂不冷不熱。懈怠行善之意也。

達未聖王曾自責曰。我有何凶日之畏也。旋自應曰。我將被繞於足跟之疾也。蓋足跟之疾。小罪之寓言也。後人遂擬小罪爲沾履之塵。往往忽畧視之。然而哀哉。吾人若將達未聖王之靈光。密察而反照之。則必見我被圍小罪甚密。驚嘆爲凶禍之身矣。况小過不防。易臻大過者也。昔天主以聖女德肋撒小過未淨。將永苦獄中應墮之處示之。令其悚然純潔也。我今何不早決

於斯乎。當以真義一端。銘刻心中。設值危迫之時。或犯一小罪。如說一小謊。可免致命諸刑。及永獄全苦。反得天朝榮福。我若臨此。亦當擇此舍彼也。緣過惡之凶。極小者尤凶於至大之刑。是故諸苦在前。小罪在側。以義揆之。取舍何可不慎哉。

第三日

第二次默想題

人之死候

預備如前

引

却遠吾人之罪。莫如常念死候。念死之力。可克除吾人犯罪諸能。故曰善於念死。却卸人心向罪之諸情也。是以聖依納爵令人於默想罪過之後。尋思四末。蓋死也者。四末之首端也。從來死以苦名。經云。吁嗟死乎。念爾何其苦哉。蓋死有苦味。是何藥物使然。無他。惟罪而已。如見嬰兒受洗而死。我將有

願得焉。而未能之嘆。非有妬也。因羨其無罪靈騰。勿以不壽爲悲也。又如致命諸聖。殘身裂體。受炙搏刀。鋸之慘。終屬爲寶死。何也。因致命之功。足消衆罪。若受重洗之恩者然。是亦爲無罪之死也。人苟無罪而死。則死亡何足爲苦耶。曾見青年子弟。惟以身死爲懼。懼其死後。不知歸於何所也。此懼也。誰使之。非罪而何。此皆性良發現。蓋安於罪惡者。必不能念死而安然也。是故默想死候。乃驅遠靈罪之寶鞭。因於此題中。摘取三端。爲人常用。以資推想。正如長江之流。或頻汲之井。其水益佳也。

定像 設想我命將終。臥床疲憊。醫術告窮。如先知依撒意亞聖人。所示厄舍紀亞國王曰。備汝之家。汝將死矣。不活矣。

簡禱 懇祈天主。賜我此時。能覺終時之苦。能衝末日之凶。無戀樂於今。勿罹苦於

後。

思首 夫人之有死。一定不易者也。當細咀此句之味焉。我今生而康健。必將有時而臥病。既而疾篤。甚而臨終。卒至死亡之一日也。我今徒步而走。或御車馬而行。將必有他人舁我歸墓之一日也。將有一日。出門而不復反乎家園也。將有一日。入墓而不自出乎窀穸也。今聞哭泣於他人之喪。將有他人。聞治我喪之哀悼也。今我爲人服喪。將有他人。爲我而服喪也。憶昔祖先皆生活如我。今也。惟見繪像空存而已。我之將存於後者。亦不過繪像而已。且此惟存我像之時。距今非遙也。聖奧斯定題世凶世吉之額曰。不定者也。不定者也。我所望之貨財。不定者也。所望之妻孥。不定者也。所望之爵賞。亦不定者也。一定不易者。其惟死之一事而已矣。我於一嬰之生。一童之長。將來別無

可必。其惟必將有死而已矣。

今應於此尋其當進之步焉。夫死一定者也。是非特備以迎之。不可也。想我於不定之事務。備之何如其亟。費之何如其繁。然或歸於徒勞而罔濟者。往往然也。如盛設嘉筵。而賓朋不至。廣貯貨物。而市集違時。又如深堅溝壘。而敵攻他處。類此之備。皆非一定者也。至於預籌死日。孰能謂其枉費操持者乎。由是視之。我當勤領聖事之蹟。多積善德之功。時待死臨。一旦而死。臨我不能不訝其突來也。此爲善備。此非枉費心思也。假使人之死亡。或居來否未定之間。備之尙屬要務。况爲一定之事。備之不當汲汲乎。若人世之事。不備於前。屆期迫促。或可商緩。至於死候來臨。未備於先。尙可商請曰。稍緩一日。畧待片時乎。噫。死之狀態。不已儼然明悉耶。經云。汝當憶之。蓋死不延遲者。

也。彼乃甫至。卽時交納。不肯久候於王侯之闕者。汝之或備與否。莫可延待也。更思我於死候。欲有備乎。抑否乎。曰無備。必不願也。然則何時而備。必待某時乎。曾不聞作事宜預乎。抑欲待死至時。而倉卒以備乎。此必不可也。今者早覓賢師。傾心就正。省惕靈情之幽隱。勤領聖事之奧蹟。忙中尋暇。卽與避囂備死之工。庶不悞焉。

再思

人之死期。不定者也。我當深思其義。細咀其味。其一。蓋知我之將死也。難哉。其二。蓋我將死而不知何時也。悲哉。譬觀世事。按序而可擬。如朝廷序爵。鄉黨序齒。僕隸下人。亦按高卑前後。然死則未循其次序也。幼者夭殤。老者存留。壯者早逝。弱者壽考。有益於邦家者。竟爾出世。無裨於人已者。尙復度生。死期無定。乃至於此。今我此生。將死於晚歲乎。青年乎。以疾終乎。由雷死乎。

亡於內寢。或於途次。歿於今歲。或卽是日。孰能預決耶。死亡之候。每每突然而來者。至則勒令隨之。絕無可諉。我雖家務匆忙。國事繁劇。至此。猝令奇謀瓦解。妙算永消矣。蓋此端之理。人所易見者也。更當思自今以後。將何道之適從也。旣知死期之來。不拘何故。何時。何處。不特當速備於今。且應速備於時時矣。經云。汝儕備諸。今誦此題中死能突至之語。我敢不備死。而任已終淪乎。我之所履。處處可爲末終之步。敢未嘗備死。而置足於戶外乎。持食到口。可爲末終之味。敢未嘗備死。而卽下嚙乎。就寢之時。可作末終之僵仆。敢未嘗備死。而宴眠乎。聖伯爾納鐸會謂吾人度生。而有不安於死之一刻。殊可畏也。蓋不念死者。鮮能克罪而備死。必將善工莫指。惡習日深。在生則疚滿中心。臨死則魔攻神憤。一旦命終。奈之何哉。旣知死之可畏。盍思帶罪而

生者。尤可畏耶。

再當於死期無定之一言。而細咀之。我能卽死於犯罪之後也。不特死於罪後。或且死於犯之之時者。比比然也。然我既能卽死於犯罪之時。尙敢復犯一罪乎。如曰我正青年。非如老邁之可虞也。我方強壯。非若衰弱之可虞也。又曰。醫家決我血氣調劑。死途不邇。然醫家能決我身不遭猛獸之蹄蹶乎。不被頽垣之壓覆乎。不值顛跌於道途乎。保不飲毒於食飲乎。或被傷於狂獒毒蛇之口乎。則是生命相隔乎死。非有崇山之限。長途之阻。巨川之難越也。我負重愆之際。所不遠乎永獄者。直間隙耳。雖然。我之死候。卽得疾終正寢。其奈世間之病。多有結舌失音。神昏氣亂者。又有其來莫測。每使醫家不覺其爲沉痾者。卽有醫者洞識其危困。恐舉家驚憂。不直明言其危。此時如

何能備縱無此等情形。而於疾篤之際。急請神師。佐其長逝之途。或因地阻。而神師難至。或卽至而稍遲幾刻。其如病極沉篤。入室命終。只此俄頃之阻。足爲我永遠之凶矣。似此諸凶。我能保其終不一值乎。豈無屢經值此者之明証乎。嗚呼。若以我生之時。悉爲備死之費。雖百年之久。亦屬甚短甚暫也。已。

續思

死惟一次。此句乃題中最大之一端可畏也。危哉。一次之死。此次不善。則永不復善矣。經故云。一失永失也。試思我生。能以一死自試。姑以一死存爲後用乎。能試我靈。先趨一步以探驗。尙留一步以穩行乎。危哉。人死。死固惟一。生命靈魂。亦惟一也。何爲吾人甘冒一遭凶死。以失靈魂於永時也。我不愿此。誕妄莫甚矣。昔有一卒。因行陣之失。爲主帥所叱。俛首懇求曰。幸元戎恕

我誤聽。一遭偶失。嗣後決不敢也。帥曰。汝情雖可原。殊不知軍營對壘之際。有不容一錯者乎。吁。我今惡習甚衆。仇魔於我命終時。正不知何如其攻我也。須知此陣。更不容一錯。當此瞬息之頃。得失判焉。永遠係焉。可不畏哉。我今熱思於此。曾曉然悟乎。抑否乎。信矣。人必有死。死惟一次。同一信也。然繼此而當進者。其道何在。在預備善終也。生則時懷主寵。一刻不容負罪於我靈。習行善業。直至命終之時。謹持罔懈。使魔誘失其能。不犯經中所謂一失永失之訓者。可也。

祝文

噫。吾天主。我往者謬失。勿顧一遭凶惡之死。多積罪愆。今我羞慚無地。將主所賜良時。未嘗全力事主。反敢犯罪辱主。我之抱痛實深。吾主。爾乃萬王之王。求爾俯垂恩佑。賜我復獲所失。我已明識將有不能作爲之日矣。經云。入

夜則絕無一人能作能爲者。吾主耶穌。爾乃我之諸善諸美。爲我之罪。死於十字架上者。我今自認。不堪承爾之愛。惟因爾死爲我。亦願我死爲爾。望主以爾臨終之愛。賦於我心。活我獲罪如死之靈魂。

本題覆省

一其
我於天主臺前。已屬定死之案者也。經曰。已定一次之死於人。我之居世。如獄中死案之囚。將赴法場者無異。人若聞刑戮在邇。猶思戲遊爲樂乎。猶以謀利爲心乎。猶我輕擲寶貴如金之時。於閒談乎。世間死罪之案。間有他人代請而寬宥者。若我之死案。無此挽救。我之必死。直如已死者然。

二其
人世法司判死。必有時日處所。或於某日牢中密斃。或於法場明正典刑。我乃被判死刑。而不知其候。恐行刑創役。已備奪我命於卽午卽夕。或卽此時。

亦不知死於家庭園囿。或於他處也。

三其
人世法司判死。必明判其刑。或斬或絞。各有其式。哀哉我死。式無一定。或被抑勒而死。或順正命而亡。或喪於倉猝之時。或斃於巖牆之下。或卽牀第之間。及飲食之際。與道途之側。實不知死在何處俟我也。

四其
人世法司既判死案。其死式死期。亦可懸擬一二。至天主之嚴議。定我之死時。死所。死式。雖分秒不容預知。蓋欲吾人。時時有備於前。毋待死臨無及也。經故云。汝其備哉。倘我今當死刻。可爲有備者乎。

省察持己如何

一其
當省如何持己。不可自戕生命。如兒戲之物。經云。彼皆以生命擬爲兒戲。於是以我之生。別無他向。一惟喜樂爲事而已。我若有此愚妄之見。被害不淺。

我於犯罪之後。實乃主之重逆。主之所許餘生。宜作我克己補贖之日。勉立新功。用償往忒者也。是以我爲罪囚。兼爲判我之人。如不及時善循己職。主之聖義。不特加我公刑。奪我生命。且將以極酷永刑。加我有罪未贖之人也。

其二
當省我所行克己之內工。內工之切要。在除意念之罪惡。我會勤行此工否。若我痛悔之故。爲念己分當愛主於萬有之上。因發痛悔。謂之上等痛悔。得蒙主寵而復生者也。若痛悔之故。出於畏懼地獄。或怕失天堂。此皆下等之悔。不行告解。不得我重罪之赦也。

其三
當省克己補贖之外工。我會兼舍無碍之喜樂。益加克己於五官否。曾守格外大齋。或作他工。以苦己形身否。曾於艱難疾苦之際。勉力忍承。獻爲補贖之資。以償我耽樂違宜之行。及拂主聖意。辱主聖榮之罪否。

其
四 省我舒懷遣興之端。或有引我陷罪之險機乎。或有違宜之事。夾雜其中乎。或曾入匪類之群。阿譽惡跡。共談淫穢者乎。如先知有云。不異一墓。啟裂。所噴之臭氣。有不堪聞者乎。或於遣懷之事。雖無妨正理。然曾曠日費時。而大失當然之節乎。蓋玩耍一端。雖聖人亦所不廢。然不過節。勞養性。暫舒鬱滯之氣耳。未嘗過當也。若循其私好。情耽身戀。視若正向。豈非費時失業。宛若忘靈忘主之人乎。如曰不然。則事主之人。當如是其放浪耶。

其
五 總省我生平時日。作爲何用。時日乃天主賜我極大之恩。負此巨恩。允非細故。片晷之內。可使應受地獄之靈。脫諸永禍。我若以此寶時。全全浪擲於閒暇之中。誠爲可駭。須知閒爲招罪之根也。然或以過分之工。肩負甚重。使我身埋沒。不復念及升天大事。如古教之人。奔忙太過。雖祭主之分。亦不暇及。

者。亦非所以善用我時也。蓋我工各有差等。或爲愛德之工。或爲職業之工。或爲形體不急之工。若夫不急之工。世俗視爲要務者。聖人目爲兒戲也。因其無益於天主生人之本向故耳。我當深惡往失。勤行省察常工可也。

第三日

第三次默想題

私判之嚴

預備如前

定像

可想吾人身卽死於牀第。其時間刑之衙署。赫然卽設於臥榻之前。與此嚴案者有三。仇魔與天神。及耶穌基利斯督。此卽本題默想之三端也。

簡

祈求天主。佑我善生。俾至終時受判。克聆恩錫之案也。

首思

仇魔之詞。訟我現居何境。當牢記本題定像。如靈居身外。聆彼仇魔攻詰之詞也。聖奧斯定曾擬云。魔將置於我日之前者。必係我領洗之冊籍。其中備

載吾人領洗時所許之詞。以詰我也。故魔將於主判臺之前。開讀吾儕自許之言。詰我之始。必曰。汝之所以遵奉天主聖教者。何在也。曾以肉身世俗魔鬼三絕之間。曉然訂汝於昔日乎。汝曾藉代父之言。或由親口應諾曰。而今悉棄矣。今也汝其明以答我。於此三絕之許。守於何時。絕於何事。克於何地。汝可爲棄彼世俗乎。汝旣每事務於悅世趨時。順從陋俗之頽風。直若制汝大權。操之於彼者。汝之所許而宜踐者。果何在哉。更問汝棄絕肉軀之偏情乎。汝亦應曰。棄絕矣。然而哀哉。汝今能直答以踐己所許乎。汝之所棄於五官者。乃德言道表。他惟順從私欲。媚樂形軀。行違教旨。品不肖人。直與蠢彘相似。此乃汝棄絕之謂也。汝試自憶於所許之言。涉世多年。曾毅然踐約於何時也。莫非孩時乎。然汝容留惡態。卽肇基於未識主之前矣。或於童年乎。

愧汝別無他嗜。一惟淫穢逸樂是耽矣。或於青年乎。奈汝罪病偏私。穢惡醜跡。同年而並長矣。魔繼又詰曰。汝於領洗時。亦嘗答棄絕邪魔矣。今汝如此行爲。我亦不必大肆誑言以証汝。但謂汝昔日所許者。直戲玩耳。蓋汝事我矢忠。始終盡善也。我常唆汝以穢念。何乃汝之未從者。何乃汝所急退者。何乃汝所已盡之本良。汝能指以答我乎。我雖種種指授。然汝甘自先爲奴矣。我曾誘汝於自訟之時。隱瞞某罪。汝已安然嘿從矣。引汝勿恕某辱。必復某仇。汝已全順矣。我所未嘗加誘之端。每由汝故。而滿我所欲者。多多矣。汝惡尙何言哉。至論汝表之醜。可謂另樣之鬼魔矣。魔訟畢。向主曰。至公哉。審判之主斯人也。旣不欲以主多恩而屬主。今因彼之多罪。而判爲我屬可也。我應熟思。此際有何可對之辭耶。茲我悉承魔訟。絕不稍文。已過。速當痛補前

愆苦。懇主慈曰。至公輝惡者主。望爾於判世日前。施恩宥我。

再思 天神之訟詞。想我之護守天神。既臨判案。手持一小卷。爲備著我生平善行。

但見邪魔歷讀長篇。所訟真確。而斯册空存。無可呈誦。時因耶穌基利斯督之促命。不得不言。然已不爲護守之常職。乃作訟我之副告矣。彼將詰我曰。因我轉禱。主已默加多恩於汝矣。汝有性命之危。時經一失。便至永失。我已多方濟佑。保汝平安無恙矣。汝之幼時。我將避俗救靈之美意。屢屢耽隔汝矣。汝將犯罪之時。我嘗警汝畏懼矣。汝乃負恩塞耳。勿納予導。以至於此。我奉天主之命。照護引掖汝。或職尙有未盡者乎。汝其明以答我。

噫。自此護守天神之外。尙有証我攸行之天神。呈訟於判時也。昔之聖賢曾。有公論云。天主不特於世人。簡一天神護守。卽於各國各方。及府州公所。修

會聖堂等處。皆令一神護守。今想我經由之州邑。以及聖堂修會等處之護守天神。明見我之言行。必將訟我曰。斯人也。以其偏私惡表。屢污祝聖之潔地矣。每進聖堂。若入貿易之市。瞻顧市物者矣。又視如遊戲之場。身心放蕩。所履之地。主在其上。乃敢不莊失敬。更於聖體座前。心無敬畏。或嘻笑閒談。或動怒聲高。他如聚會之區。或曠野之地。所出之言。污穢不堪。我嘗於彼多端惡表。不欲見聞。而思隱避長颺者。幾次矣。天神訟畢。而請主曰。至公天主。請折彼之罪案。懲彼於爾御前。以及各等處所。所作褻慢爾尊之罪。望主折明之。彰爾公義。今我細思天神訟我之詞。憶我聖於堂公所。闡發聖言之地。心曾何用。志曾何存。所發何言。所行何表。過端何在。神益何收。務當深悔夙非於今日。堅心定改於將來。乃向主曰。至公憐惡者主。望爾於判世日前。施

恩宥我。

續

基利斯督詰責之詞。比前二端更爲可畏。蓋基利斯督乃判世之主。兼係我行之証。二者並行於一時。惟有義斷。而難冀仁施者也。噫。我靈至此。其苦莫可名言矣。將見窮於時。斷於佑。絕於仁也。古聖若瑟前爲昆弟所迫。後居厄日多國副君之位。示諸昆弟曰。予乃汝等之弟若瑟也。是時諸昆懼甚。不敢應對。爲憶昔侮曾慢於弟。今見身登上位。恐懲其舊惡故也。今我須知若瑟之與諸昆言也。大顯喜慶之容。明釋已無仇怨。不以高爵自倨。仍以兄弟之名。稱之曰。予乃汝等之弟若瑟也。其言若是平和。而彼衆尙皆深懼。至於緘口無言。經云以其畏甚。而莫能應對也。

今也。我之罪靈。若見基利斯督大展嚴判之容。誰能壯我之膽。誰能衛我之

靈。并無若瑟之温言。惟有主威之厲聲。吃我面曰。予乃耶穌也。昔聖保祿一聞此聲。驚惶墮馬。不食不言者三日。然彼時主所顯言曰。予乃耶穌。汝所加害者。蓋欲令伊改過也。至向山園捕主之兵。所言是予二字。令彼悉皆仰仆。斯言也。猶發於含忍。願付毒手之馴羔也。吁。我靈聆主判案之怒聲。正不知如何其驚怖也。主曰。予乃耶穌。卽被汝屢害之耶穌。汝頻以罪愆致我於死地者。予實在茲。予乃明見汝稔惡之確証。經故云。予爲証。亦爲判者也。予恒睹汝聞汝。臨汝於處處時。事事者也。我之於汝。有何不善相加。乃竟待我。如其褻慢耶。豈因我之恩澤洪施。應受汝若是負心之報耶。蓋我之嘿忍乎此也久矣。今以義怒填懷。語汝之聲。已不若慈父之和。而有判主之厲矣。又不若昔時之顧護恩保。而爲嚴懲罪過之大君矣。蓋思經云。汝償所負。汝

應以愛敬順命償我。乃爲臣爲子之本分。今汝反蹈罪愆。積惡甚重。所償何在。我嘗親施己血。代償汝之往負。而汝又復加新負於身矣。吁嗟惡輩。莫非度我施汝諸恩。竟如無有。不能復憶。而已忘之耶。正如經云。惡者擬子。殆將似汝者乎。噫。忘恩之輩。負義之徒。我已久待汝。多設機緣導汝。所爲者。願汝上升天國之一向也。今因汝惡已稔。我欲判以永刑。惡者其遠離我。往承汝報於永獄。經云。惡輩過予。往投永火。

至此。更當思古聖若伯心懷大畏云。主臨判世時。我將何爲。莫非我尙有改過之時耶。然時已不再來。我將何爲。莫非我尙有主仁主宥之望耶。然而救贖之主。轉爲嚴判之主也。詰責之時。雖於小過。亦嚴亦密。我將何辭以對也。抑以不知與不能爲辭乎。須知帶罪之人。原有藉此兩語以辭過者。然我何

能以此爲辭哉。試思我之性良。不足以悟與。我之信光。不足以明與。神師之訓示頻加。亦不足以省與。大主之默牖屢垂。尙不足以達與。我之知識。如是多方補助。而猶諉云不知耶。是則無足蔽辜。適足以增新咎也。至論不能二字。孰敢出口。非如世間負財乞宥之人。曰。念我不能。俟後全補。或於神師座前自飾曰。絕遠穢交。恐妨他故。勢不能速也。似此護惡之詞。只可在人前諉詞相推。若在判世主所。豈能容納分毫乎。不特在主前。不能以斯言推諉。卽孰罪多人。業經改過補贖。修潔其生者。亦將羣起而斥我矣。耶穌基利斯督以五傷示我。俾知庇佑隆情。早納我於聖傷之內。如諉不能。不特負主賦性之知能。而且負主繼加之極寵矣。我尙何言哉。

文

祝 吾主耶穌。爾今未爲判我森嚴之主。懇賜作我仁慈顧復之父。藏我於聖傷

中。勿遭嚴咤之威。至公燿惡者主。望爾於判世日前。施恩宥我。

本題覆省

其
一 乃先聖所懷審判之畏懼。古聖若伯之外。又有大聖西彼良。將爲主致命。在

白刃之下。猶大聲呼曰。哀哉我也。茲當赴判時也。奧斯定伯爾納鐸暨熱落尼莫。三聖咸呼曰。哀哉吾輩。於至尊判世主前。將何爲耶。又聖熱落尼莫曾以居室爲懼。蓋恐其中衆口發聲攻擊。故曰卽此卑室。我猶懼焉。然此陋室中所動畏者何在。不過在祈禱中。或有俄頃之厭斁。或覺心情之散漫。或來不意之紛擾而已。然其度生之苦况。以至室乏身空。餐藜臥石。至於嚴齋克己。牆淋鞭血。石拊胸懷。此克治之常工。庶可自慰者。而聖人猶然畏懼兢兢。我行如何。而不反躬自省耶。蓋身終臨判。雖室中四壁。尙當畏其攻斥我過。

則知淫穢之書畫。私納之餽遺。以及惡交之札啟等。有能緘默而不加攻斥於我者乎。

其二

衆聖之畏。亦以主之預言。判甚嚴審爲基。蓋主不特判人之惡行。亦判世之善工也。故曰。予將研究熱路撒冷於炬光中也。譬人覓一所失之物。而手持燈炬。則無微不燭。天主審我之明司知識。及我心意向。雖於善靈。亦將徧索無遺也。主故曰。予將判義也。若曰。我欲於人之諸工。雖善亦判也。今吾人所作善工。觀之似無瑕玷。正如仰觀太陽之精。似乎光潔。窺以遠鏡。則黑點斑斑矣。然而主之聖鑒。用彰我行之瑕疵。直徹幽微。豈遠鏡足以比之哉。故經有遇惡於天神之說也。天神如是。則於我卑賤罪人所遇。更可知矣。今人多於善工。外具德光美狀。既至判時。則其中殘缺多端。昭然畢露矣。今我工雖

善亦當深加省察。庶免判時之羞愧驚惶。聖若伯有云。予嘗畏我之諸工者也。蓋以其工雖善。我猶畏其雜以不善也。

三其

吾人苟肯嚴判己行。則必不爲天主所判。此乃宗徒聖保祿之經書也。嘗曰。吾人度生。若能公嚴省己。則死後可免於判世主前也。今我誠能深省己私。雖不敢云無所畏懼。亦不致如未嘗省己者之畏懼也。夫如是。則我當定志嚴省於居恒之間。或在清晨。或在晚際。勤行嚴省之工。庶幾罪消德進。可免身後之大懼矣。故吾耶穌會祖聖依納爵嘗云。此乃俾人復整修儀。造就美德之良圖也。會祖聖依納爵所垂極善之則。欲改者。不拘何過何失。求成者。勿問何善何德。皆行私省之法。日省所陷之失幾何。及所行克過之工幾何。悉將暗號記存。逐日相較。則靈步所趨。損益俱見矣。諺有云。超達之始。在於

知罪。錯不自知。無由悔改。夫人不識自己行爲。又不嚴於省察。悔心何自而萌哉。

崇修精蘊卷之四

第四日

此日神工獻於護守天神

第一次默想題

永獄形苦

旨題

茲以永獄之題。分作兩支而想。一乃形苦。一乃神苦。罪人既以形神獲罪於主。主亦並僂形神。義也。形軀受罰。在原軀復活時。公審判之後。靈魂受罰。在神魂離軀時。私審判之後。聖依納爵嘗以此題致力。如己靈儼立獄門。詳觀彼處情形。歷味五官三司之劇苦。以作推想之端。

定像

當如我靈立於極深火穴之口。諦觀其中被罰者。所受之種種苦刑。

禱簡

懇祈天主。賜我領悟獄中諸苦。兢兢持守。倘我偶值不幸。而有忘主之時。尚能由此懷刑。庶免罪戾。

思首 應思彼凶惡之狂狴。幽深狹窄何如。而且烟火充填。暗冥無色。永沉其內者。

皆受罰之羣兇也。先知聖師及超性學士咸謂。永獄居於地之中心。又按古

教中。有叛逆幾人離乎聖梅瑟。棄遠天主之民。如德亞國乃天主初生人類之區。蓋茲地人民。歷來知奉

真主。相傳不絕。其中精修成聖甚多。故古稱爲天主之民也。旋乃地裂足下。經曰啓口噙吞。伊等連幕沒

投永獄。其地復合。此一証也。彼處既與太陽隔絕。幽暗可勝言哉。昔厄日多

國。太陽甫斂三日。經內曾云。已見地上黑暗。可畏哉。獄之深處。相去地面甚

遠。絕無微光入內。其暗何如。故曰此之黑暗洵濤。迨於永遠者也。此等誓言。

天主明垂經典。敢不凜然畏懼乎。聖西彼良高聲嘆曰。嗚呼。我若判受永僇。

不得見主於幽囚之內矣。蓋彼處雖爲火窰。然無光耀者也。聖師多瑪斯曰。

主命永獄之火反乎其常。無光而具焚燒之力。適如巴比亂城之窰火。違乎

本性有光無力。而勿燃彼三童。同一靈奇也。所謂有火無光者。則惟烏烟黑
燄而已。然人進香煙之室。尙不堪久立。而况獄中充塞者。乃穢臭之烟火。恒
薰恒炙。誰能堪此乎。

目之所見。乃獄中受罰之輩。所呈極醜極穢之形。蓋因痛極而難堪使然也。
如世間附魔之人。時現醜惡之形。又如臨終之人。神形相別時。爲痛苦所迫。
不覺面形醜惡矣。此外又見更可畏者。邪魔所顯。俱是獅熊毒蟒之狀。故嚇
罪靈。恣意奔騰嚼噬者也。式_一糾郡中。聖女加大利納。曾見邪魔現像。僅止一
次。而且爲時甚暫。聖女卽惶恐至極。大聲呼曰。我寧跣足火磚之上。直至大
判之日。不願復覩其形也。更思形神在褊窄之獄。擁塞疊疊。與窖中紅炭無
異。經有彼將聚成一束之說。此解如柴薪入灶之義也。又曰監禁牢中。并曰

繫縶手足。投之外冥。此皆指系獄中困窄之形也。其足常如屈曲。而墮獄之後。永不能舒。肱被毒蟒噬噬。並無避縮之能。欲求須臾轉動。不可得也。聖經云。彼將永遠不移。如頑石然也。嚮我多所縱視之美容。披覽之淫書。奔趨之邪地。而今安在哉。今之身囚桎梏。畧無寬假者。一皆昔罪所收之報也。噫。淪斯極狹之區。無可脫之術。倘我側近之伴。尙屬馴良。或亦藉以稍慰。然觀其隣何隣。其伴何伴。一皆魔鬼也。惡類也。彼此相殘。竟同仇敵。友朋互噬。宛若狂獒。試觀若輩。非嚙昔締交之良友乎。非素識之風流子弟乎。再三思之。此等不潔之侶。積罪之家。放蕩之遊。穢歌之地。亦歷經良言痛戒。而未絕者。在我本有極大之真福。乃因當舍彼而不肯舍。故今受彼劇苦。永刑。自招之禍。胡可辭也。

思二

既悟目受之刑。再領耳司之苦。略舉聲音之煩耳者。思之。姑勿論震撼巨聲。即使室內嬰啼。雖爲我子若弟。亦嘗焦煩欲避者也。卽一銼聲聒耳。便覺腸腹爲之翻絞。或一蠅聲繞枕。我之平寧頓失。而安寐維難。若我靈投冥獄。將聆羣凶之恚讟。天主。詬詈神聖。憎惡同儕。以及自嫌自怨。號咷慘痛之聲。惟至此時。方知受罰之慘。我罪之凶。正如經云。我已錯謬於前矣。噫。此聲也。眞鑽心聒耳之極聲也。今我之錯。每在不告前愆。不改舊惡。債負能償而不肯。惡交能絕而不決。種種作爲。我誠錯謬於前矣。我誠錯謬於前矣。

思三

既悟耳司之苦。再推鼻受之刑。聖師多瑪斯謂大判之日。世間諸穢。畢聚獄中。若歸本所也。經曰。時騰彼衆屍臭也。嗟嗟斯區。抑何不潔之甚耶。聖師文都辣云。惟以獄內一屍。置諸氣域。足令普世皆沾瘟毒。今屍聚永獄之中。莫

可勝數。其穢臭貫入鼻司。尙有何擬哉。昔有多人。敢一久封之墓。觸其噴噀之積毒。頓皆偃蹇。暗弟各王身遭惡疾。穢毒猛噴。全軍染疫。此於曠野之中。猶尙如此。况獄窄狹常局。絕無微息之出入。其臭之穢厲。又當何如。昔一貴家婦。素因過愛肢體。主以公義劓之。當其死後。身尙完整。卽噴異常穢氣。諸香莫解。維時大啟門窗。以舒臥室之氣。甚而穢溢羣隣。悉染瘟毒也。我今細思恒封之獄內。非特一人敗軀。乃億萬千腐屍之臭。又如世間諸穢。畢聚於斯。我堪承遠沒入其內乎。吁。一切虛妄之穢習。如不乘時速改。必將終赴彼處而止也。

四思
更思啖司亦必受罰。其中惡味。不堪下嚙。甚至極苦之藥。將被從候強灌也。經曰。火與硫。乃衆厄中之一分也。魔將令我下嚙者。如烏鉛鎔汁。沸鼎油松。

令人厭畏交加。腸胃俱裂者。然不稍減其飢渴也。經云。受餓如犬。此之謂也。其中飢餒。甚於焚燒之熱症。蓋病熱雖甚。或冀寐歇有時。或望涼泉潤口。聊可自慰也。墮永獄者。絕不遇此。卽欲設想以自寬。亦不能也。再如湯藥雖極穢惡。勇往服之。固可一飲而盡。至此鎔鉛毒膽之爵。卽勇往飲之。亦難見其根底也。我嘗儘享香醪美液。以厭已饜。彼處預釀苦膽之露。以待我也。哀哉。苦何言哉。飲之飲之。永無罄竭之期者也。聖方濟各沙勿畧口吮癩者潰膿。此聖人出於自甘。乃非常克己之工。若獄中之飲。污穢莫比。且非一時。實將恒咽。亦非自甘口就。乃魔勒令沾唇者。豈不尤難乎。昔時歲值大凶。曾見貴家男婦。皆就食於野。如畜食芻豢。無草之處。則挖掘虫蛆。不避污穢。一一納口。以充飢餒。又有航海乏水者。曾飲虫蛆臭水。以潤枯渴。我今想彼穢惡之

味。宜向已曰。此將與我爲食爲糲。爲飲爲酌者也。

五
再想觸司之罰。其苦更甚。格致家有云。觸司非特在手。全身俱在者也。是以

受觸於目。則口耳爲之亦觸也。總之一處有苦。全身悉覺。故百骸之一。觸遭
痛楚。卽足令人心慌氣怯。全體失寧。若使五官全體。自頂至踵。爲諸刑諸苦
共迫一時。無處不痛。而且永痛莫息。又將何如耶。經載菑吝富翁。甫經墮獄。
卽稱彼處爲諸刑之所。其刑何若。但可謂衆多莫算。猛厲至極。絕無寬慰。永
久無限之苦。非言語心思。可得而達其毫末也。古之暴君虐吏所創酷刑。加
於致命聖人之躬。如鉄輪、刀鋸、鉄刷、炙牀、夾棍、炮烙、凍池、沸鼎等慘毒。雖云
至極。然與永獄之刑。疇足比哉。卽以聖教中。古今無數聖人致命之苦刑。總
聚於一人之身。豈不甚巨。然獄中之苦。與人世之刑。猶不啻天淵之相隔也。

故聖師額我畧曰。致命衆聖。皆主所甚愛之人。尙許刑及其躬。慘痛如是。况彼仇逆之輩。其刑之嚴。又將何如也。今我細思至此。昔日所享之樂。有何意義。有何歡慰。譬如頭風劇苦。僅止半晷。卽有現享之樂。不啻失若陳迹。此固人所屢經而深悉者也。若受地獄之罰。非朝非夕。非世非年。乃無終之痛也。可不畏哉。

更想下墮之人。恒居獄火懷中。蓋火爲獄刑之魁也。耳目口鼻。悉噴烟燄。筋骨諸肢。一皆炮透。總之週身內外。無往而非烈焰之焚炙也。設見一人。判入火海。週圍毒燄。姑無論獄火之雄猛。大超世火。卽與世火等量言之。則其人所受之痛楚。尙可言語形容乎。然而二火懸殊。初無程量。明經學士。咸謂世火畧如獄火之影。德爾都良曾謂地獄之火。具有主動之能。其舉由於超性。

之力。正如大主欽差、代宣刑戮之柄者。凡屬職守之臣、不過操稱職之柄。若代巡之臣、其權多寡、悉以上命爲率。世間之火、所司之常柄、不過遇質而焚、耗盡而止。獄中之火、可謂代巡之臣、具有主佐之德能、旣專焚灼、兼又存養而不燬。是以吾主耶穌曾有將諸火醢之之喻也。若曰、將來永獄之囚如魚、其火如鹽、囚火共處。若鹽之醢魚然。聖喜辣畧云、鹽能醢魚而保魚。正若永獄之火能焚軀、而兼保軀也。世火紅活生輝、加於人身、僅一痛而死。獄火幽黑無光、加於人身、則爲萬痛合一之永痛也。且造世火者、乃天主仁惠之政也。用以照幽暗、娛眠目、煥寒冷、蒸芳露、烹調百味、鎔鍊五金、無數功利、專爲裨益世人而造者也。若獄中之火、非由慈憫、乃大主之公義所發、造之則無他故。其惟用以施刑、懲罰罪惡之一具耳。故主於厥性之中、另賦以各等致

痛之力。益增其烈。永罰羣凶。絕不減滅也。昔一少年默想獄火。因手書罪數一紙。自念曰。嗟我積供獄火之柴薪。已幾許於茲矣。今我誦讀此篇。我之積愆種種。將何以處之哉。嘻。吾天主。焚我於斯。炙我於斯。萬勿宥我於斯。懇爾宥我於永遠。

本題覆省

其一
每有默想地獄。而歷倦中止者。試問人置地獄而不想。地獄即可因此而遂無乎。或我當赴彼處。而未經思及。即可因此而免赴乎。須知深獄之中。本有可以致我之處也。聖女德肋撒。曾見獄中將陷之所。聖女此時。若不深省。恐仍事主不誠。則今日所敬之聖女。稱爲耶穌之德肋撒者。恐爲魔鬼之德肋撒矣。

二其 又有人甫思地獄之火。萬苦之刑。卽生驚懼。因而避忌不思者。試問地獄之刑。或想或聞。卽已難受。倘親歷其苦。又當何如。况所想不過半晷之頃。僅聆獄苦之名。輒生畏避。若至永膺此慘之時。亦將置而不問乎。抑能懼而得免乎。

三其 奉教之人。其靈皆具領洗之號。此號永印不滅。如不幸墮獄。亦必常存如舊。然而既具升天之號。仍爲永獄之人。與異教人共罰一處。其羞痛可勝言乎。曾爲基利斯當而下墮者。其受罰更甚於異教之輩也。獄中憶已曾沐主恩。超於庸衆。而今永墮。此其最慘之苦刑也。經內云。地獄作我之家矣。誠哉斯言。我罪如斯。適當於我也。吁嗟。我若作此神工。蒙主多恩。啟迪之後。仍受此罰而墮獄。其悔恨悲傷。不知又何如也。至仁者主。救我於地獄之刑。至聖童

貞主母。救我於地獄之刑。聖教之人。甚多濟救煉靈者。我或曾與其工。然我既知憐救人靈。亦當先願己靈。噫。此工也。乃我最要之功。吾主。救我於地獄之刑。主母。救我於地獄之刑。

第四日

第二次默想題

永獄靈若

題旨地獄中邪魔暨罪靈。所具諸司性力。仍存如故。此乃超性學士之確論也。茲故於五官形苦之後。繼以三司神苦之理。以觀記合明悟愛欲三者所受之獄苦何如。教宗聖依諾增爵第三有云。記憶愁之。晚悔擾之。困鬱刑之者也。

祝文小引
定像簡禱

並同前

首思記憶所愁之苦。乃獄靈記司之一刑也。其刑何如此。非詩人屢樓之架說。妄

謂靈魂一渡肋德河。而記司頓失。生平閱歷之事。因亦隨之並忘者也。須知靈沉永獄。往事全存於記司。無有或遺者也。故聖伯爾納鐸曾謂。若輩昔享諸福。惟離於手。而不泯於靈也。又聖奧斯定謂。經內所載。嗇吝富翁。在上而食。在下而化。上指人世。下言永獄也。嗟彼墮獄者。胸藏永不能化之食。何毒哉。其時記憶。天主授生之向。并爲我升天之所由所助。以及公私無數之恩。將必盡列目前也。主曾數數召我於童穉之時。內而聖神默顯。外而父母教育。規長箴規。神師提誨。良友善表。所領聖事之蹟。幾何。儘能爲善之便若干。更憶初犯一罪。本心之良。自多惶懼。促我痛告重愆。慈主洪佑。幾經叩我心門。幾經招我悔改。曰已矣。罪人。已矣。改汝某過。離汝罪緣。速斷某戲。棄某損友。息某交遊。絕某叙談。易汝新行。而莫上升。否則下墮無疑也。奈何癡迷特

甚。乃於主之誠諭慈旨。扃閉心門。而置若罔聞也。錯於是矣。錯於是矣。昔賢洛利諾續云。誠哉是悔。然已無補矣。天主聖神云。永罰之靈明。識其錯悞。迴憶當時上升之多便。惟悔恨曰。吾已受給。吾違真路矣。古智王撒洛滿既有其臣西美之巨過。置諸熱露撒冷之城。而戒之曰。汝於不拘何日。出渡則得亂溪。必慘汝也。西美牢記是旨。足不出城者已三年矣。忽因數僕逃亡。乃親自追捕。而踰禁渡之溪。意王莫之知也。卽或知之。將必有以矜全也。豈竟不然。王隨知之。而卽令截之。西美至是。平寧頓失。悔而拊膺矣。裂衣矣。時已一無所措。惟有痛哭長歎曰。王曾預叮於我矣。既矢且告矣。我乃一愚若此。知而不畏。抑獨何哉。噫。獄靈之苦。實類於此。而且尤有甚焉。外而神師。內而性良。萬千警我。每令斷絕主前獲罪之端。勿使其中之一。爲我末終之凶。莫追

之惡者也。且憶主與之時。主嘗矢示其促矣。經曰。時不更有。我已由無始而矢之矣。然我之步。因從私愛之。僕而違大主之旨矣。已離其熱露撒冷。聖寵之城矣。嗚呼。惡者是步。凶者是由。我錯於是矣。我錯於是矣。此記司中。欲忘而不得忘之一刑也。

再思
晚悔所擾之苦。乃獄靈明司所受之一刑也。其刑何如。彼將明見己之悔恨。用之晚矣。無益矣。經云。彼爲悔痛之工。心甚苦鬱而嘆息者。蓋指已墮永獄之靈而言也。罪人悔工。行於此世。則慰。行於永遠之獄。則悲。其悲云何。緣識悔之已晚。此念時爲擾亂也。又有愛者。迫於無奈之悔。其痛永遠之刑也。再於永遠之上。加一無裨之悔苦。此其爲刑之更苦者矣。世間事物叢中。每多迫悔。我試思之。昔於某方。易置某物而不置。今覺缺此一物。而殊多不便。昔

可畧費微貲。以防河溢。一補屋漏。皆因一時吝惜。以致房坍河溢於目前。昔因少年攻學。勞微成易。今已年衰力鈍。不學無術。寸長莫展於人前矣。似此追悔。必將擾我平寧而難解矣。嗟乎。永獄之靈。明識昔時克免諸苦。克救上升。今已不能。則其覺此之痛。不知何若矣。必曰。昔者能告所犯而不告。能償所負而不償。犯罪機緣。能却仍存。卽今痛悔之情。苟合夫生世之日。則雖萬分之一。亦足置我高天之上矣。我今於此。非其時矣。吁。時之虛度於博戲虛榮罪過之中者。其能復返乎。不聞經云。時不復有矣。克致升天。所需無幾之一語乎。其將恒存獄靈之悟中。不異蛀虫在木。恒食不移也。又若創役時伺。加刑於人靈者。時乃自恨曰。我能所需無幾而升天者。乃因無幾而下墮矣。我錯於是矣。我錯於是矣。

昔時岳納達因蜜味之故。致犯父王禁令。判之死刑。痛悼之甚。曰。我嗜些。微適口之飴蜜。竟乃置身於死矣。噫。我之一死。失父失國。又乃失命。究屬何爲耶。無非爲此入口卽化之微飴耳。今想永獄之靈明。見所爲甚微。不欲救己上升。而自甘下墮。思念及此。其痛何如。爲一烟虛之榮。蠅頭之利。俄頃之樂。不異嘗蜜之微歡耳。竟致死焉。且受萬萬之死。死之不休。常如是死。而究不能死以盡也。哀哉我愚。甚矣我癡。我錯於是矣。永獄之靈。旣憶需此無幾。而可得上升矣。又憶需此無幾。幾經就道矣。然此就道之故。正彼尤痛之刑也。將必曰。我於某次曾行總告之工。置身天路。業經幾月矣。我曾自試。可度生於主寵之內矣。已識罪惡之凶。而曾避之矣。已知罪機如鍊。而曾折之矣。已邀主寵於領赦之日。已接神光於聞講之時。已懷善志於親友之死。然其實

效而今安在哉。嗚呼。多所善導。何不隨之。若我所行祈禱之工。苟有恒焉。所領聖事之蹟。亦克勤焉。所領某會之業。實乃行焉。善何如之。樂何如之。今則痛我何爲能行於始。而竟無善續之工耶。嗟乎。我癡莫甚於此。我錯於是矣。我錯於是矣。此明悟中。欲昧無由之一刑也。

思續

困鬱莫伸之苦。乃獄靈欲司所受之刑也。其刑何如。蓋被罰之靈。牽掛於記。含者。甚欲全忘也。返照於明悟者。甚願遠却也。然皆不能也。即其不能之痛。爲愛欲常新之苦。是卽困鬱刑之之謂也。昔一國君。前極隆盛。後淪極困。泣告其友曰。汝其教我克忘之法。蓋欲悉忘夙昔之勢位。俾覺現苦之稍減也。永獄之靈。其生時之妬榮嫉富等情。至此熾然益盛。困鬱益深。宛如深埋抑鬱幽窟。無少異也。聖伯爾納鐸曾謂若輩所失之榮。常存心目。爲病益極也。

世之負罪者。雖重且衆矣。然多有乘時悔補者矣。沉淪獄底者。仰而觀之。恨何如也。必將曰。某也。我昔悔之。諛之。今竟尊榮若是矣。某也。我常爲伴。爲友。今竟上登天國矣。又若而人也。與我同憲共事。共爲瞻禮。共作神工者也。彼乃身受其益。而我竟不然。從乃悉改前非。而我獨不然。再觀彼漁色忿驕等。尤甚於我者。嘗與我共沐甘泉於聖事之蹟矣。彼皆滌潔而上登。惟我於滌潔之後。復染如故矣。左盜則法氏之在獄也。必將覩右盜弟瑪氏曰。斯人也。不特同羣攘竊。而且共死架刑。何今不伴我於獄中也。惡徒茹達斯將覩聖門同列之門徒。聖伯爾納鐸謂其方見而羞。怒甚而嘆曰。噫嘻。我今何居也。彼今何在也。蓋獄內諸刑之慘。獨此失望爲最。極苦之中。絕無微慰。誠欲司更苦之刑也。困鬱者。透骨之刑也。凶之能避而不避者。困鬱尤甚也。至於凶

之莫得而救免者。困鬱之至極也。獄內之靈。永失已往現在將來之望。尙有何望之可慰乎。彼將於永遠不得者恒羨之。甚不欲受者而恒受之也。困苦之重。有甚於此者乎。聖伯爾納鐸指此云。何刑最苦。惟苦物之恒願其有。而偏恒無。常願不有。而竟常有者之兩端也。由是而若輩胸中。將懷一怨主。尤己之恨於無終矣。怨主者。怨其嚴施重刑。靜觀其痛也。尤己者。尤其需此斯些而可得上升者。乃因暫樂而自甘下墮也。哀哉哀哉。我今何居。我今何在。此欲司中。困極莫解之刑也。今我於此題中。應設自問三端。以收神益。一。問我今應受此地獄之罰者乎。應受之次數。已若干於茲矣。然主至今未罰。其故何也。我當中心自覺。如聖奧斯定向主所云。爾如欲加我罰。義已足罰千番矣。然不欲也。其故維何。因爾慈愛人靈。而姑容其罪也。天主愛我。而不卽

罰以永刑者。讓我痛補有時也。我若復犯新愆。則痛補何在。可謂愛乎。可謂感乎。設有一靈。蒙主宥免永阱之罰。則其後之所爲。尙敢如前者乎。二、問我可受地獄之罰乎。今雖無應受永獄之罰。然尙未免爲可受永罰之人也。我若不幸。將來復犯一罪。此罪卽可作我未終之凶者。猶敢恃已而加犯一重罪乎。且於經歷之處。或人或物。能陷我於罪。而永淪幽獄者。猶不遠避。而敢混接其機乎。聖熱洛尼莫於巖穴苦修之際。自書曰。予因畏懼永獄。而以圈圍自罰於此也。後之畏墮永獄。而遜世隱跡。終其身於修院者。濟濟其人矣。我爲避此永獄。而現行者何工也。將行者又何工也。三、問我之靈魂。大約上升者歟。抑將下墮者歟。我之性良。自能答我隱衷也。正如聖伯爾納鐸所云。欲知樹木將偃之向。只觀枝幹偏垂之所。懸左倒左。懸右倒右。今我之所向。

乃善工掖我而向右者乎。抑愆尤拽我而向左者乎。豈不畏哉。尙不決乎。
言祝
無限仁慈之天主。我今謙恭求爾之全善。切勿遺我之靈。而與惡輩同淪共
喪也。

本題覆省

其
一 姑以必無之事一端試言之。設有永獄一靈。能謂我本然辜。因天主固執。冤
判於此者。斯言若出本良。則必由是而可滅靈苦也。蓋於憂苦之中。尙有內
省無愧之念。豈非一大慰乎。然而真良莫泯。不能曰冤判。而且必曰。實因我
罪之惡。而來茲幽冥之獄也。卽犯罪之時。業嘗深識頻思。戰慄於前矣。奈我
怙惡不悛乎。吁嗟。斯言之痛。正若蛀蟲之嚙心於無休者也。聖師盎博羅削
曾擬此苦爲吾人覺司中極慘極虐之刑。緣他苦之覺。自外而來。此則締靈

爲一。宛若蠹之生存於樹木。而又戕賊其本體。蛀之長養於粟菽。而又嚙蝕其體質者然。嗚呼吾靈。其於性良之善。固可謂謹飭而不懈弛者乎。恐曾自諉曰。繕靈之工。嚴密如斯。惟彼修士宜然。而我實未之及也。甚至畏罪之情。頻頻內叩。而亦未嘗留意也。然既問心有愧。則於永苦之獄。可不亟避以免墮乎。須知彼處之刑。其痛難堪。且無了期。真若經云。其蟲不死者也。

其二

人之性良。不異主經之在胸。雖非聲號傳佈。然主以之大書於靈者也。此經印心。雖回回異教之衆。亦皆知之。蓋人之作爲。凡與性光有悖。內具之良。亦必隱隱自責於衷。如嚙心之蟲也。惟護惡與頑習者。如竭力塞耳。使己昏寐罔覺。方覓樂以自娛。是以地獄永遠及審判等危。內卽隱隱感動。每每故置勿聞也。然而既入永獄。雖欲稍移此念。而注想他端。亦不能也。當此之際。惟

被銳齒之蟲。極嗜性良於永無已時而已。

其三

凡覺性良有感之時。卽當奉爲仁主之命。誠欲示我上升之要端。而我卽厭心定願。仰承天主之旨焉。宜想某罪之惡。爲我犯之尤頻者。某情之偏。爲彼據之尤甚者。或某罪之機。爲我屢試而尤危者。於此幾端。我能絕不內感。性暗擾亂。靈失平寧乎。此旣不能自昧。何不早爲之防。施以亟需之安策耶。嗟我靈。倘於晏然忘己之日。死時突至。將何爲哉。設我現居獄中失望之區。能不永遠長嘆曰。我誠錯矣。我誠錯矣者乎。

省察

邇於己者
待之何若

其一

總省我於邇己者當行之道。蓋吾人之密邇者。天主也。我爲主工主物而屬主者也。生我特爲主之光榮。登天則永爲主之所有者也。泊乎寵教。則邇己

者。乃基利斯督之羣弟也。其位崇高。上親吾主。是以主曾云。汝儕所施極幼之一。若施於我無異也。故我於適己者所施。臧否。正若繪畫之工。依樣摩臨。善則克肖其像。惡則忝及原稿。蓋所摩之容。吾人也。容之原稿。基利斯督也。善惡攸關。誠非細故。我若於適己者中。獨弛一愛。則失愛主之情。猶於聖信諸端。獨少一端。則失聖信之德矣。我無聖愛神寵。靈將焉往。定爲永獄罪囚。又何疑哉。

其二

省我待適己者之意念。一。我嘗臆斷人非。及憑空妄疑人惡否。二。我曾妬人聲譽之美。或嫉人遭遇之順否。三。我曾冤疑人之外行不端。甚即斷人內意。亦屬不善否。蓋人之隱衷。殊難揣測。故聖而公會尙不以此折獄者也。四。我曾與人有隙。卽其人言行之善惡。不欲見聞否。

其三 省我待邇己者之言語。一。我曾歸咎於人。或言欠平允。或事未核實。遽然責之否。二。我曾於人之背面。或出侮慢之詞。或示姑忍之意。故作吞吐不明之態否。三。我曾洩人之短。於不知之人前。或聞謗言而附和其說否。四。我曾言語驕矜。尖酸刻毒。令人納悶否。五。我曾作過分唬嚇之言。惶懼他人否。六。我曾授人不善之策。以悞人否。七。我曾受人託以秘密之事。洩於不知之人否。八。我曾播弄爭端。令人彼此失睦否。如曰某人以言誘汝。某人以行害汝否。九。我曾以他人所行之德事。謂爲飾莊僞善否。十。我曾與人意見相左。傲然自是。不加審度否。十一。我曾譏誚他人。喜見其怒。並樂其爲旁人誚侮。觸引其怒否。

其四 省我待邇己者之行爲。一。我嘗以復仇之舉。加諸辱我之人否。二。我嘗

於辱人之後。猶不息怒。終不盡分補贖否。 三。我嘗刻責他人。追求隱意。而願其不有安樂之順遂否。 四。我嘗任性行事。致人憎惡不悅否。 五。我嘗於家庭之間。或廣衆之前。曾施不善之表否。 六。我嘗好察他人。與己無涉之舉止否。 七。我嘗厲聲瞪目。擯拒貧乏之人否。 八。我嘗無故不償債負。或故爲遲延。備價等否。 九。我嘗交按匪人。而冒犯罪之危。或分應阻絕。而反爲之黨護否。 十。總而言之。我所施於邇己者。當遵吾主耶穌所欲之式。及所訓之度。斯爲美也。其式維何。蓋主欲人不徒以因性所發之情。爲其合乎己性。而施愛於人。更當用超性之識。爲其靈肖主像。彼此相通其愛。以通愛於主。抑承主之所欲也。其度維何。乃主欲人施愛同類。猶如己也。不以浮泛愛之也。

其五。省我待邇己者之缺失。一。我嘗職當規過而緘口。義當正告而結舌否。

二。我曾於他人不善之聲名。易蔽而勿蔽否。三。我嘗不恤艱苦之人否。

四。我嘗於他人懇托之事。於理勢可行。而忍心却絕勿行否。五。我嘗於

祈禱之中。從不一念他人。卽囑望代求之人。亦不暇思及。或害我之仇。主遺

明訓。當爲彼祈禱者。敢以置之度外否。六。我嘗各行濟貧之工否。此工爲

主之誠命。當行者不一而足。尙有多端。雖非主命。惟係主之訓示。乃穩保上

升之要由也。是故凡人仇視貧乏。此乃自仇其靈。而具一下墮之記號。無異

乎憐貧者。具一簡選之記號於靈者然。至此再用常行者察之式以畢其工

第四日

第三次默想題 地獄之永 預備如前

定像設若置身洪海中央。四顧無涯。莫得測其終始何自。

簡禱求主賜我真切之識。俾知永之實跡。并求主恩於我善生之始。驅遠一切阻

窒。

首思永之爲永。不可以限量者也。試想週天之廣。寰宇之寬。七政之高遠。巨海之

汪洋。此雖難名莫測。然而星家之九章。舟師之碇石。尙可數其幾何者也。至於永之爲永。明司莫量。記司莫數。總極盡二司之廣。推博稽以求永戕。猶不能得千萬億中之一秒也。蓋受造之物。限屬幾何。損一分。則比前爲小。增一分。則較前爲大。此理勢然也。若減去永中之億萬千年。則永體完全。絕不稍虧一點也。卽以億萬世代。增於永體。亦不得稍益其俄頃也。蓋因永者。恒定不移。絕無限量。非可損益之謂也。奇哉永也。恒進恒遠。有進無止。其廣無邊。

其深無底。舉凡所謂天高地厚。海闊淵深之量。較之於永。則不特無幾。直且無物耳。聖奧斯定有云。如以世代之定數。較諸永遠之前。是非微小可擬。實以之爲全無可也。則永之可語者。惟以無終二字蔽之。聖師又曰。汝勿尋究永時。已過厥半否。或於何時。踰其大分否。蓋何時之間。指有時而言也。永則不屬時者也。試觀前代名邦之逝者。如格肋西亞。羅瑪。各度。及望度等國。亡已久矣。古聖若伯之艱困。聖多彼亞之患警。達未聖王之被虐。古聖若瑟之見投枯井。又聖教肇興之際。仇虐無算。并自古以來。疫荒兵戈。天雷地震。疾痛災傷等。莫數之困苦。咸歸於盡矣。其惟無終之永。幾何年月。克以厭之哉。嗚呼。永遠締綵無盡。可懼哉。幽邃曲徑。欲出無門。可畏哉。刑永常新。絕不少減。可驚哉。此之生命。既懸諸無終禍海之上。如何猶敢故違誠命。怙終不悛。

彌增厥惡乎。

再思

禾之堅定。恒一不移者也。試想世間物類。變態紛紜。昭然耳目。如一年之中。四時錯行。一日之內。東升西墮。天有雲霾。時有晴霽。高臺大厦。成毀迭更。河洲海島。消長莫定。此城雄建。彼郭傾頽。平地成河。巨川變涇。君臣主僕。疆土爵位。以及貴家巨族。此盛彼衰者。不可枚舉。於此多故之外。其惟永遠之境。絕不稍加移易也。經云。樹之或仆東南。或仆西北。彼處是止也。千載而後。止於彼也。世間親故之居。業已遷移他轉矣。而斯則依然火阱也。昔處城市者。今居山林矣。而斯則仍然火海也。曩之流寓此方者。今已轉跡他鄉矣。而斯則火燔猶是也。斯真止於彼也。使禾獄之中。如有頃刻之息。亦可稍減其痛也。普世之人。有作有息。卽竄流之苦。軍役之勞。亦有休憩之候。雖至畜類。皆

有寐歇之時。然於禾獄之中。則無停無緩。不減不變。卽有所變。亦惟其刑之日新日固耳。恒焚不熄。長夜無眠。常焦渴而決無滴潤。恒飢餓而絕無粒飯。禾矣。恒長。久哉。增益。抑何禾遠之無量無終。而一無更易也。

續思禾之獨立。不容取譬者也。試思足與比匹者。果何物哉。無有也。大賢肋壽氏

有云。假使自地至天。充填極細之塵沙。每踰萬年。運去微沙一粒。置於他域。直至全沙運盡。其需年之久。豈九州之士所能舉其數哉。又聖師文都辣云。設以禾獄一粟。每踰千世。流其所哭之淚一滴。漸積而至成江成海。再積而成上古高出山巔之洪水。試想漸積之淚。僅滿一甌。尙須莫數萬年之久。而况此一滴之淚。兼又越年甚久而再滴。望其沒此宇內之山巔。其所需之年。尙可數算耶。然而積之甚久。終有一日。獄囚之淚充盈。空域之沙運罄。而禾

則未嘗絲毫見削也。古賢賦式表所謂此時甫畢。承猶伊始。如是遞遷終無已也。吾靈吾靈。以世擬承。不知何若。如以一罪之供樂。爲時有幾。罰以數萬年之承刑。不亦久乎。然而終有盡期。至嚴義之刑。不止此也。乃悠久無終之罰也。蓋我之生命。雖壽至百年。置諸承遠。如無之無也。我何苦爲轉瞬污歎。致受承刑劇苦。爲片刻恣肆。致成承囚。暢一息之妄談。致與鬼魔承伴於幽阱。避些微之苦辱。甘承承且無益之補贖。抑何愚之甚哉。今當服膺此想。則於遵守主誠之中。凡有艱幸之值。皆當藉欲以克敵。是可大佐欲司之正向。雖至畢生嚴克。卽至百年。亦終有盡。而較之於承。其暫猶非電光石火之謂也。吁嗟斯承。何其終無根底也。

吾靈吾靈。終有一承以待我也。不知福承乎。抑乃禍承乎。卽我之行。實有以

告我也。自擇之柄。今尚在余。若謂禍永之可畏。何不卽覓我之福永。人世之事。終有已時。其中苦樂。同歸於暫。若歷世苦而終得永福。則亦何苦之有。

祝文 吾天主。乃我永生之大父。本爲永福而生我者也。懇勿許我陷諸永戮。

亞孟。

本題覆省

其一 永雖漸進綿長。久延靡盡。而永獄之囚。固已常受其中之刑戮矣。然於時時受戮之外。更受一全永之苦於時時也。設有圓毬。大若地輿。置一極平之處。毬雖廣大。所置之處。惟其一面之小分耳。以此極小之分。全任毬體之重也。算學家推論及此。乃謂承重之處。如果甚平。兼之毬若甚圓。則毬之所止。上下惟在一點。於斯一點。雖爲甚微。而全毬之重。確然全任乎此也。此爲一時

全受之像。既得領會。再以墳獄者。甫經二刻之囚。而設問焉。汝自受苦至今。時有幾何。囚曰。永矣哉。我所已受之苦也。復問曰。汝自入獄。僅止二刻。永與何居耶。囚曰。永之大體。悉置二刻之上。痛我全任於肩焉。我今所識者。惟覺焚於永阱。源源相繼。終無止息也。

其二 於斯大端。每有於究論之後。不覺手額而嘆曰。半晷思永。使我疾首如崩。而實未嘗身試也。况乎墮獄之囚。現遭極痛。而全永之念。時刻莫離。主固使之恒存厥悟。堅定不移者也。雖欲出彼狂狴。暫息重刑。或稍減分毫。畧輕靈苦。其如無門可望何。第見主之嚴義。莫解如故也。獄醜烈焚。積年莫奠。亦如故也。羣魔之狠戾。絲毫不變。本良之內嚙。酷虐如常也。假使我爲永獄之囚。身試永遠全刑之猛。將必口出懟怨。天主之惡聲。揮臂切齒。還以自嚙自責。恨

不戕滅其身。悉免其痛也。將必狀似瘋癡。凡爲在獄之人。不別親疎。讐視橫攻。雖爲父子親友。亦勿顧也。蓋人卽於纖微痛楚之中。將永無已時之念一存。其痛頓增而不堪矣。而况所受之痛。乃痛之極永乎。使人就沐香湯。誠爲快事。然使浴之無已。亦覺難堪。而况常沉烈火之巨海哉。是以明智之士。決不肯以塵世之美好。招地獄無終之禍凶。我可因此逸樂貨財。淪於永苦之獄乎。我若不幸而墮於永獄。至億萬年後。我之若父若祖。若子若孫。咸歸烏有。以及苗裔悉湮。甚而大地皆歸陳迹。當此之時。迴視已往之迹。竟何似耶。譬有雄城一座。雖極峻麗。自遠觀之。不過形勢茫然。徒增浩嘆而已。今我自視平生。從幼及壯。正如一夢。設於億萬年後。迴視生前娛樂。足滅我永苦之絲毫耶。嗟哉吾靈。何苦因彼暫樂微榮。受此無以復加之刑。以至億萬年後。

尙屬伊始之時耶。

其三

禾之一端。據理可推。性良可證。而况乃聖信之大端乎。尋而繹之。孰肯貪此生夢寐微歡。致罹百年之桎梏乎。人世萬有。倏忽俱成已往之物。自後思之。不與夢寐無殊乎。今時諸有。亦必速成往跡。身臨其際者。猶甘爲大夢所誤乎。我何若此愚昧。將已形神之險。懸於禾不見主之區耶。是區也。再不克蒙聖母之慈恩。以我爲子爲僕也。耶穌聖傷不復爲我教佑。而惟加我愧怍於俯仰也。我之記司。別無他存。惟憶我罪之醜惡。至招此刑之慘酷而已。我之明司。別無他的。惟痛此刑之時。慘時處。日新日禾而已。我之欲司。斷絕快心之念。終無可望之機。惟忿恨狼戾。滿藏怨主。尤人之鬱毒。所謂內坎之蓋。常嚙中心而已。嗚呼。此爲聖信既已無疑。然則禾有兩歧。一爲天堂。一爲地獄。

亦無疑義。於斯二者。必有所不免之一止也。今不知我之所止何。在莫非將
爲天主承棄之儔乎。否乎。

崇修精蘊卷之五

第五日

此日神工獻於

本身主保聖人

第一次默想題

此題究論棄錄兩端。錄者。預錄也。乃天主簡閱升天之數。棄者棄擲也。乃天主擯斥墮獄之數者也。

上卷既想獄內神形兩苦。以及永遠之可駭矣。茲以墮獄之衆寡而觀之。

祝文

小引

俱同第一日第一次默想

定像如身在赴考諸生之內。咸望選拔。其中幸得錄名者。僅有幾人耳。

簡禱求主俯賜真光聖佑。俾我攸行功業。堪膺真福之選焉。

思首此錄棄兩端。實有明証。嘗攷聖經之訓。自開闢直至世終。上升天國者。寡於

被棄者之數也。蓋主於聖經曰。被召者多。而被簡者寡也。又曰。吁。世途廣矣。

世門寬矣。繇戶遵途者易。而行之者衆。略不知其日就於死路也。嗟乎。天路

甚狹。天門甚小。難於趨步。殊不知日就於生境。而獲之者鮮矣。古經中亦屢屢訓示。以被造者衆。而得救者寡也。試觀吾主降生以前。世人俱沉迷於異端之中。不識真主而事奉之。吾主降生後。傳道設教。宣布福音。而囿於一方。不及聞見者。有幾何。福音所及。固執不信者。有幾何。信而未全。甘爲異端之人。或全信而不守規誡。至終不悛者。又有幾何。以此觀之。升天之數。可知其寡矣。

茲取一喻思之。設有博通格致兼精數學之士。窺測天象與地氣。得其兆感。而知惡疫將行。或洪水迅翻。預告於人。言之可據。當此之時。人雖至愚。尙有苟安自怠。而不亟亟焉。求免斯危者乎。噫。聖經所訓將至者。非洪水之患。乃水火之患也。世上之人。許多將被虐害者也。此非出於一聖一賢之口。實出

於天主聖神之口。非過爲嚴峻之詞。乃真實之論也。今我於某私之忒。猶不
速悛乎。某罪之機。猶不立棄乎。於善生之德。不卽決志習行乎。亦知我具明
司者乎。懷信德者乎。豈不知愛己者乎。請細思之。誰曰不然。假有峻嚴面立
峭峻異常。見者莫不戰慄。登者每多隕墮。而我身歷乎此。其將何以越之也。
抑任其陸危而不顧也。茲我所有之行爲及現居之聽業。其能慰我免於險
危焉否耶。

再思卽此升天人少之故而思之。因善守主誠者。爲數不多也。外教衆人。不從正
道。不識真主。不得領洗之恩。此等被棄。無論矣。其領洗入教之人。每見有信
教多年。一旦以爲不便。擅敢背正從邪。或雖無背教之名。而有背教之實。酷
信異端。行同教外。或爲利所動。甘附異教之人。若此者。俱自外生成。暴棄已

靈矣。卽始終居於聖教之內。每見有行止放縱。至死不悔者。或雖稍痛改。而行之不真。不足以阻其犯誠之習者。痛補不力。未能堅存天主之寵者。由是屢蹈舊愆。直至命終。未嘗燭潔升天邈矣。夫爲善本難。爲惡甚易。昔人有云。巨河之水退而下流。易易也。援之上溯。不亦難哉。試觀抱德之士。因求勝己。私需多戰守。而保凶危。蓋緣塵世之愆。與吾人旣染之性。更相契密也。格物家亦云。勝難忍苦。鮮矣其人。夫爲善旣非易事。則知撻苦而進者。皆大勇有爲。而爲數甚寡者也。自此艱苦之外。加以往罪之重負。使我易向新愆。又加羣魔狡惡。四覓陷我之法。并外之邪途惡表。內之積習偏私。皆爲傾陷永殃之具。正如隱修聖安當所見密布於宇下之羅阱也。噫。吾天主。我將置身於何所耶。上升乎。抑下墮乎。永遠頌主者乎。抑乃怨主無辜者乎。我靈我軀。將

爲天國之臣乎。將爲永獄之薪乎。如今此權操之在我。我應猛省力改。勇行補贖。不可安臥罪中。略不愁其危險。一旦臨死。倉皇莫及。雖一息尙存。升天之望未絕。然而危矣。我忍以寶貴之靈。浪擲於永禍不測之險乎。聖額我畧警我有云。邪魔欲人之失。而使人自安也。又厄未式諾云。納諸穩安。陷諸永失也。

續思當考己實行而思之。我今欲得上升乎。則我之行止。應從少數中求。吾主耶穌曾云。蒙簡者寡也。須知入選雖寡。然依天主不易之聖言。可登簡者之數也。我應遠避塵囂。善途獨立。吐談貞潔。瞻視端莊。虔恭於主殿。抑制我偏私。勤領聖事之蹟。專務神修。習行默禱之工。一遵神師之訓。既畏罪惡之途。復懼機緣之誘。偶或不幸。陷落大凶。立即奮力遷改。夫如而是。後能日就生境。

幸居於少數之人中也。我若同乎流俗。羣而行之。則我已入廣闊之途。日就死路。而列諸多數之人中矣。我今勿以陋俗迷談。自安已過曰。不從正道者衆矣。溺於異端者多矣。陷於私慾者衆矣。迷於博飲者多矣。怨主尤人者。不可枚舉矣。辱身污行者。屈指莫數矣。須知卽因衆多二字。而已不屬簡者之幟矣。不聞經云。簡者寡乎。危哉我靈。慎勿自欺曰。縱橫自如。斯正吾輩年少之浮趨。世人通習之恒情。蓋思似此陋習頹風。正乃平治永殃大路之新式也。經不云乎。世途廣矣。由戶遵途甚易。兩行之者衆矣。畧不知其日就於死路也。若望基瑪各云。若欲共彼少數之人。榮登天府。應與彼少數之人。共度汝生也。盼斯箴言。當向主苦像頰呼曰。我願共彼少數者而度世。實願同彼少數者而上升也。

吾天主。我之隨行。若同于妄恃爾慈之人。可畏莫甚焉。然爾義臨我。雖爲可畏。不若爾慈寬我。尤爲堪驚。但我報爾慈恩。而今何在。因我不肯忍受預錄者之艱。願隨棄擲者。放恣爲惡。至今多所敗行。將何以告終耶。幸主啟我之目。得見隨從多數之危。是以堅定我心。甘受德途窄狹之艱矣。吾主。懇爾于少數之內。勿刪我名。務以悔補之心。抱我救靈之願。求爾仁慈濟我。俾我歸爾所選之內。共彼少數者而度世。與彼少數者而偕升也。

本題覆省

其
一 世之愚者。每取已往現在之多人。負罪之甚於己者而比之。因敢妄擬升天。曰。我于某罪。從未犯及。因此等之罪。我實羞犯者也。殊不知我所未犯者。不過更重之幾罪。非脫然無罪。而足以升天者也。蓋惟一犯重罪。卽足以膺承

僂矣。若犯次重之罪。卽有次重之刑。名雖次重。終亦地獄也。刑雖稍次。未嘗不永也。設于世間。惟有天主與我。此外別無一人。以是觀之。然後見主爲誰。我爲誰。見我之罪。爲何罪也。

二 其
每有深恃外面善工。而內則不修實行。安于不善厥生之人。遂敢希望升天者矣。夫以內任偏私。只飾外行。認作善工。此誠大謬之想也。蓋人之所行。全在厥意能符主旨。方爲真善。姑以恭敬聖母之工。喻之人。若每逢瞻禮七日。嚴持大齋。哀矜貧乏。加誦玫瑰串經等工。若天門不爲愆尤所閉。崇福不爲靈累所阻。然後可必聖母之攜汝升天也。盍思己之素行。乃如盲瞽。尙在彼自昧之途乎。

三 其
每有不務實行之善工。惟恃天主之仁慈。而妄冀升天者也。不知下墮之人。

大半皆由妄恃主慈所致。若云主慈無窮。雖有無窮之罪。悉能赦宥。但能之者。非卽赦之之謂也。卽如主能無限。能另造無數寰宇。然主勿爲也。故世人之罪。主所能赦。而勿悉赦也。蓋主不欲以有仁無義。毫無區別。而悉宥人罪。業已明示于前者也。不然。則下墮並無一人矣。由是深思。我當痛恨往罪。默向主曰。蒙主耐我至今。仁施廣矣。如我甫犯重罪之時。卽加嚴懲。敢云不義乎。因此下墮。是誰之過。聖日肋米阿云。祇因肉欲之私。上升人罕。聆此確論。允當猛省。倘我幸與此惡隔遠。則應嚴防墮陷之始。如其不幸開端。速當切戒。繼犯之禍。不然。則將生于斯惡。卒于斯惡。失彼永福。投彼永殃。又何疑哉。噫。何不將今所樂者。暫爲箴語。後所失者。永爲警言耶。

第五日

第二次默想題 蕩子
改過

旨題 聖依納爵所命前次之題。意在吾人懷畏天主之公義。此題之旨。欲人心存主慈而切望也。聖奧斯定向主云。我之功績。乃爾之仁慈。由是而罪過之宥。不疑而望矣。吾人胸中。因常懷此切望。而以耶穌所設蕩子之喻。而注念之。

文祝 如同前

像定 見一鵠面少年。呆立郊原。跣足蓬頭。袒肩裸體。而為牧猪之奴。手持餵糧少許。糲黑難于下咽。就地覓食。茹茶如飴。幾與穢穢共一盤餐也。細思此狀。乃覺其人之慘況不堪。感傷莫甚焉。

禱簡 吾天主。以此奧義之像。親口遺于我輩。並令聖史詳載于聖經。懇爾賜我真光。一如蕩子之悔悟。納我於聖寵之中。并賜恒德誠心。俾得永保斯恩于弗

替。亞孟。

首
思 蕩子別父之時。年尚冲幼。經紀蕩子向父云。子所應得之費。請以析予。既析。挾資遊蕩遠方。應想此子之詭謀妄作。孟浪極矣。子正青年。父尚在堂。敢求分析。已大不拘。甚敢加之以應得二字。其狂何如。然其求析之故。何也。惟求免承父命。放蕩不拘。因不顧彼久安長便。諸凡順適。離家而遠避焉。

吾靈。吾靈。當念主乃我之仁父也。不待我求。而已賜美質豐資。以我爲靈明之人。以我爲仁父之子也。賜我悟司之明。五官之美。種種應用之物。較諸不及我之多人。我之受賜。尤爲獨隆。此皆主之慨與殊恩。實非我所應得之分也。奈我負恩特甚。卽蒙多賜之下。並無仰報之忱。惟思颺去遠方而已。嗟我明司之參悟。未嘗一念及主矣。欲司之向愛。咸在世間諸有矣。何其離主之

甚哉。然離主之甚。莫甚于人之罪惡。經云。天主遠于罪人矣。不幸者人。當自視犯罪幾何。卽知遠主幾何。具此靈明。念此仁父。意欲何爲。豈以遠離仁父爲善舉乎。抑以我之善舉。別有所在。不必以遠離大父爲慮乎。

再思

經紀薄子。顛沛落薄。汚然而行。嗟哉。薄富少年。旣離父家。囊資悉已浪費。未乃售其所服之衣。用快其欲于淫污等罪也。于是養生無計。雖爲貴胄。而甘服役于鄉農。令其豢豕。待之甚薄。飲食不充。至于取給於豕食之果。旋顧豕食。亦非己所得專。餒乏之甚。始覺窘困難堪矣。

觀此少年。實爲我之圖像也。彼之離父。一如我之遠離於主也。我非耗盡所有。如彼者乎。我非汚行。而獲罪於主。如彼者乎。我之少年。爲生之妙境。主所重惜者。今已一失莫追矣。可行之善工。進德之機緣。以及大父之默廬。失之

不可勝數矣。賜我自主之權。甘爲惡習所役矣。所賜聖信之光。因陷罪不活矣。本性之明。亦爲惡習所昏矣。賜我之時光康健。并我所欲之多資。主獨不許用以犯罪者。我俱失之于罪矣。噫。我旣以罪失主。而我之眞忻內平。及諸善樂。亦并隨之而失矣。凡以世物棄擲者。俗稱癡瘋之人。我所棄擲而失者。我之靈魂也。如我行爲。卽有千百其靈。亦必全乎失之矣。且此失何因。不過以片時穢樂易之也。豈非汚然而行乎。噫。我失固如蕩子也。旣乏神魂之資。不有親友之愍。亦無天國流通之鈔。敗品行於善者之前。離主寵于天地之內。然斯多失之中。曾有一得。可以稍厭我欲乎。必將曰未也。餒甚而方覺窘困也。所享諸樂。不特毫無厭足于心。而且舒念甚奢。此樂方承。正啟我彼樂之飢也。誠哉。我飢也。樂不足以厭也。蓋緣神魂之眞食。乃天主之聖體聖言。

而我已塞耳閉口矣。信矣我飢。蓋因世間諸樂。乃畜類之歡娛。如豢獸之芻。非入席之味也。人欲厭此鄙樂。是誠大啟飢餓之由耳。因人之私欲偏情。恒填恒餒。真與消食之症。無以異也。嗟乎。餒甚而始覺窘乏之不堪也。今我窘于真光。乏乎佐助。缺乎慰藉矣。吾天主。因我失爾。卽失爾寵。是以無一不夫。無一不夫也。

續思 蕩子回心覓父之剛毅。及蒙父納之仁恩。經云。旣經悔悟。卽時起身投父也。昔辭可愛之父而去。誠爲失心。今雖幡然醒悟。毅然歸來矣。然而投父之說。父之納否何如。尙須熟思也。父嘗以淚眼哀聲。阻子出遊。而子絕不之從也。以致父資悉耗。蕩然如洗矣。己身名節。一敗塗地矣。豈是小失哉。負心之惡。莫甚於此也。蓋出遊易如也。敗產歸第。須俟父納否也。卽盡己應爲之分。苦

懇於父前。哭拜於親側。猶恐不足以蔽子之辜。息父之怒也。然而極慈之父。竟不然也。試觀彼父收納蕩子之時。所施逾格仁恩。即可知也。子之歸時。其父從遠望見。卽動矜憐。先出速行以迎之。大哉。仁父之慈也。及見淚零俯伏于膝下。父亦不禁悲傷。既不責其前非。亦不加之恐嚇。種種往事。絕不復道矣。及聞子發獲罪于爾之痛聲。仍復全加素愛之情。乃撫其背焉。親其面焉。然而父之慈愛。猶未艾也。甫携入室。命取鮮衣衣之。金寶飾之。又命宰犢酌醕。張樂以宴飲之。蓋父之盛張宴樂。正示中心快愉。洋溢于外也。故曰是子已亡。今復得矣。向使此子榮膺高爵。自都歸里。或從事軍旅。凱捷而旅。恩施接待。其能優于此乎。噫。慈恩如此。誠極可愛之父也。但斯巨慈。乃大主用以施諸悔過來歸之靈者。明見人之窘迫情形。不特悉宥前愆。而且垂憐特甚。

先出速迎于途焉。見其匍匐膝前。哀號待救。卽施聖肱而納抱焉。且以神慰樂之。復以聖寵衣之。甚以己之聖體爲肴而饗之。主親忻賀於地。又使天神共慶于天。經云。上天諸神。得一罪人悔改。其大喜悅。亦如是也。喜悅云何。爲罪失寵。其靈如死。今已復活于聖寵矣。真乃死而復生。亡而復存者也。嗟乎我靈。今已負罪如死。當俯伏主之苦像臺前。真心自訟。望主憐納焉。

言祝
仁哉。主也。慈哉。父也。我今獲罪于主。真獲罪于我可愛之父。惟爾慈目灼知

我罪之數。蓋纍纍于爾至聖之前矣。我實不堪猶稱爾子之名。雖然。我惟依爾全善。不敢失望。以負爾慈也。吁嗟。我父。我之子職已棄。爾之父心如故也。我今雖有此失。極當時念此可愛之父名也。吾父。懇爾憫我疇昔負恩之罪。宥我少年不肖之愆。更懇爾再施慈恩。我已立志于茲。永不敢捨爾而去矣。

但我絕無微能。惟望爾之慈佑。育我志願於勿替焉。

本題覆省

一其

大凡捨却天主之人。其罪始于少年者。祇因幾種偏私。陷溺尤深。遂令人意想莫及者焉。如蕩子離家。滿望前程履吉。脫父拘束。安知履艱甚重。形值多凶。而且神命被傷尤甚。

我曾如是度生乎。曾覺內良自訟乎。試思如是度生。意欲何爲耶。豈我之所畏。反畏僭主。而屬不祥乎。此誠癡迷之畏也。蓋天主之家。卽此聖而公會。非特所需悉備。猶且餘饒。而且日增無息焉。故曰。傭工之人。皆得飽飫也。信乎。事主之人。荷蒙主錫。遠愈于趨世之輩。厚享世福也。悟司清朗。心志平寧。登天步穩。此皆僭主者。所得永享之吉福也。今觀蕩子之復歸父家。正屬青年。

尚可報効有時。猶之聖婦瑪達肋納及聖師奧斯定。改遷于少壯之日也。我
今非其時耶。昔賢云。已往將來。從無慈父如天主者。今我蕩靈之子。何不效
彼歸父之誠。倘再遲疑。則極慈之父。異日恐爲森嚴判我之主矣。將奈之何
其
天主常以慈憫之心。默牖世人。以改過自新之旨。但其本爲特招之時。其數
有一定之限。若不乘時仰副。必將蹈終絕之危矣。觀斯蕩子。乃迷踪失路之
徒。幸蒙默牖之招。彼卽仰承其旨。而曰。我將興以往焉。然彼若不速行就道。
而棄其牧豬穢職。辭其惡薄舊東。則所定之志。庸亦何裨。幸於將興之說。繼
以果行之效。曰。我今興矣。改過之實。悉在斯行。我今近思此喻。僅見其人棄
污而還。未聞其復蹈前轍。而再出乃父之家也。吁。我之所許於天主者。不當
速踐而永依焉乎。

三其
蕩子蒙父收納。命更新麗之。服設其畏心不釋。反不敢易其麗服。我將何以
言之。必將曰。吁嗟乎。不然也。汝雖不善。汝父以親愛之情而納汝。何庸過慮
也。每有過畏莫定之靈。似忘天主仁慈於悔過之後。一聞公義永殃之論。卽
值願臨恩宥之期。猶復追憶往污。而多驚懼不寧也。主曾以此誨一修士云。
當商諸賢哲。而安聽焉。謂其既悔之後。不可搖惑。當諮訪才德神師而就正
之。格遵所指。而可中心寧謐也。聖基所羅我曾論蕩子之喻。有云。主既以愛
待汝。奚得以怖懼承之。主既爲父。汝畏何在。豈畏其先出逐汝乎。抑畏其俯
抱汝首乎。夫人既離乎主。而又無心復反乎彼者。此當深懼也。蓋他日見主。
非若慈父之可親。實乃判主之可畏也。

省察

如何
待主

其一 富於思言行缺中。究省事主之道。天主生我。拔諸全無。本以欽敬至尊之主。爲向也。保存我命。爲此也。造諸萬有以事我。亦爲此也。我若負此而勿償於主。則應奪我之有。而仍歸全無也。茲當先省我之意念焉。一、省天主之前。受造之現有。與凡可有者。皆若一無所有。我當于此無量至尊之主。何如其敬且重也。二、省我于天主已賜欲賜之諸恩。甚重甚多。感謝何如。珍重何如。以及爲此諸恩。應有愛慕事奉之分。自揣何如。三、省我所值之艱難。及他遭遇。或係信主預命。抑謂出自偶然。或云。惟由世人之過惡而來者。四、省我事主之意。若獨因世福之賜而愛之。則不異愛彼利我之僕役矣。并非因主無窮之可愛而愛之也。

其二 省言 一省我在聖堂之中。或與彌撒時。與人敘談良久。并係不要之事否。

二、省我于并非緊要之事，而發誓。或信口慢呼天主聖名。甚至呼以証我狂言否。三、省我誦經慌速。或誦經之所，不謹放縱之機。或誦經時有失儀容莊敬否。四、省我曾以聖經之言，用於戲謔之中。甚以聖經之端，嘲笑混談。竟敢置于疑似之間否。須知聖經乃天主默啟。多聖義血以証之。無數靈跡以顯之。無論萬方人士。且多廣博鴻儒。一皆信從欽服。毫無置疑之隙者也。

其三

三省行 一、省我於瞻禮主日，曾格外加工獻主。并令屬下之人共加敬事。抑或教不勗。及令作不要之工否。二、省我于瞻禮日，曾勤聆聖言。期收神益乎。抑或但求悅耳而已否。三、省我於祝聖之所，表著寅恭之分否。或于代天主位者，分應致敬。而未嘗盡禮否。四、省我每聞鳴鐘，恭敬聖母。卽行

跪求誦經否。五、省我曾遵聖教良規。飯前念經祝福。飯後念經謝主否。

其
四、省缺 一、省我悔罪之工。行之甚稀否。曾行內外苦工。求息主之義怒否。

二、省我于歷艱被誘之際。不以全能之主爲倚。而弗行求佑否。三、省我忘

主處處鑒臨。而敢以我之所行。若主弗見者否。四、省我凡所遭值。絕弗歸

美于天主。竟若諸善之弗由主賜否。五、省我曾弗順主之內照否。此乃天

主之洪聲。無一不藉主之聖血而來者。我若順之。則無一而非升天之肇端。

悖之。則亦無一而非下墮之機緣也。六、省我之攸行。有忝于聖教士人之

實否。或懈怠於善。或顧忌人情。畏彼流俗之譏誚。甚于大主之憎嫌。因乃廢

弛事主之工否。七、省我于愛主之工。曾具切願悅主之心。非爲利己。惟因

主之聖善。可愛無窮。而愛主于萬有之上否。設主不施一德于諸有。而諸有

亦當向愛無窮。而况受造之物。無往而不蒙主惠者也。八省我行此愛主之工。常有間斷否。須知愛主之誠。乃諸誠之首。如不遵行。乃缺失中極重之害。久缺此工。已經爲罪不少。若從未行此要工者。則必不得仰登天國也。自認已過於所省之內。卽行照常省察之工而畢焉。

第五日

第三次默想題 痛補之要 默想前預備與第一日初次同

定像 應想己身列無數義人之中。彼皆繁盈德行之果。惟我絕無善工之實。主來視我。覓實。見我無一善果可呈。主因設喻以警曰。予來覓實於此樹。已踰三載于茲矣。而未有結者。宜亟砍之。勿容虛佔我地也。

簡禱 天主。爾旣賜我真光。得識我艱危苦狀。并祈賜我時日。俾得結我善工嘉實。

勿負爾之責望。

首思

想我應行痛補。其故有三。茲將聖經棄樹喻中。三端以証焉。一、主欲待彼罪人悔改。其年有幾何之界限也。一、主欲宥人之罪。其數有預定之分量也。一、主欲默膺厥衷。此恩亦有預定之數目也。

第一故。主欲待彼罪人悔改。其年有幾何之界限也。卽此時此刻。亦在定界之內者也。主人告圃者曰。予每來覓實於此樹。已踰三載於茲矣。而未有結者。宜亟砍之。勿容虛佔我地也。

試思主望我結實。于茲有年矣。我於聖教之圃。雖日積過差。而深辱膏腴之壤。主尙姑容於斯。已越幾何時矣。斯之寬待矜全。誠乃主所獨擅之忍德也。然其容忍。殆非源源不息者也。經內主云。厥月之數。在爾目前也。我之生世。

有月也。有數也。蘊主聖悟之內。是誠目前之謂。此又不能逾越暫晷者也。經故云。爾已定其終限。莫能逾也。想我今此之刻。作我命終之時。誠易易也。我既無一刻。可保死侯之不來。設今卽至。未嘗真悔定改。竟使不備而亡。將如之何。似此不果之樹。其惟砍之。投諸永火之阱。又何辭哉。然我於永之一字。雖嘗聞之。而未玩其究竟之可畏也。卽至億萬萬年。遜遷莫數之後。我之焚灼永殃。尚在伊始也。設於萬衆之中。爲不及時遷改。致遭永慘者。第見一人焉。當此之時。在世諸人。卽應心悸舌卷。愕然不知所措也。敢云天主之威。無足畏乎。我豈不知痴愚者莫算。而簡選者數寡乎。我縱不惜最貴之己靈。亦應憐素所重愛之己身也。但我不願定改苦補於今日。必將應受極痛於他時也。須念兩苦之中。不免獲一。何不於苦之次者而擇之。與其享肉欲之欣

娛。憤以無終之劇火。孰若遠避永刑。暫當今日之微苦哉。故今世之人。因債主負。卽多歷苦行。較之全留此債於靈。待至狂狴補償。綿無盡期。則今世之苦。直屬無凶。又有於其次之謂哉。今之苦補。不過逆我形軀之嗜好。爲時甚暫。尙以爲難。則獄中待我之馘。爲時無盡。又將何以當之哉。今我置於歧途。必無兩可之說。或結善果於今時。或赴永刑于身後。或棄罪惡之凶路。或攜罪而入不息之烈罟。兩中惟一而已矣。誠如是。則應自知危殆。用主所賜寶時。速興悔改。速進善工。可穩升天之路矣。然欲得此。須自勉也。維我不耐補贖之微艱。不顧喪靈之重險。種種癡迷。亟宜深省。更憶主之俯允議和。已數數矣。我之犯主典誡。又屢屢矣。我之慚報將何如耶。今也正屬倒戈卸甲之時。投誠之候。懇主賜我神力。俾克遵主結好之約。悉收神益焉。

再思 第二故。主欲宥人之罪。其數有前定之分量也。主曰。予每來覓實于此樹。而未有結者。蓋主于不結之樹。所責非他。惟缺失之過耳。今我靈明之樹。絕無善果。反結戕己之毒實。惡而且醜。他人由我惡表。唆誘多靈。阻其進德。而且引陷于罪矣。試憶我往日之巧詐便佞。種種奸險。捐人之名。蕩人之產。一切污己致人之罪。各有幾何耶。倘彼多人。幸不我遇。雖未必全保無虞。然恐有大半不爲所牽墮也。奈何值我之人。若是之不幸也。不知我之誘害。更甚于邪魔也。倘我不入人世。則此世之惡。不知又少幾何矣。且我之生命。克廷幾何。恐我惡貫漸次將滿。若一旦告盈。將如之何。尤可畏者。貫盈之候。莫得而知。並非凡爲負罪者。同一盈滿之量也。聖經中。一僕蒙主賞金十兆。營息而償。又一僕僅領一兆。畏懦弗營。卒受戮焉。觀乎此。則我當勇力速進。勿以怠

懦而遭缺息之危也。今幸我惡之量猶未盈也。主故不加我僇。而且賜我默想神工之典。允爲特顧我靈之機。正可乘時易新我行者也。雖使我之餘生尙賒。然而早悛舊惡。庸亦何傷。況以賤畜不行之穢鄙。易一永享常生之淨心。何美如之。如先聖所云。穩定之路。彷彿恒常之宴也。我今再勿徘徊歧路。速向恒常美宴。可保生無失主之危。沒享真福之味。何樂如之。夫以如是之要務。任彼人間所有。一旦全失。何足介懷也。然則我所應存者。惟一進修勇敢之志耳。在已往之失。雖當深自漸報。然不可畏懦自畫。而喪志也。須知天朝之神聖。咸欲庇我。待我改過於地。將作大慶于天。而且時求主佑。俾我克恒于善。將覺今之惶惶而懼者。轉瞬而成忻忻之慰焉。我當定一永不悖誠堅志。若矢誓之不敢移易者。然曰。吾天主。我今矢志。將來恪遵爾旨矣。

思續

第三故。主欲默牖厥衷。此恩亦有預定之數目也。圃者祈曰。吾主。尙待一年。容予糞之培之。或可結實也。否。則砍焉可也。應想主臨我嚴譴之時。幸蒙主保聖人。及護守天神。暨童貞聖母。求主寬容待我。因賜此默想之工。俾我速結痛改之實于後時也。人由是道進修者。不可數計矣。我若於此工之後。仍然如故。夫復何望之有。豈主猶以神寵之恩。虛費于我靈乎。猶肯拋珍于甕。任其蹂踐乎。猶望施我新恩。仍如前日之浪費乎。似此希望。悉屬妄圖。極爲聖經所深斥。而終歸于永遠失望之大害也已。教中淪獄之靈。概以此式望升。而今深受其欺矣。我所輕忽此恩者。祇緣勿識厥珍。而藐之也。然主獨識此貴非常。故每一啟迪。皆以己聖血爲價。其數其尊。誠無限量。而于責還之日。必將窮研極究也。倘此默工。乃待我仰酬之終限。或卽屆我命終之期。將

如之何。卽或不然。而惟此洪佑。我善賴以克興。舍此恩施。我業因之漸墮。是亦我之亟需而不容少緩者也。若一念忽此恩。不得復蒙矜賜。奈之何哉。噫。如此贊助靈明之典。施諸人而且施於事事時時。豈非恩主之殊恩乎。然此中猶有不堪邀賜。而當見絕者。是非藐視斯恩之人乎。倘我藐忽斯恩。爲數愈多。則後之爲我所忽者。餘亦無幾矣。思及此。能無懼乎。然則不善厥生者。竟無他歧嚮往。惟有或改前愆。或墮永獄。宛若染疾者。絕無他道適從。惟有或就痊可。或歸荒塚而已。今也非我痴想如昔之時。正乃籌我永遠吉凶之候也。當念我靈惟一而不滅者也。既有上升穩策。切勿置諸偶然之間。性光聖信。一皆佐靈穩道。切勿怠而忽之。

言祝

吾天主。我因忽爾默佑之旨。輕爾上升之由。見置靈于危境矣。誠忝教士之

名實。虛佔聖會之園圃矣。今懇爾慨施矜宥。立志將來勉結善工之實。聊償負爾之萬一。故敢兼懇諸聖代祈恩佑。蓋主既肯恕我。而容忍至今。猶望憐我而垂慈於後。俾結痛補之佳實。用以仰副主之聖心焉。

本題覆省

其
一 茲以聖經譬喻之語而思之。經云、今日幸聽主言。勿悞爾心。今我將行改過乎。將遷善道乎。抑在歧途觀望乎。而且畏難莫決乎。蓋奮勇就善。誠有何難。遷延改過。益覺非易。甚有淪於似不能改之勢者也。且改過之易有三。一、由自悟。一、破魔權。一、由主佑。由己悟者、亦有三焉。一、因我日來默想之端。非不多矣。向善之情。屢動於衷矣。能不懷惡罪之良。而定一不敢復犯之志乎。由是而舉一真誠痛補。不難復爲主寵之人矣。二、此時既覺罪過之惡甚重。已

聞隨罪之凶甚毒。得此真見確識。猶敢復蹈前轍。而緩於遷善乎。三、幸我之惡數猶未滿。主言之效。尙可收也。如瘡痍雖經。但未入臟腑。而尙有生機之可望。我今幸聽主言。切勿延遲向主。此正見納之時。並非死臨之日也。吾靈吾靈。何不及時改過。速結常生之佳實。遂主願望。正當始於今日也。

其二

再以摧破魔權者而思之。我既犯罪。屬於魔鬼權下。乘今改過。尤爲易脫。蓋靈爲魔劇。踰時益久。則爲彼所拘益固。而益難脫其爪牙也。我靈孰罪日長。則神力益衰。因乃怯懦日甚。而魔悍益強矣。魔之勝我。爲數愈多。則必其力益盛。我之改過益遲。則逃其掌握益難。我若改過迅速。則勝彼益易。必將破其拘攣。折其爪牙。弱其强悍。奪其掌握矣。要不過一念之勇決。豈非晏然甚易乎。是以經云。今日幸聽主言。勿悞爾心也。

流俗之論。咸以迅改夙非爲難。故以遲遲爲諉。殊不知負罪憚改。而立於觀望之途者。將見難之尤甚也。昔人云。蝟鼠懷胎。產益遲。而苦益重也。因子胎之刺愈長。則母腹之痛益增。而孳息愈難矣。我之改過愈延。則愈覺從事之矯拂。因惡習日增。根愈固。而拔愈難矣。如樹木栽植未幾。則拔之易。如植之愈久者。則拔之愈難矣。我之偏情惡習。趁今卽拔。猶未深也。尙覺畏難。洎乎根深之候。拔之不益難而又難乎。聖奧斯定云。凡爲惡習所困抑者。難乎其起立也。

其三
更以由主而來者思之。今茲得聞經語。振作我之怠心。此卽由主所賜。孰敢置疑哉。招我回心向主者。非基利斯督而何。賜我依望之善志。默想之神業。由此助結佳實者。非基利斯督而何。此非經內所云。糞之培之。望其結實之

謂乎。今也主已忻然畀我神光。非克拔諸凶之助乎。濟我神健。非克改固僻之勇乎。是誠無疑也。主真大開慈父之懷。待我來歸。而囑曰。改過弗緩。我若猶自遲疑不決。其意何居。須知恃此扶掖。若肯迅速徙新。其爲力真易也。若必久耽舊習。而不乘時迅改。惡根愈固。後雖用力求改。必將倍難于今日耳。

思主以此默想之道。俾我肄其業。誦其書。正若糞之培之。施於不結實之樹。藉此而速結我改過之實。其恩何厚。然主之待我如是。更賴在天恩保。祈主允許之所致也。經故云。吾主。尙待一年。容予糞之培之。或可結實。不爾。則砍焉可也。若曰。主。尙容彼默想之力。藉誦經之勳。行此習靜之工。待其整新棄舊。如再不爾。則奪其生命。而判以永僇。可矣。吁。約主之辭。抑何可懼之甚耶。

崇修精蘊卷之六

第六日

此日神工獻
與本名聖人

第一次默想題

兩旂
相招

旨題 汝靈內外諸阻。諒已悉平。而志在復歸終向。是卽天主。於是吾會祖聖依納

爵特以率師總帥。指人相從。夫作此萬民引導。而臨世者。乃道路。乃誠實。乃生命。卽耶穌基利斯督是也。主曾明諭於前曰。予臨。非息戰。乃授兵也。正示列戎行者。當恒以戰攻爲事也。按經旨。人生斯世。乃行師之所。與三仇爲敵。必當時需神戰。故於此次聖思。置諸元戎之像。因命其題以旂焉。

像定 想見兩城之郊。爲兩帥安營之所。一乃耶穌基利斯督。救世眞主。扈從之者。

皆德義之善士也。一乃傲魔路濟弗爾。諸罪之魁。扈從之者。皆稔惡之兇徒。

也。

簡
禱
求主真光。俾我明識婆殫之誑。佑我弗罹其害。並賜我克效耶穌基利斯督
之德。

思首
聖依納爵云。人應想見兩帥相持。各建一寨。一乃耶穌基利斯督。一乃傲魔

路濟弗爾。彼此招軍。皆願普世之人投歸纛下。今應想路濟弗爾之像。在巴

比落尼亞城外之郊野。

譯言混雜之處

基利斯督在日路撒冷城外之平原。

譯言平寧之處

再當詳觀兩帥之形色。先以路濟弗爾觀之。見伊登居傲位。身在高臺。火椅

爲座。因欲令人畏敬。而顯一可怕之狀。面怪猙獰。目睛外曝。攢眉亂鬚。口似

血盆。脣旁突齧。鼻透黑烟。烈火如雲。環繞橫飛。散布滿寰。再聆彼之兇猛厲

聲。呼其羣魔而喻曰。吾志吾願非他。乃與耶穌基利斯督爲難與我。欲使普

世之人咸歸於我。故令汝曹分走入城。不遺餘地。張羅布網。加以汝等之詭譎。普誘世人皆陷于貪財慕榮。以及種種佚樂之嗜好。俾咸事我。而列名于我之纛下焉。

再向耶穌之儀容而締觀之。嘻。主之聖容。抑何可愛哉。經云。厥容超于世人之子。所居者乃謙抑之位。而威儀則藹然可親。見其迴顧扈從之諸天神。諸聖徒云。我之忠僕。汝曹悉往分行普地。召彼世人。咸來僇力從征。蓋我欲罰路濟弗爾。及其附叛之黨也。各應持我苦架。是卽我之旗幟也。招彼諸人。輕棄世榮。向愛神貧。加以聖惡。恒惡己身如仇。汝曹前赴。爍熱諸人之心。使喜好真實之德。而咸享永安焉。觀彼兩軍對列。我心以爲何如耶。再觀兩帥之容顏。可悅我目者。誰耶。兩者之中。我將擇一而從者也。蓋我之從征。乃必不

可免之事。然此軍事。不容有彼此兩可之向者也。主曾明示曰。人之不與我偕者。卽我敵也。于是而思。我所願從者。基利斯督乎。抑路濟弗爾乎。未經揀擇之際。應將兩帥之所許。詳聆而味焉。

再思

傭人應召。必先約工之值。然後入門服役。軍中之納充行伍者。亦如是也。觀路濟弗爾之于從卒。所約者何也。所酬者何也。吾應細聆之。彼曰。我之所許于從我者。乃世間之戲玩晏樂。快愉光榮。以及種種世福之美好也。如其勤順吾欲。恒守吾諭。克享如此之吉于生時也。若基利斯督所許者。則反乎是也。吾靈聆此。當敬謹留神也。主曰。凡欲從我者。先須拂逆己私。日負己之十字架。以從我也。我欲其時時披堅執銳。至於罷戰而後已。但是戰也。征世攻軀。及討路濟弗爾也。神貧謙讓。忍耐克己。乃我之侍衛也。然將何以施行也。

我將爲彼前導。至於師旅之勞。遣征於日。駐防於夜。以及臨陣對壘。遇敵冲鋒。種種艱辛。我皆首歷。直至爲從者。諸人灑血損軀。然後已也。再此戎事。爲時甚短。且又必勝無疑。而凱旋之榮光利益。皆爲彼衆之所有者也。吾旣聆基利斯督之所許。及路濟弗爾之所約。兩不相侔。一至于此。我今何以處此。或以路濟弗爾之所許。爲悅聽而可親。反以基利斯督之所諭。爲可敬而足畏乎。抑否乎。盍思路濟弗爾之所許。能踐約否。彼爲至誠天主之仇逆。說謊之鼻祖。其言有誠實可信者乎。我於從彼犯罪之時。曾享所許此生之福乎。吁嗟。已見彼之所許。與所償于我者。殊不其然也。從彼之後。心如芒刺。憂悶交煎。驚惶恐懼。忿懣不寧而已。我之隨彼基利斯督也。拂意之來。誠覺艱難於伊始。然連克初遇之敵。漸進善程。吾靈所享者。何等平寧。何等喜慰也。種

種所聆之諭。悉屬確乎否乎。我豈未嘗屢試者乎。夫如是。則我之當信者爲誰。當從者爲誰。我所欲投之元戎。又爲誰耶。吾主耶穌。願爾永活永王於我焉。我之巨仇路濟弗爾。願爾永絕永離乎我焉。

續
思 既思基利斯督暨路濟弗爾所許士卒之現酬。再思彼此所報於身後者焉。

嗚呼吾靈。若以所訂之諸約。而觀乎所許之後報。我卽甘任諸艱。而傾心於基利斯督之所許。願列名於其實靈之下矣。路濟弗爾雖以此世流行之物爲酬。而許以終身逸樂。備極歡娛。一如我之所欲。然切不可從也。何則。蓋彼攜我隕墮也。乃有多人。曾作狂瞽而從彼也。祇緣耽戀世間暫樂。今已共彼沉淪火海。永無出期矣。從乎耶穌。則反是也。爲時無幾。而以全美永社待我也。將享之諸樂諸吉。絕無一人得享於生時。所以耶穌靈下多人。如虎賁之

將。身經百戰。大勝邪魔身世。既慶榮捷於生時。旅將奏凱於天國也。是以我當速悟急籌於基利斯督。我之元戎。惟彼是認。我之先導。亦惟彼是從也。而尙得分歧于路。濟弗爾者乎。豈不知世俗仇魔。兩相欺誑之虛叛乎。況我於領洗之後。已擇基利斯督作我主帥矣。豈今又得自由另擇乎。我非籍名充伍於主之麾下者乎。我非明許矢忠事主。而永絕身世魔三仇者乎。今將何往。將欲違約逃旂。而從路濟弗爾者乎。我應向主云。非敢然也。

言祝

吁。吾主耶穌。懇爾鑒我愚誠。納我事爾恒一不移之志。至尊天主。我雖忝邀爾寵。然寔願以我所有悉獻于爾。我之所行。悉隨爾意。故敢於至善主之座下。及童貞主母并天朝神聖臺前。陳我之志。我所堅定者。事爾之至願。故欲竭心殫力。效爾所受諸辱諸艱。並以輕世真心。密爾隨從。倘蒙爾至聖之意。

許我晉登悉棄世有之高級。我亦甚樂爲如是而從爾也。

以上祝言皆出
聖依納爵原本

本題覆省

其一 此題之內。蘊一自小至大之切論焉。試觀人世王侯。每有所許甚重。及其所能則甚微也。蓋不能事皆遂願之故。因彼效力宣猷者不得周知。而報施之道。亦鮮克稱也。而且艱險之中。鄭重自保。鮮肯身先士卒。至於出師之際。號令頻煩。使令離鄉背井。棄友拋親。疆場之內。艱辛無算。鋒鏑之下。窘迫難言。及見其中所獲之利。最重且美者。皆爲彼之所有。若問獲捷凱旋之望。竟有不得而知之者。雖曰如斯。然而從之者。實繁有徒也。今耶穌之所命。易而無危。耶穌之所許。重而可必。我輩效力從事者。不當尤衆且勤乎。五傷聖方濟各曾勗其門徒曰。吾儕之所許於主者。誠爲巨矣。然而主之所許于吾儕者。

更隆也。我今於此亦應自反自勵也。

其二 勢位職業不拘何等。一惟主之聖召是從也。聖依納爵將辨別靈情之邪正。

示於此次題中有兩端焉。一吾人隱衷感動時。如覺心意失寧。並見昏昧情態者。當知此非吉兆。乃由邪魔而來。是卽路濟弗爾猙獰怪狀之解也。如其感發之際。自覺靈府平寧。真光內照者。則知其吉兆。乃由天主而來。此卽耶穌基利斯督和悅善容之解也。

二吾人貪傲怠忽。嗜好逸樂之情。此決非因善志而發。惟由邪魔誘惑而來。反是而有賤貨貴德。輕暫重永。切望天國等情。實由主之寵佑而來者也。

其三 我所已擇之勢位。或今欲擇之職業。不拘何等皆當一以基利斯督爲引導也。爲此之故。而吾主耶穌以己所行。作萬世之表。當其幼時。不與聖若翰共

赴曠野而甘居父母之家焉。三十年中。兢兢業業。克盡謙孝之道焉。甘擇辛勞之工。謹避閑暇之惡。及其稍長。乃顯知識漸增之像。經所云。年歲與聖寵並長。正示吾人當以善行之工。同年而並進也。生平無恒守嚴齋之範。苦身亦無常着棘衣之表。惟其素服常餐。不外隨鄉謹樸之常。聖若翰之隱踪山林也。主常稱之許之矣。而自則不蹈厥跡。亦曾獎勵貞修之美矣。然亦不以婚禮爲非也。總之。三十年中之起居動作。一皆示人能效之良模。至于應酬之儀表。端重足法。交接之道貌。溫厚可親。待人接物。無往不昭仁厚之誼。乃知持躬端謹。非止絕俗精修之本職。亦乃凡我籍名于聖教之靈下者。所當共由之大道也。

第六日

第二次默想題

從主
三途

言引 既擇耶穌基利斯督爲我元戎引導。然而從之者。有多途焉。聖依納爵恐人

僅能理會。而無實效。故欲徹骨窮研。效其篤行之本。將三等之人。及謙遜三級。置吾目前。作此默想之題焉。

定像 可想升天之途。遙見峻山一座。前乃吾主耶穌。荷已苦架。率領從者而登。其

中有各等勢位之人。亦皆負架而行。但其架其路。彼此互異。非一式也。

簡禱 求主賜我聖寵真光。佑我得從爾步之跡。并望佑我善擇獲登享爾之途。

首思 當想隨從基利斯督之人。有三等焉。其一。以己明司。而願欲從者。明識當從

之徑。亦知上升之由。業嘗嘆其奇。而稱其善矣。亦欲取以奉爲己需矣。然于

實行之意。終不決也。其二。亦嘗從主而行者。然不全以基利斯督所指之路

而篤行焉。是乃深識所需。而取之不全。由之無恒者也。此二者聖伯爾納鐸所請相從乎基利斯督。而不獲享乎基利斯督之人也。其三、乃決意從主者。凡屬助我上升之諸由。悉皆惓惓奉之。懇懇行之。而絕無怠緩者也。若人也。真可謂之從乎基利斯督。而獲享乎基利斯督之人也。我今于此三者。悉心自省。莫非我爲欲而不決者乎。抑乃雖有所欲。或自參己意。或持守無恒。而于主之所導。不欲求全者乎。

試思高塔之巔。能不漸甲層級。而遽登其上者乎。遐遠之方。有能行不數武。而迅抵者乎。夫人意在改遷。則應全由主道。竭力前進。方可遂也。設有抱病之人。惟服不急之藥。而于必需之劑。則緘口不嘗。斯可謂誠求痊愈之人乎。多有不幸之人。遇事踟躕。毫無定見。亦知忖度神形之理。但于躬行實踐。則

因循觀望。而終于不果。更有故疑聖信之端。將上升之語。由諸故。不決於取擇。是誠斷然勿欲之明徵也。似此行爲。可望其避惡進德乎。我當深加自省。雖無故委情形。若有徒願居心。必至終身如是。絕無異于今日也。

噫。吾天主。我今自昧自欺。究何趣味之有哉。爾曾邇我。而我遠却矣。爾曾責我。而我抗拒矣。我見抗拒爾者。不得上升矣。我爲求免本良之內嚙。而竟以此徒願欺自乎。爲貪微享世寧。乃以爾之聖恩。盜爲犯罪之資乎。吾主。佑我堅志於善。及爾聖役。并賜今爲善始之日。以我往日至今。毫無一善可指也。此處應將所有之志。特爲靈魂所需而定者。書以存記。

再
當想從主三級。又聖依納爵所名謙遜之三階也。其一、寧願委致其身。而謙順主之聖意。弗願以一重罪。而遠離基利斯督者也。其二、雖一小罪。而致基

利斯督之遠己。亦所弗願也。其三。乃與基利斯督締契甚密。雖以貧賤困苦。與榮富安樂。並列其前。彼此神益適均。令自取舍。因欲從主益邇。師主益滋。而寧以貧謙苦架是擇也。今我于此三級之中。所登何在。抑乃不願艱辛大。小。決意將來不復犯一重罪者乎。然我爲至善之大主。而獨以不犯重愆爲報。尙未足也。豈忘主之時臨時願。俾勿漸隕大凶。而猶敢故懷犯一小罪之心。致遭天主離我之大危者乎。想彼多靈。慣于明知故犯。而絕不悛改。如譬如盲。彼皆以小罪爲輕之故。而膺主甚嚴之罰者也。蓋小罪雖微。然其實其效。則所關甚大也。以致或奪吾人之生命。或加多候之火刑。補此小罪。尙可謂微乎。嗚呼。吾靈處世。苟得潔然無染。纖穢俱捐。則蒙耶穌之聖愛何如。密邇何如矣。然此二級。乃吾人應登之級。如有切于從主之志。則亦吾人克抵

之級也。至于其三。乃完美之高級。原非盡人悉得而臻者。我亦當懷一欲臻之願也。主若召登斯級。我毋畏縮不前。當恃主仁慈。將見聖佑神力俯賜于我也。故宗徒聖保祿有云。非我能也。乃主之寵佑共我也。

續思

將生世毫無瑕玷。一以精德是務。已登超卓者而思焉。超卓之一。乃凡所行善事。益增功績。兼加榮福。而待其永享于天也。超卓之二。乃性良寧謐。而靈受安慰。我若蒙主假貸斯恩。已將畧嘗其味。若令全乎享此。益覺其味之美甚也。超卓之三。乃安穩于終時。有望于大主判臺之下也。聖保祿宗徒經書云。馳驅已畢。而守信德矣。餘惟存吾義冕。判我之主。將賞予于彼日焉。此乃聖人藉以自慰。而隱于備死之詞也。然苟能毫無瑕玷。一以精德是務。則亦能向主云。已守信德矣。不特能言事主。恒以忠信是守。且可曰。我嘗以熾愛

之心。盡善度生。馳驅已畢。而守信德矣。吾今于神業之途。所懷篤修之志。速當闢破其迷謬也。更當詳審善生。何者乃分所當行之務。莫非絕人逃世而後可乎。不然也。人世交遊。豈令全乎息絕。蓋其中多有絕無陷罪之危。而爲主所不禁者也。莫非悉絕博奕局戲之娛乎。亦不然也。惟以有傷于理者而棄之。斯可矣。蓋有節之角勝。可謂遣興娛情遊戲之正耳。並非玩物喪志。而懷嗜利之心。亦無怨主尤人。以及失忍失望之虞者也。然篤修神業之急務。不過于拂理之叙論。口當禁也。非禮之顧視。目當戒也。邪穢之微念。心當慎也。太過之遊戲。身當節也。狎玩之交遊。勢當絕也。外來侮慢之辱。逆己性情之投。凡諸譏誚。皆當容忍也。所更需者。在忍耐諸般抑鬱。克勝情面徇私之類是也。然此艱辛。抑乃悠久不息者乎。抑乃畢生擾累者乎。此亦不然也。蓋

善工成熟之後。則艱苦雖多。一皆不足介我之懷矣。且于其時所享者。一皆平安盛大之福焉。今吾之靈。連日以來。未嘗享此怡神之味乎。此中慰怍。豈不自謂生平從未一試者乎。我于默禱之中。與聖堂之內。契主之時。何樂未之有耶。獨此涓滴之真忻。豈不大愈夫此世之偽樂乎。然則在世之樂。既已若是。終時之樂。又當何如。在天眞祉之境。更當何如耶。夫如是。則我當修之行。于今可擇矣。然應先以天主及世俗所待扈從者之情景。彼此互較。審其更愜意者。而定選焉。

本題覆省

其
一 既思終向。又思愆尤爲獲向之阻。已知耶穌基利斯督乃我人終向之善導。并識所定從主善志。後當如何行止也。聖依納爵欲人益堅後善。特陳詳擇

之要三端以示焉。一、當謹慎就事之始。乃我人尙未擇定職業之時。攸關終身綦重。若不精詳選擇。難免舛錯之危也。二、須預籌行此職業如何合宜也。如人已擇某業。則將何以從事。何處栖身。濟貧之工。如何規式。以及所施之數。應有若干等類。是也。三、宜速決猶豫。或于顯然善事。或介在無善無惡之中。不可延緩混取也。然此三端發于我心。更當審我發念之時何如也。是以聖依納爵又將回視意向兩規。明示于我也。一、須在心志和平之際。方可行此選擇。如值心混于偏私。意撼于誘惑。此時則斷不可行也。一、取擇之情。與所擇之道。絕無偏倚。惟以全遵主旨爲率。不可別有世緣他向居心也。

其二

行此選擇之道。先應置身天主之前。哀籲天主聖神及童貞聖母之佑。然後凝思事理。以定取舍之正焉。將我聖信之光。及義理之良。細省職業之中。可

值艱危大小。可致功業多寡。不拘何等之事。獨以一向是趨。是卽生我于世者。惟爲天主之榮光。及吾靈之上升也。

其三

聖依納爵于擇善之道。裁定便要三規。一、我若莫識從違。宜設一箴友之公心。一如爲彼籌畫。後定適從。庶免私情之累矣。二、宜設一我命當終之境。自問某事行止。究將何如。當此之時。庶得取舍之正矣。三、細審行止何工。更能穩我大判之日。免受嚴譴永戮。此三者。擇善之繩墨也。如是細審之後。聖人又戒云。切勿于神師指示之先。率加誓願。旣經商確。惟彼所指是安。萬勿別圖改易。若值拂鬱失寧。或遭魔誘。靈光晦昧之候。切勿輕思改易。迨至心舍復清。悟光重朗。猶覺取擇之情節。尙須另定。然後循規就正行之。可也。

省察

其一 省我之醜行惡習。曾有幾時。亟當深省其源。而力拔焉。蓋欲拔去根深古樹。所用之力。自應大于拔彼新栽嫩幹者也。

其二 省我改過應施之策。惟在欲改之心切實也。治我形病。無所不用其極。治我神疴。何不其然。先須切願求治之志。然後急用治之方焉。其用有二。當時

吾主耶穌曾救自幼附魔之人。所垂聖訓云。此種邪魔。非禱非齋。不能出也。

其三 省我所禱。此非口誦心馳之謂。必真摯謙恭。趨赴主前。有恒無間。頻呼切懇者也。當如航海之人。忽值颶風。舟將覆沒。毫無救術。而惟求主佑之懇摯者。如是而禱。凡屬升天之需。主無不允者也。我若恒行此禱。則主之聖言必踐。我之禱聲必納也。然欲得所望之恩。亦應虔奉童貞聖母。爲主前之先容。因主賜爲我等主保。特建此仁慈之臺者。故也。再于我之所禱。愈能竭誠激

切。勤領聖寵于聖事之跡。此又天主諸恩。從來之溝瀆也。

其省我齋戒。此乃各等克己之公名。懲責已往之過。禦防繼至之失者也。我若
四一任肉軀嗜好。安樂是圖。過求美味。務覓華衣。交往盤遊。殆無虛日。以有用
之韶華。盡失于閒暇之內。既不肯拂我偏私情欲。又不肯效法聖賢。遠避靈
危。則我之改悛無復可望矣。畢生戀罪之後。所可望者。惟有永死於苦獄之
中而已。

第六日

第三次默想題

堅定
所擇

引此題基於達未聖王之言曰。予已思疇昔之日。并識永遠之年于靈矣。
言當想聖王之言。乃醒人擇業之一則也。觀其垂訓之際。無片言論及現時。正
思

示人勿懷現今之時日。惟當迴顧往時之速逝。常憶將來之永遠者也。然紀此言時。已登極三十載。屢獲大捷。悉伏羣仇。疆域無患。國富兵強。邦家鞏固。垂統之洪業大成。而聲名洋溢乎遐邇矣。勢位莫可與京矣。當此全盛之時。聖王視若甚微。齒頰筆端。俱所弗屑也。我若際此盛時。恐卽由之隕仆矣。所有善志。恐亦由之不恒。然我不必如聖王之尊榮全盛。而始傾陷者也。雖世間微小之福。我卽貪得無厭。而悉心愛之矣。旣得患失。則我心之搶擾。莫得而釋矣。盍思暫生之中。所營所愛者。果何物耶。豈我之本鄉。在此尺寸之地而已矣乎。夫地之上。識我者甚鮮。我欲逞己尊榮。于此寥寥幾人之前乎。何不念肉欲之虛僞。現世之時光。不異鏡花水月。又如傀儡登場。轉變誠不移時也。經云。世形速逝矣。其速云何。蓋謂我之有生。如寐醒初更之後也。今我

既得夢中富饒。片息歡娛。死將忽至。能不徒手而往乎。經云。開汝之目。一無所遇也。當此之時。我之佚樂。悉付東流矣。生平積蓄。皆成烏有矣。詭謀巧算。同歸一盡矣。誠如先聖所謂。若輩諸謀。畢散于是日矣。斯之險候。來于何時耶。可以自此年月時而至也。古聖若伯云。吾不知生存于此。爲時有幾。或自此不久。而造我者主。將以攜我而往也。然則棄此既微且暫之物。而獲一永福之藏于天府。豈不尤愈乎。今我應懷大勇之志。雖有合宇之富。悉當捐棄。勿吝。購一埋藏天寶之田焉。因可慶之處。不在現世諸有。而在爲主能棄世有也。蓋主之聖意。欲致我富於永遠也。欲我棄此涓滴微歡。易一無涯之吉福也。主之慈仁如是。我不仰賴倚恃。果何爲也。豈不知凡人爲主而悉棄所有。卽于今世尙以百倍償之。我豈恐其勿能踐約。而自廢乎。須知事主而不

獲其酬。乃從來未有之事。終時而悔已往之善。亦從未見聞之事也。主云。予所簡閱者。厥工無虛營也。今當自貶嗇吝于行善。自恨固執于行醜。立志回心向善。一惟主旨是從。仰副聖懷。宛如蜂蠟之潤澤。再不執己如前矣。并懇主廣施寵佑。俾我善承聖命。恒收實益。永無慢忽斯恩之咎焉。

再思

欲得堅定所擇。當捐我戀愛現時之念。再思聖王示我之首言云。予已思夫疇昔之日矣。蓋彼之締想往時。其故何也。非欲毅然鄙視夫現時乎。聖王之春秋已邁。迴視己所歷之境。覺昔日之力戮巨人。髻齡榮冠。而今亡矣。昔時之馴伏羣仇。衆所稱羨之英年。而今已矣。其心若曰。我之安富尊榮。種種誇耀于昔日者。而今安在哉。今我所存者。其惟衰朽之殘年而已。然此殘年。亦如灰煙之飛繞。將以辭我而去矣。一生之偉業宏謨。止于一棺一槨。片石墓

碑而已。我今若欲堅定善志。不當如是思維耶。試將嗣後之餘生。驗諸往年之遠逝。不亦澹然無味乎。若今我之所享。一如聖王達未之隆美。然此片刻之中。倘值我命終之候。則生平所享之福。得非空虛如夢乎。即使潛修巖穴。苦己百年。如聖保祿之隱修。雖受種種苦辛。豈非畫圖一展之頃乎。誠如是。則我何不醒悟于斯耶。猶將轉瞬卽壞之物。貴若奇珍耶。猶戀極細之物。而置永生之靈於危境耶。今時何物耶。來時何若耶。此卽不殊於已往之時者也。世所授我于平生者。別無他物。惟有贖吉真凶。兩端而已。則將來之授我者。亦若是也。猶可聽其誑詐而撤天國之路乎。經內憫世痴愚之嘆云。哀哉。若輩失耐而棄正直之路也。今我所行者。惟有兩歧。一乃淪喪之寬途。一乃上升之狹路。速當堅決我志。依主神光引導。以歸正直之路焉。吾主天主。造

我者主。懇爾賜我神力。俾能遠跡寬途。毅然置足于窄路焉。

思續

我靈之最要者。惟恒守所擇之善業也。不特憶往輕今。更當以將來之永遠存念。斯堪承聖王所云。十懷永遠之年于靈者也。試思端以俟我者。非永無盡時之年乎。今當從此自問曰。千年之後。我之形骸家屬資產田園。作何歸向耶。我之榮耀聲名。誰問誰誦耶。卽我之骸骨枯灰。所存有幾耶。然我之靈魂。仍然生活。與今無異也。當此之時。疇昔之歡娛榮貴。及所積資財。靈將視爲何物耶。倘不幸而靈沉永獄。不及半晷之頃。頓使生平久享之樂。絕不復憶于心也。靈若晉升天府。曩時之爲求真吉。克勝微艱之苦。必將恒注于懷。而益增其慶幸也。蓋緣一登真社之門。永吉無危。雖有久困涕零之目。頓亦拭乾于一旦矣。我何爲舍此不求。而惟戀石火電光之樂哉。且我之靈魂不

特千萬年後如是也。卽億萬萬年之後。生活依然也。不論烈火之獄。真吉之鄉。爲問永遠之界。已度幾何。惟可曰已度者多多時矣。然而永之一字。完全如舊也。若爲下墮之罪囚。則受殃亦如是也。若爲上升之吉人。則享福亦如是也。既見兩歧之永。而其中待我之一。必不免焉。故應于所選之善業。非特堅之定之。且當保之存之。俾得益遠下墮之危。益邇上升之道。斯可也。夫人樂享世間僞福。而甘失一無窮真吉。且獲一無窮真禍。是誠痴愚之甚者也。我因不肯違已僻嗜。勝一微艱。而甘墮于勿克上升之極險乎。斯人也。誠于主之默牖。故敢塞耳而不聞哉。己之永福永禍。誠不稱其輕重若是哉。是真不信永遠之人哉。雖曰信之。則亦死信而已。雖云不死。不過奄奄待斃而已。不然。則雖以苦膽之海。必將飲之如飴也。何有於克己之畏難哉。今當深自

愧耻。貶斥往時之盲昧。務將從主善志。堅定不移。蓋知上升天國。乃主所甚願于我者也。

本題覆省

其一 茲當迴省古聖若白之言曰。成聖之寵。予已謹握而勿舍也。爲此我當立志將來頻頻覓主。懇以默想中所識之眞道。賜我服膺弗失。宜默向主曰。毋奪爾聖神於我焉。使我步武爾跡。勿肆我踵焉。

其二 迴省何者。乃我恒心之仇敵。或交遊之損友乎。游移之情性乎。抑事務之牽纏乎。徧私之未克乎。抑乃瞻徇人面之私乎。有一于此。卽當勤求夢策。用克斯仇焉。

其三 乃擇信德一端。堅定於心口。而作我諸凡行止之箴規焉。

四 其當按我逐年所務之業。而整頓度生之規。然須事無大小。皆就正神師。方決違從。又應溫覽所書定志。至少逐月一通。以觀其效。至于勤領聖事之跡。尤當堅守勿移也。

五 其廻省信望愛上等痛悔。順承主旨等工。此爲終時極要之工。我已習行無間。否。十阻滯恒心之惡習。曾有全除之堅志否。因此惡之力。甚兇甚毒。人雖于聖事跡中。已邀神寵。如不剪拔根株。尙能受魔誘惑。或使允從。或生喜樂。作善恒心。由是而墮。永升之恩。自此而亡也。

六 其省我靜默之後。所獲神情。頓卽蕩耗於熙樂怠傲。恣縱自由之中否。斯之爲害。或由邪魔誘之。或由同惡濟之。或因素性嗜之。以致靜默神工之益。罄失于一旦也。

七其省我欲行之善。當卽勇力以興行焉。然徒有其始。而不有其終。無足貴也。蓋上升者。不特係於善始。而尤係於善終也。

八其省我入一仁會之益。嚴守崑定之規。時聆克私之道。頻行諸德之工。目覩善儔之範。能行濟人有恒之業。易勝三仇環繞之害。種種功力。誠非淺鮮也。

九其總之恒心於善。乃主特畀之恩。我當懇切日求也。我之所許於天主及於己靈者。亦當全然守信也。

崇修精蘊卷之七

第七日

此日神工獻于聖方濟
各沙勿略東洋首鐸

第一次默想題

耶穌山
園祈禱

旨 聖教會以聖依納爵所著默想神工之書。名曰奇書。良有以也。以其布置合

宜而奇也。及其脉絡聯貫而奇也。先後諸題。導以循序。而登煉明合三路之
默想焉。茲以擇定吾人度生之式。志在將來所行。乃教中尤善之事。神業益
精之務也。然欲實收其效。恐多外誘內惑之阻。聖人必欲成人擇善之志。乃
取耶穌苦難為題。指示吾人。俾作克勝身世魔三仇之神器。願吾人將耶穌
之受難諸苦。及種種遺表。藉其庇佑。大發依賴之毅勇焉。蓋誘惑之來。情勢
不一也。時而隱然圍困。時而突然奮擊。夫欲敵此諸仇。莫若想耶穌苦難一

策切而有力也。圍困吾人之誘惑。乃內之憂愁畏懼。以及鬱悶等情。擾我神修者。是也。我之克此。當奉己身心爲耶穌苦難伊始之伴。蓋主於山園時。經曰。心始怖怯變驚。是乃以己之表。訓我勝世隱誘者也。奮擊吾人之誘惑。乃外之艱難賤賊。如名墮業敗。樂去位失。友疏身病。甚至性命垂危等是也。我之克此。當奉己身心爲耶穌受難始末之侶。主雖被人面辱侮慢。拘繫釘死。而堅持贖世之向。宿不少移。垂人以謙德之表。迥超凡品者也。是以吾人于此次默想之工。更當專精從事。其題約分爲五。俾熱心者得以充滿所願。每次默想二刻爲率。如其熱心稍次者。亦能便於多中取擇也。默想此題。常須設一耶穌苦像在目。向此發一虔切祝言。繼誦聖依納爵日誦經文而結。經見此題第五次默想後。

定像 想見耶穌於深夜時。在曠幽之處。周圍多樹之中。有時長跪而禱。有時俯伏而祈焉。

簡禱 祈求天主大恩。容我共主而禱焉。并想主向我曰。寤焉禱焉。我則向主曰。如宗徒之爲倦寐所負。勿敢效也。

首思 想吾主耶穌。具不能染惡之福德。故其受難。不但無辜。而且不能有過。惟以世人之罪愆。悉承于肩焉。主曰。罪人之罪。任於我背也。吾靈于此。當思已往諸愆。如復仇雪怨。害理傷公。慾情穢念等惡。如何抑壓於主身也。噫。我所置於主背者。乃何等之凶惡重任也。吾主。爾乃我之神醫。爾之聖愛。特創療我之式。抑何新奇若是耶。以我諸疾。悉移爾身。俾我獲痊。爾乃甘飲苦難之爵。若斯盛愛。我當懷感如何耶。

耶穌既負我罪之重任。當想其所行補贖之肇端。經云。心始怖怯也。夫以耶穌之剛毅。超絕人類。任彼所值。豈有畏葸怯懦者哉。惟因負我罪任。乃遍體戰慄。而不懼矣。今我獲罪如飴。而反囂然燕游。欣然解頤。豈以救世主所惶悚者。竟擬爲輕微之小節乎。今當仰法耶穌之戰慄。凡諸可畏之中。能使戰慄者。莫如我罪之甚也。然吾主耶穌不特心始怖怯。而且憂鬱甚深也。始由于畏懼。終由于深愛。極痛聖父之被辱焉。當知耶穌以其無盡之聰慧。明達聖父之崇尊品位。凡屬受造者。皆當愛之事之。順之于無窮者也。又見罪人之醜惡。受造之卑賤。所加慢褻于聖父之辱。此二者深入吾主無窮明照之中。若曰。天主而受辱者哉。至善至尊者主。而爲至賤至微之受造者。鄙慢藐忽者哉。耶穌斯時之聖心。不爲極痛所裂。真乃浩大之靈奇也。然當時之痛。

業已置諸命終之頃矣。故曰。吾靈愛甚至死也。

我今爲己之罪。目中所流者何淚耶。心內所覺者何痛耶。不過爲時甚暫。夕不至朝。甚弱而不能絕我爲惡之機緣。甚浮而悉歸于拊膺之外貌而已。我之罪過之凶。足使天主聖子身受命終之慘。是誠何等之惡哉。當速用達未聖王之言曰。今乃自認我之罪逆也夫。今乃自認我之罪逆也夫。

再思

想耶穌不惟以世人之罪。懷一極痛之愛於心焉。乃代爲補贖其罪。而全承極痛之刑於身焉。并遵聖父之旨。而且飲一最苦之爵於己焉。我今於此諦思耶穌之所受者。羣凶之侮詈。推拽之欺凌。主容多被掌擊。聖面屢遭降唾。棘穿腦穴。釘鑽手足。渴極嘗膽。肘縛石柱。周身足踢多傷。全軀着地而拖撻。之以鞭笞。辱之以癩服。惡黨待之。直若一極賤極卑之惡輩。而故欲暢其毒。

虐也。噫，是耶穌無罪而代人贖罪之苦也。我是真大罪人。今我之自訟自承於主前者何如也。我之爲己補贖於斯世者何如也。既思耶穌代人贖罪。受苦如是。不知我爲己罪補贖。將來應受何苦耶。

思續更想耶穌於此奇刑之前。倍增人性之憂傷焉。然願親歷斯苦。用振世人懦弱。克耐神修之拂鬱也。今我從善之始。所行之靜默祈求。自多懈怠。防範五官。其覺不舒。度世常規。屢嫌艱困。克勝己私。用力畏艱。此皆時擾吾人之仇敵也。然吾人之抑鬱。皆有血汗注流者乎。噫，我之艱苦。非有若是之甚者也。不致將渡極刑之海。如耶穌之所受也。不致被鬻如奴。不致官衙拘解如囚。不致圍城狎侮如癩。亦不致如耶穌之爲我罪惡。及我上升之故。而甘被釘若盜。死于十字架上者也。雖然。我或亦歷艱如是。蓋思基利斯督爲人受難。

之表。是非我罪我惡所當膺受之苦難乎。且我所受之苦亦甚微耳。所容忍者。不過拂我之願。克我之私。被譏見笑。佯若不知其辱等類。一無足懼者也。而况此類之苦。大抵想像居多。實跡能有幾何哉。當想耶穌憂鬱之甚。所流聖血之聲向我而呼曰。汝觀耶穌爲汝之故。受難始工。卽受憂愁鬱悶之慘。已勝汝之極大艱苦矣。今汝之克私煩鬱。僅有其貌。并無其實。不特用以事主。兼以益汝。汝反不甘忍受乎。經內情者云。有獅在道。蓋云不可行也。然而孰見狻猊之形影哉。是誠人多懼怯。常由臆想。而架造可畏之狀於胸中。致令中止於善程者也。蓋再思之。豈世途之中。事皆順遂。有能不值苦口難嘗之味者乎。經內罪人曾云。我等已行艱路。而疲困于惡途矣。我之靈魂。豈肯爲魔受苦。愈於爲主歷艱者乎。

迴憶耶穌入憂愁苦海。而於惡衆來拘之時。不特勿避勿隱。且挺身而出。并醒其倦寐之徒云。付予者近起。借予出迓。主之剛毅。絕不小弱於拂鬱憂悶。善始之工。必勿半途而廢。其志益堅益勇。誠吾人克勝憂愁之聖範也。且深憂之際。祈禱勿息也。經云。惟厥憂鬱愈深。祈禱愈長。蓋示勿因憂鬱而間斷善工。當因之而益增虔禱也。吾靈至此。亦應奮發善志。克勝神修之拂鬱。懇主宥我行善不恒。屢疎祈禱。雖或強登善道。每緣怠惰情深。未嘗制我愁煩。致陷祈禱不誠之咎。受斯默工之通病也。可憶經云。血聲自地呼汝。吾當奮興而出迓矣。

言祝

吾主耶穌。我嘗怠惰于善。勿務祈禱。以致拂鬱之來。卽懣吾心。陷諸罪惡矣。既陷于罪。復勿憶主爲我之重憂。而自安于惡矣。今求主納我於爾聖心中。

俾我時痛爾憂我之憂。時恨我累爾之惡。終得藏於爾聖憂之中。翁合爾之聖心。毅然克效爾之聖範焉。

本題覆省

凡於神修之工。不加毅勇堅恒。一任懈惰。厭教。憂愁。酣睡。雖夙負壯健之德。亦不免隕陷之危也。如諸聖宗徒。當耶穌受難前。始皆勇敢自期。言辭侃侃。卽在晚餐之堂。堅以聖體之恩。而於山園中。當祈禱時。則爲倦寐所負。致羣然棄主而逸矣。經曰。時。徒皆奔也。嗟呼。懈惰爲罪宗之一。尾其後者。凶危莫測也。不觀人所經歷之驗乎。如今日厭倦。而暫停祈禱之工。翌則厭教之力。尤甚於昨也。又如常行之善工。一主日內。因怠而置之。則于後主日中。欲繼其工。難尤甚矣。聖熱洛尼莫曾謂。懈惰之惡。猶人年老龍鍾。日就衰朽之病。

或成勞瘁內蒸之疾。而使神命漸將畢耗焉。今我於此等惡習。防禦宜嚴也。應法聖女德肋撒心。赴山園觀主。以領主之毅勇聖範。壯我柔懦之志焉。

第七日

第二次默想題 耶穌被解四署

定像 可想耶穌如馴羔被縛。兵役圍身。由日路撒冷京城之通衢。押解而行。人民

洶洶聚觀。既出此衙。又入彼署。被受唾面欺凌嘲笑等辱。待之如病狂者然。

簡禱 求主於此默想之中。賜一剛毅之心。不為訾世斷所仆。

首思 想耶穌所受面訕之辱。既見士師于此。復見問官於彼。多署遍歷。同惡相濟。

羣攻之訟詞。極為誣妄。甚以惡人之名。加於稠衆之前矣。曰斯人若無辜。必不付汝。時皆忻然聳聽。噫嘻。面辱之詞。奚止此等。冤証耶穌曾發深辱天主

之詞。煽惑本國人心。假捏靈奇。僭稱國王。以及天主之尊位。好行新異。誘人從己等。噫。若斯妄証。覲主聖容而出。恐言此之人。曩皆羣相敬順。在隨從五千有餘之數。蒙恩飽飫於曠野。執杖迎頌於都門者也。

試想耶穌欲緘諸人之口。易易事也。斯時可與言者。誠不乏也。況主口具超妙之力。主手握靈異之能。足証己行之真。而斥衆惡之証也。且時人之証証出百般。竟無實據者。主於若衆之罪。雖屬陰私隱惡。不妨顯露於人前。卽以所訟之罪。加諸彼衆之身。然竟不出一言。不辨一詞。其惟聆之嘿之而已。當此物議沸騰之際。片言勿對。竟致開刑之官。大異其忍嘿。因迫其答云。爾不聞訟汝事情者衆。爾竟勿置對乎。我今於此。益知禦謗之道矣。忍彼俗口之誹言。正置身德行之穩徑也。諺有云。一塞教友之耳。克緘百喙之謗也。

應思謗我神修之行者。果何人哉。或爲虛誕之人乎。抑乃成德之士乎。若成德之士。決不出此也。所以出此者。諒乃溺懸怠修之口。然我之行止。豈在彼之低昂也。彼實無恒。必將自行顛倒。前之所誣者。旋又從而讚之也。若而人者。甚將自認爲誑。而向善儕高呼曰。吁嗟。吾癡且狂。曾度其生爲狂。其終無榮。今伊等錄名於主子之冊。與聖人同嗣矣。再思其人之謗我者。果何事耶。不過誚我神修。爲虛營多慮也。昔賢德爾爺良曾以斯言誚人曰。是絕大之誣咒也。若曰。斯言爲辱汝之甚者矣。殊不知名汝以神修之士。不尤愈於因汝陋行。而加以蠢類之醜名乎。

再思

當想黑洛德以其謬妄之見。擬耶穌之聖表焉。此王也。久聞耶穌多行靈異。嘗切願見。一見不勝欣喜。然而推其好異之心。欲冀一睹靈奇爲快。非識認

眞主而欲以相親也。維時在廷諸臣亦皆以此爲望。然主於黑洛德前寂然無言。亦不一示靈奇。而王與諸臣互相面覲曰。觀諸斯人。抑何癡迷之甚耶。時因黑洛德意在庇主。見主絕不有求於彼。因而判爲瘋狂之人。羣臣附和其說。着以白長衣。欲令觀聽之愚氓咸以所判爲當焉。經內故云。黑洛德暨武士兵卒僉欺藐。衣以白衣。還送於比辣多也。噫。臆斷之妄。孰甚於此者哉。蓋耶蘇甫十二齡。卽於如德亞博學高士之前。畧露洪才大志。而使聽者無不動色。交相嘆服。其酬對之超異也。故云。未有出言。若是人矣。夫以如是之聰穎特達。上智無雙者。竟判爲癡狂之人耶。然主惟任其判擬。絕不微示本然之德於黑洛德前。經云。爰舉多問。主惟默無出言。於是可知世俗卑陋之見。設非置若不見不聞而藐之。莫可克也。蓋因臆斷之口。未嘗據理而發。我

若矜宥一仇。彼將擬爲畏怯所使矣。若欲吐一端方之語。則將視爲矜莊飾貌。不足共談之人矣。我若專務事主之工。則將判我弗能涉世者矣。是以彼判彼擬。悉宜置之不問。須念洞悉我人者。其惟天主也。審判我人之行者亦惟天主也。吁。吾天主。我於世間臆斷。不知幾經愁怨。致弛事爾之誠矣。我將熟誦聖奧斯定言曰。不善之慚報却退。而有益之恥辱來近焉。

續思當想耶穌在撒責首家。所受最重之辱。有兩端焉。一時有司教首之一役。本

爲極賤之人。不識耶穌甚雅之言。遂責爲觸慧。曰。答應教首當如是耶。又於衆人前。毒掌耶穌之面。掌後。唾而笑之。吁。嗟。吾靈今當觀主聖面之掌印。辱及主性崇尊之品。抑何深哉。我乃卑賤之人。或有傷害之處。未必至掌擊之辱。猶敢自視尊崇。若將不堪忍受者耶。今我於耶穌之前。曾有克勝己私。寧

忍耐凌辱。寬恕仇怨等工。作我補贖以繼主乎。以主所受之重侮。較我纖微之恥辱。以主卓越之含忍。比我狂暴之不平。我當深愧何如耶。

辱之尤甚於掌臉者。乃以穢唾吐面也。蓋面爲人身貴尊之一分。誰不深加珍惜。唾乃污穢棄餘。故必吐諸穢僻之地。既吐於地。恐污見者之目。而復加掩盖者也。夫以地面難容之物。竟敢吐於主之聖面矣。誠乃以主聖面。作一穢僻之處矣。侮辱之甚。孰有加於此哉。吾主天主。我至尊之主。爲我而被辱如是。爾於謙抑之中。言語儀容。仍見毅然之概。絕無恍惚被搖之情景。吾主爾乃真福之主。被解衆署。有如罪惡之魁也。被吐聖面。有如極賤之軀也。羣凶之譏誚戲侮。掌面推揉。拳脚交加。不特以此爲刑。而且以此爲鄙。種種苦辱。視爾如癡狂無識之人也。噫。爾爲至尊之主也。我乃極賤之僕也。蒙爾至

慈不棄。贖我醜惡之奴。爾所膺之種種侮慢。一皆我當受之辱。痛哉。主悉承於肩矣。自今而後。尙敢心懷倨傲乎。尙敢復萌榮耀之貪乎。凡於傷我大小光榮之人。尙敢報之害之。除死方休乎。今當奉主聖容。時存心目。思主被人掌擊。被人唾污者。斯皆何爲。且爲誰耶。今而後。猶敢倨然含愠于心。而不效耶穌毫末之容忍耶。

吾主耶穌。爾爲判世者主。至明至公。爲我罪人而受此誣妄之斷矣。爾爲至能者主。權操賞罰。爲我罪人而受此侮慢之辱矣。爾爲至尊者主。貴超神聖。爲我罪人而立此謙抑之表矣。似此諸苦。皆我罪惡應得之分。主全代受。今我稍膺微辱。頓忘已賤。卽怨已尤人。念念不忘于心矣。噫。吾天主。求爾豁我心目。俾我時睹爾忍辱之勇。受侮之謙。不致懷仇長傲。負主仁良之表。代贖

之恩焉。

本題覆省

昔一盛德修士。曾用此題默想。甚訝其奇。因詢主曰。主受訕毀侮辱。重多如是。何以默然不答也。主卽於十字架上應聲云。予自誕世時。卽負罪愆之重任。視己如有罪之人。是以緘默。又云。予憶此苦爵。乃吾父所予。是以一皆受之。如受吾父之嚴旨也。主之訓示修士。正訓我應受諸辱之兩故焉。蓋我等之罪。及天主之旨。迫我仰法耶穌之聖範也。是故凡有侮辱之來。當如聖葉洛尼莫向主所云。曰。吾主之所受于如德亞人者。旣已如是。爾勿云。我乃無辜之人。何甘受此。然基利斯督豈有罪者乎。勿曰。奈何辱我者。皆在我下之人。曷克受此。然鞫訊耶穌之士師。獨非在主之下者乎。勿曰。其中大關聲譽。

何可容此。然則耶穌乃天主聖父惟一之子。其聲譽反可辱及者乎。以是思之。惟當永行結舌於耶穌苦像臺前。更憶先賢歐帝苗所云。耶穌苦像乃諸艱之解釋也。

省察

恭領
聖體

一其當省聖體隆恩之尊重也。蓋聖體乃吾主耶穌饗我靈魂之珍珠。雖萬萬世界之美好。不能擬其毫末也。主之聖味。甘冒無窮褻慢而賜我者也。供奉之處。若是其多。遠近奉祭之時。若此其不一。以此遍賜我人。則主之聖愛。真浩蕩難名者也。蓋主之愛。本無限量。然此味之賜。則更無他賜之可加于上矣。是誠厥愛之終賜也。是以經云。雖向愛厥世人。臨終猶特愛焉。蓋卽于奉獻天主聖三之珍品中。並無更富於此者也。噫。獻此何爲。爲一性極卑微而甘

負罪愆，如我之人也。

二 其省我頻領聖體。恐非就正神師。不度成規之宜否乎。雖曰成規。然在我之分。領此天筵。寧向于勤。而勿流於疎也。蓋不肯頻領之人。罕由益彰敬謹之故。若固由敬謹之故。尙或可以自諉。然恐非由敬謹之故。乃由顧忌所使。畏人訾議其假貌神修。或由俗物霸身。無暇思維神業者耳。或由不欲力絕穢交。身在泥途。而漫應不能赴宴者耳。

三 其省我享此聖宴所收之益。譬之珍饈。力超常味。可能移人之體。全能主之聖味。豈不爲力尤大。更能易我之心乎。蓋吾主耶穌建此天筵。俾我攻勝三仇。醫療神疾。富饒神寵者也。當我備領之時。主若不沛施隆恩。則不自天降世。亦不多行靈異。作我世人之真味也。適如人君。若不大惠斯民。必無遠幸卑。

寒之舉也。

四其省我領此神糧之備。先以遠備言之。是卽教友真誠之善行也。倘我不幸而爲重愆頻玷之靈。苟非死亡大要。雖行痛解之後。于此至聖之筵。亦未可遽與也。未與之前。應先以真悔之工。習行有時。兼以苦己之道。煅煉前污。然後近主。庶幾可也。

五其省我領此神糧之近備。當行四德之工于將領時也。一、乃信德。明認聖體。實卽耶穌基利斯督之真體。二、乃望德。虔心依賴主仁。懇主賜我得享神寵之效。三、乃謙德。自認毫無功德。萬萬不堪。邀此至貴佳賓。屈降罪靈之內。四、乃愛德。以我熱愛衷情。仰承聖體。似此全純厚賜。必當罄心全向之也。

六其 既省我已領之後。當如何用工。若于甫領之後。卽敢背向祭臺。或卽與他人互談。或卽出離殿堂。散心閑步等。是誠大不敬之惡習。不獲神益之首由也。故應於既領之後。更加熱愛之情。重發信愛等諸德。以昭感謝。至少爲時一刻。約畧聖體在胸之候也。此外應帶聖書一二卷。如易簡禱藝。遵主聖範。及善生福終正路等。既可用爲備領之佐。又可用爲領後謝恩之資。是亦善策之一端也。

七其 省我領聖體後。如何用此本日餘閒。當思凡值瞻禮之期。既應奉獻善功。恪守全日。况領主聖體之日乎。須知國主慶辰。賜宴臣工。猶當前後齋肅七日。以昭隆貴。而况躬享天地大君之本體。不當奉獻全日乎。

第七日

第三次默想題

鞭笞
冠之刑

定像 想見耶穌被惡人禡衣鞭笞。如馴羔之狀。因進思其痛苦之奧焉。

禱簡 求主洪恩。賜我罪過之痛。矜憫耶穌基利斯督之苦。而仰效之。

思首 當想吾主既解多署。絕無一言。惟時惡人逞其兇頑。將耶穌禡衣鞭笞焉。噫。

主之裸身于刑役之前。赧何似耶。慨然願就酷刑。獻于聖父。求寬我罰。其愛又何如耶。始則繫之石柱。置身於受笞之所也。試聆颼颼之鞭聲。再睹滴滴之流血。傷痕滿于聖背。筋骨露於聖躬。甚至傷上加傷。耶穌乃嘿然不言也。於斯嘿忍之中。我之良心感發。殆將何如耶。更思其嬌貴身軀。皮開肉綻。自頂至踵。無有完膚。我當慘痛何如耶。明識天主聖子被人侮慢。有如極賤厮役。我當驚嘆何如耶。以我罪罰加諸耶穌之身。致令如是慘傷。我當悔恨所

犯之罪。更何如耶。然惡黨殘虐耶穌之苦。正未艾也。釋自矮石之柱。再繫高柱之上。復撻聖身之他半也。以主全傷之一背兩肱。緊靠於甚粗且冷之石。耶穌此時之痛楚。又何如耶。痛哉。刑役之毒撻。已倦而更班。鞭策之凶器。既做而復易。嗟乎。吾人傷感之情。不應於此而復新乎。痛我所注之淚。不能如耶穌聖血所流之多也。今當大發鳴感之情。奉于代償重債。而不惜浩煩之費者。大啟熾熱之愛。奉於愛我甚於己身。及其寶血者。於此。更當發一厚望之情於主也。見其爲我上升。歷忍如是苦工。則知終吉之恩。亦必慨賜無疑者也。愧我所行之工。視彼以廣大多工救我者。抑何甚微。所受之苦。抑何甚小也。茲當頻誦於口曰。我之於鞭笞也。早已準備矣。我天主。凡屬爾至尊所加者。不論困苦艱難。疾病諸端。不拘終身久遠。悉已準備承受矣。蓋苦患雖

多且久。皆我應受之苦。終不若耶穌爲我而受此極重極多之苦也。

再思

耶穌石柱之縛既釋。但因流血過多。又加徹夜不寐。而倦疲已極。仆於柱旁血坑之中。時無援救之人。匍匐而行。覓其所穿之服。被仇擲棄於衆卒之足前者。纔及披衣。凶隸之惡又萌。以基利斯督人所素稱爲王者。遂定他刑以加之。用誚其國王之榮焉。

於是復褫其衣。而再新裸身之羞。聖傷之痛楚也。甚矣。乃以絳色敝袍。置主赤肩之上。勒令坐於矮杌。圍身兵役六百餘人。用一茨冠箍首。以示僭王之耻。嗟乎。假使戴我以茨冠。披我以敝衣。因是而加以嘲誚侮慢之語。且在官舍之中。廣衆之前。毀辱如斯。我能毅然忍受乎。然耶穌之所願于我者。不必若此之甚也。今我譏謗之來。或爲善行所致。或爲罪忒所招。不過背地私

談未必面遭耻辱。何可不效耶穌之毅然容忍乎。自今而後。必當敬仰耶穌之表。時置其忍辱之狀於目前。任彼謗騰惡口。悉願爲主而忍矣。

然茨冠之加於主首也。當知譏誚之辱堪傷。透腦之凶更痛也。試思尖棘成箍。遍圍聖首。惡黨狠加搗擊。以至自額而下。鬚髮面目。聖血遍流。若人偶患頭瘋。卽痛楚不堪。而吾主耶穌被箍聖首之刺。甚多且利。深透腦穴。受之忍之。將何如耶。噫。主之所以受斯者。用贖我之縱傲戀淫。一切閑雜妄念者也。試思爲此俄頃之罪。所費代償之值。如斯貴重。如斯慘傷。不應深恨我惡。立志速改。驅此盜靈之蝨賊耶。

續 吾主耶穌之形容。堪憐若是。故比辣多欲動如德亞人之憐憫。以圖釋脫。將耶穌置於高臺之上。示諸衆目。身披絳色敝袍。兩肘拘攣。納一竹杖於手。表

其似握權者。而僞爲王也。面爲穢唾所污。掌擊所傷。鬚髮身容。皆爲流血所塗。我今觀此。聽比辣多向我而言曰。爾輩之王在此。我卽向主曰。則爾信爲國王乎。恭聆主答曰。予國非今世國也。予之所享者。非世間之榮華福樂也。今我之榮華歡愉。一惟此世是覓。惟望久就此世爲事。此外別無他願。則我之爲人。豈非顯係不屬基利斯督。而屬於路濟弗爾者乎。

我可復向耶穌問曰。則爾信爲國王乎。主應曰。然也。誠若是。則我自審己言。或卽如德亞人之所答云。吾王惟責撒肋。別無他王乎。除此世界肉軀。及我自由之外。不識他王乎。噫。則我度此暫生之後。所望乎世之酬我者何。乃置我于地面之下而已。我軀之受報者。乃腐爛于塚穴之中而已。仇魔之所施於我者。乃將作訟我之原告。後于永獄之中。爲我施刑之禁卒而已。噫。吾天

主乃萬王之王。天地之大君也。爾國乃世世無窮者也。吾主耶穌。爾雖滿被痛苦。爲卑爲賤。我實別無造化大君。形神大父。其惟耶穌而已矣。

我今立志。將來事奉耶穌。甘爲忠敬順命報效之僕矣。雖爲他人鄙棄。亦勿顧矣。縱有陋俗偏情。必痛絕矣。我之語言行事。一以基利斯督是從。而不以俗人見鄙爲耻。更願服其被辱之衣爲榮矣。嗚呼。吾天主。痛我自幼至今。安於庸碌。絕無一長可指。旣謀契主。而兼求諧世。旣已順軀。而猶望和靈。豈非矛盾乎。茲因愛爾之故。志在大展忠誠於爾之道矣。古教羣凶。喧呼釘之釘之。我今向爾至尊者主。高呼釘我之形軀。釘我之私欲。我之靈魂。爲制我形軀之上品。當曰舉之舉之者。乃我之五官也。當釘當殺者。乃我之偏私也。經云。基利斯督之人。以其貪私邪惡。共其肉軀而釘也。

祝言 吾主耶穌。我之五官。願呈於爾聖目之前。我之偏情。願鈞於爾五傷之內。惟懇受納。俾勿忘爾苦辱之刑。而克伏私志焉。

本題覆省

昔有鐸德名喜博里多者。教宗近臣之長。後進耶穌會修道。素於耶穌受難大端。極其熾愛。時頻默想。沒後。行實中。紀其生平懷主苦衷甚多。然其苦思之中。得一大慰。每云。予若爲一君王。而流注己血。可得所望若何。若爲天主而傾流者。可望豈不尤巨乎。蓋以耶穌之爲我所爲者。乃若我所自爲者也。由是而可云。我嘗被加鞭笞矣。被戴茨冠矣。血水迸流矣。然此不以所覺痛苦而論。惟以所立勞績而言也。終以此念結云。我誠有所依賴矣。如是。亦將生聖愛焉。

似此迴憶。亦足動我依賴與聖愛之熱情者也。我之僻情貪忿。更加有力。彼若攻圍愈急。尤應大發依賴之情。趨於耶穌苦難中。而求庇也。

崇修精蘊卷之八

第八日

此日神工獻於耶穌會首聖依納爵

第一次默想題

耶穌被判釘十字架死

定像 想見比辣多儼居公堂。古教偽學之黨糾聚一堂。羣衆環繞於側。耶穌兩手

被縛。中立官廳。而聽宣判語焉。

簡 求主聖恩。爲耶穌聖死之功。免我永死之判。

首 想耶穌被判死案之由。因比辣多徇私顧忌。妄畏當日群情。暨羅瑪總王所

致也。比辣多明識耶穌無辜。故曰。吾無與此義人之血也。又云。斯人所行。何

惡之有耶。觀耶穌之端重沉靜。含忍寡言。及其儀容舉動。藹然可愛。絕無所

訟謀逆逞凶之概。比辣多深知撒責首等。因妬而妄誣耶穌於官者也。然比

辣多畏忌情深。見群情必欲置耶穌於死地。雖其心欲救耶穌。并欲狗悅衆情。不斷一詞。而但設一彼。此兩顧之法焉。

今我於避靜神工之後。第一凶危。卽在是也。我已明識內良安靜之美。至於德修苦行。亦不退畏如昔矣。習行誦經。默想。勤領聖事諸跡。反愛貧困。克勝偏私。皆不覺其艱矣。然而邪魔巡行不寐。頻以所謂彼此兩顧之詞。廣置我目云。求和於主。亦宜兼和於世。步斯德途。何妨兼行。懸路。赴彼謔浪聚談之處。可無罪也。且消遣釋情之故。而可相繼往來不絕也。當衆時。則不妨訕謔浪談。何必拘泥過謹。自異於常人也。燕獨時。然後或齋或禱。再立善工。自存德業於中心也。諸如此類。悉乃仇魔兩顧之詞也。不知比辣多用兩顧之道。欲救耶穌。欲適衆願。以爲可彼此共濟。而卒至益加劇苦於耶穌焉。一比辣

多欲卸己責于黑洛德王。而以耶穌交彼。任其鞠訊。因是耶穌由都會通衢。繫解惡王。極被戲侮。而著以白衣。辱之如病狂者然。二、下令鞭笞吾主。行刑之隸酷虐殆盡。聖面被撻。羞辱極深。三、以人乃在茲一言。將主示衆。斯言辱主。其重如何。且其時竟無一人顧護。益縱惡黨之殘虐矣。四、以興亂殺人之盜巴拉巴與主比肩而立。致使羣凶寧釋稔惡之盜。而求釘耶穌。其爲吾主之辱。孰有甚於此哉。卒乃判以死刑。前已明宣吾主無罪可刑。繼忽冤判可刑。大書犯案於橫板。置十字架楣。噫。何其暗懦哉。向使比辣多職守命官。不徇衆意。公義存心。不爲搖奪。必不至多方履險。而卒至重隕於坑坎也。卽或速判死案。亦可少減耶穌之諸苦諸辱也。何爲遲疑兩顧。設法多方。徒益耶穌之苦辱也。嗚呼吾靈。如有一二事物。雖爲微末小節。然屬有罪之舉。或有

犯忒之危者。明識害靈。恐違俗尚。則將因循兩可。不決從違。其必淪於凶惡無疑矣。我若身爲總王。責撒肋之友。則非天主之愛子。若爲天主之愛子。則非責撒肋之友矣。如昔聖瑪爾定在戎行之際。有一陡得納郡之司牧向彼言曰。汝或委命於聖教福音乎。抑或捐軀於兵戈刀劍乎。正示彼此殊途。不克並行故也。

再思。想吾主耶穌受難時。以何等之心甘聆判死之案。而悉獻於聖父焉。彼惡衆所加之罪。即使主有實跡。按古教規。不過亂石擊死之刑。亦不當判以釘死十字架上之罰也。然此種極慘之死。主所甘願承受也。故惡衆使負苦架。而吾主受之不却焉。我應諦想。尋思主之捧接斯刑也。乃重大之木架。置於鞭傷肉綻之肩。其慷慨也何如。至於出署所被之辱。號聲前導。以宣判語。兵役

環圍。萬姓簇擁。耶穌在羣惡之中。頭戴茨籜。以繩繫項。一隸拽之而行。兼有兩盜偕行。同赴受刑之處。是時主之聖血頻流。爲人蹂踐。沿途印積。路遙架重。致主跌仆者數四也。噫。如是艱苦。聖躬曷克當焉。

今我之身。亦有苦架當負也。是卽主之規誡。以及此次神工之內。所定將行之善志也。悉當謹領主訓云。荷汝十字架。而從予也。

耶穌於平坦之路。負架勉行。竭蹶已甚。奈何尙有加爾瓦畧山之難登也。行至半途。時有隨主數婦。哭泣甚哀。耶穌語之曰。汝勿哭子。當哭汝也。若人始因哀感。爲主洒淚數行。復乃不事隨主者。適肖此數婦也。今我或爲其中之一乎。豈不聞主向我曰。汝勿哭子。當哭汝者乎。

耶穌既抵加爾瓦畧山巔。因流血過多。道途辛苦。而聖軀疲困已極。置架在

地跪於其上。如置祭品於祭臺之上。以己獻於聖父。若曰。吾父。予在茲云云。正言之際。被惡人重揮而仆。盡褫其衣。先以一手釘之。纏繫一繩於他手。而伸扯復釘。再及兩足。既釘之後。將十字架高舉。而豎立焉。試思聖軀之重。懸於四傷之處。又加豎埋石坎之時。一切搖蕩震擊。噫。尙有何痛。不逮主之聖躬者哉。

續我今於此。當如聖女瑪大肋納聖若望宗徒暨聖母瑪利亞。親立聖架之下而思焉。蓋十字架上之主。可作我返照罪過之鑒也。先聆惡衆向主喧呼咒詛之聲。我當靜慮凝思。向主恭詢曰。主苦何如也。主將應曰。予因諸傷之痛楚。雙足難載全身之重也。又因諸傷之崩裂。兩手難勝全身之懸墜也。首因茨冠之棘。深入腦囊。痛無休息也。身因鞭策之殘。皮肉俱裂。絕無完膚也。汝

試觀之。我之極苦，尚有毫末可能復加者乎。我當復問於主曰。擊爾者，其誰耶。主復應曰。非他也。乃我所愛之子。罪盈惡極。致招如是劇刑。我固爲之甘受。噫。架上之主，眞我罪返照之鑒也。我之罪惡，眞苦主之重刑也。主之苦難，眞無限之愛情也。我所爲主而行之工，皆卑微不足數也。再聆惡衆向主之言曰。爾尙爲天主子。當自行解釋而下。可想主因慰我之故。立此苦難之表。而豎死於十字架上。我今矢忠事主。遠避致罪機緣。克勝世情牽引。頻領聖事之跡。釘我善志於聖架之下。恐身世仇魔。亦將頻促我曰。當自解釋而下也。故應再堅所定之志。與主共死於十字架上焉。更當時誦聖伯爾納鐸向主之言曰。吾主懸於苦架。而我可順己之欲乎。再誦金口聖人之言曰。主已甘爲我罪人，而復釘於十字架上也。卒誦致命聖依納爵之言曰。被釘十字

架之主。乃我之愛也。

本題覆省

假如我欲一人代吾受死。斯人何處可得耶。可得者。其惟吾主耶穌也。非特得之甚易。而且不待我求。爲我早行於昔矣。爲此而我之鳴感衷情。當堅定爲彼受死之勇志。雖生如死。不存己欲。一惟主欲爲欲也。當吾主耶穌在園時。見將飲之爵。其苦不堪。而向天主聖父曰。請勿如子願。一惟父旨是奉焉。不特以己之願。屬於聖父之旨。且屬於比辣多暨諸枉法之士師。及諸卑賤役隸之輩矣。噫。一以耶穌之欲爲欲。而生死於苦架之上。抑何美哉。昔一德士書於耶穌苦像之下。云。此訓汝當行之工也。此訓汝當受之苦也。誠如是。我今不當以耶穌受難受死之表。爲我當行當受之道。而猶敢縱己私情。

舍己苦架而勿顧乎。

第八日

第二次默想題

耶穌架
上七言

定像想見吾主耶穌如一至善之父。時將謝世。垂示末終之訓。手書遺囑於諸子焉。

簡禱求主聖恩。賜我堅存慈父終言。勿忘於心。而克盡孝道焉。

聖思之一。想耶穌架上之首言云。父寬宥彼罪。彼實弗識所爲。若曰。吾之聖父。彼凡殺我之衆。及明識我實無辜。而判我死刑之比辣多。懇爾一體矜宥之。試想耶穌憐人之過。而以出於無知爲詞。真乃善救人罪之恩保也。肯赦人罪之慈心也。并訓我亦宜恕宥辱我之人。若曰。子乎。子乎。汝其爲我之故。

而有彼。做我之表而有彼可也。

聖思之二。想耶穌向彼右盜云。汝偕予今日並享天堂真福。其時左右二盜。彼此目擊靈奇。無異也。回心向主。宜亦無異也。然而一升一墜。懸隔殊甚也。今此之避靜神工。他人與我同此一時也。彼此所知。同一真道也。彼可置身於上升之徑矣。獨不知我之將來果何如也。

聖思之三。想耶穌以聖母與聖若望互相交托。視母並視所愛之徒。而謂母曰。彼爲爾子。次謂徒曰。彼爲爾母。我今感謝耶穌垂命之恩。已將普世諸人。託於聖母爲子矣。我亦世人之一。亦幸得稱聖母爲母矣。故敢敬謹向聖母曰。爾子在此。請示爲母。然而哀哉聖母。以極愛之子耶穌。易我一卑污不孝之罪人。殊爲忝辱我母也。惟懇至聖瑪利亞。念爾爲我等罪人之托。請示爲

母也。

聖思之四。想耶穌之四言曰。吾天主。吾天主。何捨去我。然天主不棄達尼厄爾於猛獅之阱。不棄若瑟於仇害之手。亦不棄蘇撒納於妄証之辱。獨棄其惟一聖子於極慘之中。何也。蓋緣代肩吾罪故也。噫。吾天主。爲不棄我罪人。而割此愛情於至聖之子。是誠莫比之隆恩也。更當知耶穌之被棄。乃悉奪其覺司之慰安。正訓吾人有時值主探試。亦將受苦。如主舍棄而不顧者也。更憶聖母聆聖子慘痛之聲。所傷於心者。何痛也。所貯於胸者。何苦也。

聖思之五。想耶穌之五言云。渴。此乃莫解之渴。極願於聖父前。順命至終之謂也。極願爲我更加受苦之渴情也。極欲喚我上升之渴聲也。極願世人盡沾斯恩之渴愛也。我將盡心竭力。謀我上升之急務。更願各盡己職。以救他

人之靈。用解耶穌聖苦之渴焉。

聖恩之六。想耶穌之六言。於極渴之際。吮嘗苦胆。既吮之後。遂云。畢矣。何也。其時耶穌明悟之中。畢現一生苦行。自聖誕割損之苦痛。傳道淑人之勞瘁。沒世之少安。臨難之極慘。總之一生之內。無時不苦。一身之痛。無處不備。一難之中。無苦不全。由是而聖父之旨。已得始終悉遵盡善矣。救世之功。亦得告成無缺矣。可以慰矣。故云畢也。今不知我命終時。亦能如主所云。畢矣之一言也乎。

聖恩之七。想耶穌之七言云。父。吾神付于爾手。若曰。父。我嘗順爾愛爾者。請爾收此出於爾手之靈。復歸於爾手焉。言畢。俯首。以表順命受死之實。并示辭去人世之情。旋即斷息而崩。今我於連日神工之內。所有微末善志。懇托

於吾主耶穌及聖父曰。父。我以纖毫善志。付托於爾手。在我之手。則危而莫保。故願懇托於爾手焉。所托於爾者。非形軀也。亦非世物也。乃我之神魂也。庶望耶穌之寶死。不致無裨於我也。再願以此托於聖母曰。天主母。吾神亦願付托於爾手焉。

聖思之末。想耶穌終後。全地大震。石相觸碎。而我心猶敢抗違主命。過於鐵石之堅乎。主於終後。猶被刺胸之傷。爲我之故。而使全傾聖血。而我尙能勿愛耶穌乎。繼乃卸主聖屍於架。交與聖母之肱焉。至此。我想聖母之苦。如刃刺心。以主聖屍示我曰。爲汝而死者之軀在茲。而魂不在茲矣。以汝所見。尙不足以啟汝愛情乎。此聖首也。爲汝之故。全爲多棘所透。尙不足以驅汝種種妄念乎。此兩目也。淚流殊多。不足當汝哭罪於今生乎。此聖容也。受人掌

擊百遍有餘。唾汚二百餘次。不足當汝忍受各種之辱言乎。此聖軀也。曾受鞭笞之傷。數至六千六百有六之多者。不足當汝多罪之囚。少行克己之苦工乎。此聖舌也。曾爲醋胆所酸苦者。不足爲汝遷改語言之縱肆乎。汝乃應受永生之人。吾子爲汝。願爲聖父所棄矣。永遠之憂懼恥辱。悉應屬汝者。彼已爲汝而願受千萬憂鬱矣。不特死於兩盜之中。而且死於恥辱難名之架上。是皆爲汝之故也。今尙欲以汝之罪。復釘吾子乎。吁。曷勿動心哉。

本題覆省

我所厚望者。惟在善行此次之工。蒙主以己苦像。範鑄我心焉。向使耶穌未嘗受死。吾人之靈置於何處耶。人因始祖所遺原染之故。永擯天堂之外。又因自犯重愆。應得永遠之戮辱。於此而欲自救者。若不藉耶穌親定痛告之

聖事。尙有何法可施。卽無痛告之聖事。間有不藉此二工以自救者。亦惟仰賴耶穌苦難洪恩。預施所致也。今之致命真悔。足以救之者。藉主已受之苦難洪功而然也。可見吾人分應恒憶耶穌之受難聖死也。斯可矣。故新教諸聖。各具篤切之情於耶穌之苦難也。多以斯恩默想於每領聖體之前者也。我今亦當以耶穌苦難爲默想之題。或於每主日之瞻禮六日。或於三仇誘惑之時。或於他事擾心之際。俱可用之。將捷禱之言。心內熟誦云。耶穌苦難堅固我。云云。更應在堂中聖體前。或在家內耶穌苦像之下。虔誦聖依納爵之日誦經文。經文列左

懇求耶穌之靈聖我。耶穌之軀救我。耶穌聖軀之血酣暢我。耶穌聖肋之水潔清我。耶穌苦難堅我固我。全善耶穌。俯聽我禱。藏我於爾聖傷中。不許我

與爾相離。護我於諸惡執。召我於臨終時。命我超赴主臺前。偕諸神聖贊爾。揚爾。迄無窮晷。亞孟

聖方濟各沙勿畧所遺經文亦附於後

吾主耶穌基利期督。我心我靈之天主。爲爾疇昔愛我世人之情。釘於十字架。上之五傷。用救爾寶血所贖之僕役。吾主天主。乃生乃王。世世。亞孟

省察

超性
三德

一其省我於信望愛三德。當如何重視。蓋超性三德爲吾人靈魂更富之寶藏。以其爲切近天主之三德也。又此三德受酬於天國甚重。因信而賜我明見主容。因望而賜我享有天主。因愛而賜我永樂於天主也。

又此所具之信。乃天主慨賜於受洗之時。不因我功而得者。此因出於天主

玄微聖意。不特多人未得。而且各國之人未得者多矣。

二、其省我信德之由。乃因天主之尊証而信也。蓋主乃真實之本。於所識所言。不能自欺。亦不能哄人也。凡人所具才知善德。皆當隨其大小而信之。天主之知識善德無限。我人自應願以無盡之堅心。信其所言也。

三、其當省動我肯信之故。有許多明証。皆天主所言。為聖信之本也。一、由教誠之聖。盡善盡美。多人崇奉。悉臻美德。遠勝人世之規誠也。二、由聖教傳流萬國之速。誠為奇事。且其中所訓奧事。議甚高遠。所垂教誠。與世俗之情相悖甚賒。傳之不易。而能使人信服。故為奇也。三、由時時處處所顯靈奇聖跡。不可勝數。真屬無疑故也。四、由致命諸聖証。此聖教。為數甚多。其刑其慘。大駭人目。俱足退阻人心。豈知愈抑而愈彰也。五、由聖教信端。業已多

歷異端外教之戕害。而仍堅立不搖也。此外尙有許多明証。証此聖而公會。其惟天主所立。斷非人力所能爲者也。

四 其省我堅存信德之由。必當祈求天主。賜此大恩。并想聖信之超奇。絕非他教所能企其萬一者也。

五 其省我所行聖信之工。或惟具習慣之信。其心卽以爲安。抑能勤領聖事之跡。勤與彌撒。不論被魔攻誘之候。艱難困苦之時。依然實行我信之工乎。蓋當此之時。亟須活我之信。其工不可間斷也。

六 其省我之望德。此乃助我得爲真福之人。穩步斯泣涕之谷者也。動我之心。以嘆慕一無窮美好之天主。必當藉主所許。仗其聖佑。又須自己勉行以得之。試省我於艱難困苦之中。向主如何。曾倚賴其全能至善。必踐所許。并倚耶

蘇之功績。爲我仰望升天之諸需乎。再看倚靠之中。有偏私否。此乃不肯盡我之分。將主未嘗許人之事。妄行自許。如云痛補前愆。有將至之時。與及時之佑。雖惡生至終。主慈必至。上升可穩等。是也。

七 其省我持已之愛德如何。愛乃諸德之王。神魂之命。人若無此。則爲大不幸之人。與一朽腐之屍骸無殊也。省我於向主應奉之愛。持守如何。此乃遵主愛命。應愛天主在萬有美好之上。實爲我升天必須之工。又應賴主聖佑。立志承受萬苦。俾我永不離主。不致得罪於主也。

八 其省我動此愛情之所自出。此應以主無窮美善。該當盡敬盡愛。而願悅樂主之聖心者也。若因受主多恩而愛主。此亦未嘗不善。但人惟以此愛奉主。未爲善守愛主之命令。緣似此愛情。卽於善事我之傭人。我亦有之也。豈愛此

至尊至美之大主。可以如此爲足乎

九 其省愛德之工。我若從未行此。或雖行而未嘗愛主在萬有之上。則我不克上

升者也。行此愛德之工。爲時尤要者。一、於被誘之時。應極力克之。以其爲悖逆天主之故也。二、於艱苦之際。應順主聖意。獻我樂受之心於主。一如主之聖意也。三、於記憶主恩之時。亦應以愛還愛。我雖竭力奉還。萬勿克稱所受也。四、於記憶前罪之時。應惡己惡在萬惡之上。以其實係觸犯至尊至善之惡故也。

十 其省我獲此聖愛之由。必當懇切求主。賜此殊恩。此誠爲諸恩中。尤巨之恩也。再加頰思天主之美好無窮。及其所賜我之無窮恩澤也。

第八日

第三次默想題

耶穌救世苦行

旨題 昔羅馬一帝名加利古辣者。率領精壯六師。赴一海濱。排列陣圖營寨。種種

戰具。無一不備。如掠地鏖戰之狀。其時大隊之兵。需費浩繁。並無大故。不過拾取海濱蚌蛤之殼。滿載而還。如獲輜重者然。哀哉此帝。人皆呼之爲愚。竟以如是雄師。且多所需費。兼受辛勞。所獲者何利耶。

聆此。可返觀天主爲我升天。而大運奇工。匪細故也。詛咒天主者。謂如加利古辣爲一極微之物。而用極大之力。以求之也。

像定 想基利斯督乃可愛之父。向一不肖之子。以已所施恩澤之多。及其仰報斯

恩之寡。而責問焉。於是想已如蕩子當時之慚赧也。

簡禱 吾主天主。爾旣賜我知識。多所負恩之咎。并懇賜我特恩。俾以將來之善生。

痛改往時之罪惡。

首
思須知天主無始之始。早欲救我上升天國。於是而主之聖工。繼其聖欲而興爲。造化諸天四行。與禽獸花木萬般品類等。俱爲我上升之務也。更與以受造中之上品。如諸天神者。或職掌天行物類。或分任諸靈護守。其品貴美。其性聖善。無非爲此上升之故。彼皆體主聖意。極願吾人上升。而不枉主之聖工也。昔賢德爾都良曾謂世人乃天主聖聰之顧念。又利加而都謂世之一人上升。亦爲天主聖三之共務。蓋天主聖三。以世人升天爲諸工之要務。彼此分任者也。

聖父之全能。勤除我升天之阻窒。聖子之全知。力助我升天之要由。聖神之全善。以其異數殊恩。堅我。富我。穩我上升。此天主聖三分任世人上升之務。

也。每見大臣抱病。君賜御醫診視。或車駕親臨顧慰。世之用恩於君臣間者。往往如此。其鄭重也。則知我之升天。既蒙天主聖三全然顧護。可知其重其要。又何如也。吁。今我教士之中。大半癡狂。優游度生。絕不慮及乎此。竟若相忘。已靈之上升者然。謀慮紛紜。終鮮永安之計。求望孔殷。不過暫用之需。奈之何哉。

天主爲我安享天國。直籌諸永遠無盡之內。而我籌此切己之事。反若是其怠緩短促乎。我常沉淪於某罪。不知幾次幾日。甚或幾許年月。彼時若死。則已下墜無疑矣。試思我之升墜。與主之尊榮。有何增損。然主爲我上升所行之工。必欲至多若此。而我於已之上升攸係。反可藐忽。竟若此事與我無關。休戚置己如局外旁觀之人乎。

我之上升。既費天主無數聖工。則此允爲我極大莫比之關係矣。分應殫心竭力。專務於此而不怠也。宜常念曰。我之求於主者。惟此也。我之所覓於世者。惟此也。時之爲我用者。獨以此工爲務也。我之諸福。我之有生。無非立此一端之上。永遠轉旋。莫不遠此中央之向。俾我永生於主之聖宮焉。我若舍此極重之務。而置諸不問。誠癡愚之極甚者也。仇魔之謀我無他。一以發我永淪爲務。而我可於此重務之外。尙以他事爲急者乎。分應仰契乎天主所籌。豈可與我仇之謀合一乎。天主之籌我上升。邪魔之謀我下墮。而我所以自慮者。宜何如耶。主常欲我與僭。魔亦欲我與僭。而我之所當與僭者。果爲誰耶。

思再

抱病者。得以仁愛良醫。與之殫竭技能。內外調治。誠易事也。又如交友者。結

一忠信之朋。代爲謀利求益而肯曲盡其心力者。亦嘗有也。至若爲救他人。而肯受拘攣。誣訟。備嘗凌辱極刑。甚至委身以殉者。誠目所未睹之事也。天主爲我升天。不以造化諸工爲足。并欲備受慘哭之痛傷。明示我之上升永福。置於吾主生命之上也。嗚呼。我之耶穌。爾非爲我貧寒之魂上升天國。而甘受此極多極重之苦難乎。念爾所受之苦。甚至於爾親愛之宗徒。業曾棄爾。鬻爾。背爾矣。如德亞之惡黨。羣攻爾命。以訟爾矣。爾於士師衙署。曾受侮慢之辱矣。軍士之橫逆相加。箍以茨冠之痛矣。以鞭笞背。狀如賤僕矣。以掌批頰。視若癩人矣。卽爾至聖之母。殺立架旁。彼之慘傷苦衷。迴激聖心之痛矣。卽爾之聖父。曾捨爾於極憂鬱之巨海矣。爾自生時至終。誠無苦不備矣。問爾之榮。則遍受諸人極重之辱矣。問爾之命。則如舟航覆沒於苦海之中。

矣。因我之上升。所費於至尊天主者。其多如此。我猶肯以上升之恩。爲一污穢之樂。烟虛之名。而易之乎。昔聖方濟各沙勿畧見痛悔來歸之友。若一慈父以兩手撫子之肩。曰。汝靈之所費於耶穌基利斯督者多矣。汝速救之。汝靈爲耶穌基利斯督所甚珍者。汝當救之。耶穌之愛我重我。爲我所費者。如此其多。我猶可不自珍自惜。以副耶穌之苦心乎。設有不肖之子。敢以父積資財。浪擲於博飲之場。父必艷然曰。嗟哉。汝所浪擲之金。安知費我經營幾許矣。今我怡然於罪惡之中。深負救世之恩。不知所費耶穌之艱辛幾許者哉。主若爲我而受者。僅乃纖微之苦。卽足令我終身鳴感。爲主甘膺萬苦。無疑矣。而况耶穌之爲我所受者。如此重多之苦。則我之鳴感於爲主歷難之中。更不容辭矣。

思續

想我爲上升之穩步。所行者何工。爲獲天國之永福。所歷者何苦也。今我會遵主規誠。而未嘗屢犯乎。曾遇罪惡。而退避乎。曾棄不端之友乎。曾絕犯罪之機乎。曾遵主默牖之內照乎。曾勤覓主欲我相隨之穩步乎。當知窄狹之路。引我永生者也。此路我所能行。非萬難之致阻也。欲上升乎。欲下墮乎。抑或全不以此爲意乎。是何所定之志。游移若此者乎。事主之衷。浮泛若斯哉。顧護吾靈之事。抑何懈弛若是哉。我之隕陷。不特微愆。每罹重罪。抑何易哉。既仆而起。又何遲哉。我何卑賤若此。多許極恥僻情。猶甘順之而爲之奴哉。每於祈禱而無味。每領聖事而無益。所行之工。無序無心。所求之事。無非苟隨形樂。所望之物。不過鄙穢暫愉。言談恣肆。顧盼不莊。作事毫無矩矱。仁心悉散無存。至於抑制偏情。竟何在哉。忿憶淫貪。未嘗稍減。驕矜怠慢。習慣依

然。上升之恩。雖當賴主多工扶掖。然必勉力克私而得也。經云。汝應黽勉。由善工而穩汝之選也。今我工我苦。非特爲求世物。且爲致我下墮。而行之甚頻者。大愈於爲我上升之行也。恐我浪費所行之小分。已可市一天國之資矣。是可感主爲我上升所作多工。所歷多苦之報者乎。是卽我之善志。屢許于主前者乎。是卽生平行止。主所深望於我者乎。是豈施我多恩之成效乎。是豈屢行默膺之感應乎。是豈廣賜機緣。助我遷善之真驗乎。幸主於連日以來。猶肯施光昭耀。猶加警惕我心。望我不拘何事何苦。爲主行之受之於來時也。我今決意如斯而行乎。抑寧游移不定乎。盍想臨終之時。耶穌苦像置我目前。聆此衡比云。耶穌爲汝所行所忍者。幾何也。我若不幸而墮此示苦。終判之日。於若撒法山谷中。將現加爾瓦畧山及聖十字架於我目前。當

此之時。我所受者、何等之羞耶。所膺者、何如之苦耶。主之苦難聖死。既因爲我所受。至此於我無裨矣。有不倍增我僇于永獄者乎。

想畢。用一恭向耶穌苦像之祝言、以結之。

本題覆省

其
一 天主雖定達未爲意辣厄爾之王。曾命先知撒模厄爾以油敷首。而成登選之禮。然欲達未自致其力以求之。必經巨人各利亞之戰鬪。必被暴王少伍爾之毒虐。而後得之者也。人之上升。亦猶是也。蓋主之生我。雖以升天爲向。然欲我人歷艱受苦。而後得之者也。經云、基利斯督須受苦難而登諸榮福也。夫以基利斯督之至聖至尊。乃應得之榮福。尙須由苦而入。今我爲此而行者。又當何如耶。

其二 其經云。天國乃劫之以力。劫之以強者也。吾人之于天國。當如勇士奮力戰爭而獲之者也。是以聖斐理伯納理有云。天國非怠人所啖之味也。試以劫字之義而味之。劫也者。乃恃強攘奪也。噫嘻。道途剽竊者。藏於要害之地。想其時勢之宜。利兵以需。糾伴爲務。必大費心思以籌之者也。然所獲者乃有限之財貨。難保非命之死。終獲一永殃之獄也。我之所備以劫天國者。曾有若是之辛勞危險乎。又聞剽竊之盜。往往挺身露面。以勒商賈之資焉。吁嗟。我於上升之願。非不切也。然欲隱面藏頭。不欲世人識我爲耶穌之教士。其故何也。此誠畏忌所不當畏忌者也。

其三 其再以強字之義而味之。斯強之向有二。一、於天主。一、於己身也。強之所向於主者。祈禱也。蓋祈禱之強。不可名言。竟似束主之手。而強其允也。是故祈禱

之工。從來有全能之稱。然我之祈禱。乃罷怠而無懇切之心者乎。向使劫掠之盜。如我祈求之弱。寧望分厘之入橐乎。強之當加於吾身者。乃強於力行也。乃以所行之工。悉違吾身嗜好之性而行者也。然我違己嗜好而行者。幾次於茲矣。曾於何時將否之一字。截然却我惡侶之牽引耶。強於所行。而致我下墮者。有之矣。我之多罪。固當強求性善之主。加以永刑之儻矣。主竟至今耐我。未施譴罰。甚且矜宥於我矣。奇矣哉。主之仁慈也。可驚哉。我之懶求上升也。

崇修精蘊卷之九

第九日

此日神工獻於東洋首鐸聖方濟各

第一次默想題

謹小慎微

旨題
經云、凡畏天主者、毫無怠忽也。於斯要道、約取兩端、作我返己之聖思焉。蓋

誠畏天主之人、志在天國。恒求上升極穩之步。決無怠忽之行。至於所向有可阻之機。卽屬細微疎遠者。亦不敢稍怠防閑也。聖經怠忽之解。一、乃疎失不顧。此根出於懶惰。一、乃輕藐玩忽。此根出於自寬。正若微末之輩。目爲鄙人而輕之。又如做壞之衣。名爲賤服而忽之。既明兩解之義。再將返想兩端之概。先列於左。

一、乃切願升天。不肯懶怠於善事者也。凡有作善之機會。默膺之善衷。習行

之所禱。素守之齋克。以及種種德業等。毫不少遺。是誠絕不怠緩於善者也。一、乃切願升天。不肯寬縱於惡事者也。惡雖細微。亦不敢自縱。而效彼無忌之言曰。斯微者小過也。犯之無妨也。我不因此而稍失主寵。亦不由是而畧失天榮。斯人也。可謂謹小慎微。誠非疎縱於惡者也。

定像見一農人。時值西成。勤勞終日。擔登入場。簸颺歸廩。可謂顆粒必珍。微塵必棄者也。

簡辭吾主天主。懇爾賜我真光。得識小節之中。大端攸係。自今而後。勿以惡小而爲之。亦勿以善小而不爲。

返想其一。天主聖神經旨云。凡畏天主者。一善不遺也。雖然德義之士。亦有舍置善工之日。譬如彌撒大祭。可與而未與。又如哀矜貧乏。苦身克己等工。

可行而未行。然其所以舍置諸工者。非由縱玩已情所致。惟因怯懦之情使然。從不敢強自塞責云。我卽缺此小節幾端。亦可上升天國也。若懷此而舍置善工。必非情理之正。怠玩之愆。夫復何辭。今我所定善工。如平日之默禱。暮時之省察。習領聖事之跡。諸凡道義等工。慎勿因怠釋手。亦勿移易定時。而曰少頃爲之。如是而屢次遷延者。久而卒至不行也。試思我於善業神工。屢經舍置之時。皆有真正之故乎。或由怠忽所成乎。噫嘻。恐因我之懶惰情深。竟成有心之怠忽也。我之善工由是而窘乏何如耶。正如經云。窘乏成於懶惰之手也。是誠我無誠心愛主之明証也。蓋愛主之德無往而不勝者。今我之於主。非特無愛。且亦無畏者也。蓋不懼主舍我棄我。卽以我行報我還我。亦不懼主斷絕寵佑。任我陷於重罪乎。抑我已陷重惡而自不覺乎。

昔西國有一后名依撒伯爾者。曾以一事命內侍傳諭外庭。歸問何辭回奏。內侍以遺忘答之。后乃艷然云。忘乎此者。乃不敬予旨之明徵也。予當留心於此。將於命行他事之日。加汝善記之道。存汝記司之中。俾汝不忘我旨也。夫人事一國之后。僅一遺忘之誤。卽已開罪如斯。則知吾人事主之怠。不特誤犯之罪。實乃故陷之愆。獲罪於主。其重又何如耶。

所言怠忽之惡。悖我勤黽之善者也。我之神工德業。何自而進。我之敬愛天主。何自而誠。我之默想祈禱。何自而不倦也。經故云。怠善而行主工者。斯爲凶禍之人也。我今就此聖經兩語。用以返己自思可也。

昔賢聶冷栢所著一書名曰聖妬。其中以切願天國之德士。比諸慳吝之商人云。貪吝者。肯於微利。而忽諸舍諸乎。及見他人貨殖勝己。有不嫉忌於懷。

者乎。故我於壘積功勳之神益。時時事事。尤加勉於方來也。

返想其二。畏主之士。一惡不縱也。然經云。義人一日七仆。何也。蓋義人雖多微疵。實不因故縱而致也。卽彼旣犯微愆之後。非敢苟且自寬。亦不視如無物。而置之度外。則必深加愁痛。決志定改。再三愧悔於主前。而猶未敢釋然於心也。彼之衡小過也。竟若物中巨惡之魁。雖集病院之寒熱瘡痍。種種痛楚。不止億萬倍之多。在彼視之。猶不若一小過之凶。其凶直過永獄之羣魔也。甚矣。小罪之凶惡。雖使一次犯之。能令普世人悔改。或能化導教外諸人。咸歸聖信。天主亦不因此而不怒其罪也。亦不因此而不懲以煉獄之苦也。并不因此而許覲主容於未煉斯罪之前也。故義人之情。苟見微偏。卽思狀若小蛇。中懷大毒。不異一星之火。可爲燎原之由也。如是。則我嗣後不當

復玩小過。而愈形於色矣。慎勿中懷自寬。曰。不過一小過而已。亦勿曰。只以一罪之痛補。足償兩罪之贖值矣。若我胸中懷此甚毒。將吾生安度無虞。一旦主判嚴臨。尙能容隱乎。當速啟衷情之悔。急行痛補之工。却此不堪承負之重任。不特毋忽乎罪。且應嚴察其機。惡之、避之、遠之。若一仇魔之凶惡也。聖女德肋撒自述其幼年之行。云。我於重罪。志在勿行者也。然於小過。則視若甚微。由此而爲我之重害焉。經云。患於至細者。患於尤大也。又云。惡於細微者。惡於尤大也。是乃耶穌之聖訓也。當知小過者。大過之牽引也。大過成。而修行始基頓毀矣。蓋再以古時納卜各之像。而廻想之。此像乃金首、銀肩、銅胸、鉄腰。足乃以士爲之。此正吾人漸弛善行之圖也。始降之級。自金而銀。再則由銀及銅。於此尙存貴重之聲響。如事主者尙有欽畏之令名。末則如

何。末則從鉄至土。如此凶終。卽一小石擲之。像必由之歷仆矣。曷勿自稟厥終耶。

昔有種臣耶鐸。虐述羅瑪總王加利古辣。嘗以善政行於登極之初者也。紀其豪舉幾端。因曰。載籍至此。儼有人君之度也。嗣後紀錄。則屬猙獰之行矣。今我返視初年之行。誠真吉之伊始也。潔守常規。交友莊敬。勤領聖事之跡。竭盡事主之誠。種種悉善。可謂教中善行之少年矣。及至壯歲之行。吁。妖孽矣。猙獰之行矣。然而加利古辣之重隕何也。乃一經棄絕其母后而始也。嗟。吾人一失父母之孝敬。再離童貞聖母之顏者。有不委致其身於獸行者乎。故史官畢斷云。微疵漸染。卒至大惡明彰矣。故有大慝幾端。始則使人艱迴德路。久則與之密邇。以致窮凶極惡。習以爲常。而觀己之慝。竟不復覺其

浩大矣。聖經云、哀哉、牽拽其惡於虛繩之人。經又解之曰、嗟彼甫習犯罪之人。蓋以此罪而引彼罪也。適如繩索之狀。始於一絲。繼之他絲。漸而成線。結而爲繩。再而成索矣。又如一鍊之狀。始於一環。繼以他環。環環相繼。終成一鍊矣。經云。險以招險。其斯之謂也。蓋罪之犯而復犯者。所謂習與性成。則本罪之苦累。竟不覺其復撓於心矣。正若聖奧斯定歷試其情之後。每云自罪而及罪也。爲罪而招罪也。我欲保此神工之益。獲此善志之效。宜將此箴。時置目前。事無巨細。或善或惡。一皆重視毋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惡者而改之。其庶乎可保吾靈。有益而無損。吾主耶穌有言。人若罄獲普世之有。而厥靈受損。何益之有耶。主之所以不曰厥靈之喪失。而曰厥靈之損傷。蓋必有故也。我當細玩其味焉。

本題覆省

一其
既聞天主聖神所示。凡畏天主者。應毫無怠忽也。我若以纖忒微愆。自怠自寬。絕不留意。愚何甚焉。昔聖伯爾納鐸。聖方濟各。暨本篤聖人。偶萌淫逸微情。頓皆赤體嚴克。或投冰孔。或抱寒雪。或臥棘茨。自此而微萌頓息矣。聖沙勿畧在夢寐中。覺不潔之形。飛遠記司。卽已惶悚難安。竟至血填胸膛。幾有性命之虞。幸得血從口出。而驚畏稍舒。影亦因之頓滅矣。古多貞修之女。賢淑起倫。偶因一步欠端。一哂失檢。或由一言輕出。卽至衷痛非常。自訟之際。甚而悽愴悲泣。噎不成聲。此皆先聖賢留神於小節之表則也。今想我之往生。所以用意者何在也。噫。吾之行止。非特從不以此爲意。且我藉此而爲多罪之緣引乎。然則我已往所爲。無非當改之惡也。後之所作。益當凜於所需。

之善也。

其二

昔之隱士歐式標者。嘗讀萬日畧聖經。維時目甫離書。縱視乖常。自牖而觀農夫之耕作。隱士頓覺己非。自此絕不順從兩目之欲。并約嚴律。自懲兩目。命不復覩山林景色。亦不再觀美麗青天。乃以鉄鑱繫頸。重極身曲。致無昂首之能。惟常視所履之地。如是苦度者。竟閱二十年之久。不至命終就瞑不已也。試思苦修諸士咸以愆忒之機。卽若應受永殃。遂將酷罰自己。豈其愚而不知輕重者乎。豈不知永僇之加。必在志意堅決。有願犯之本心乎。雖彼細小之失。卽乃畏之如虎。非無故也。蓋知罪過之梁。由小及大。由少及多。誠易易事也。經云。輕於微小者。漸次而陷隕也。是以歐式標之苦克。旁觀之人亦嘗怪其過小罰重。彼明告云。友。勿異斯。我之所行如此者。蓋不使惡鬼大

開旗鼓。強奪我之節義兩德也。今觀彼之所畏。雖無善惡之的。惟恐由此縱觀後。乃漸流於有罪之妄視也。若恃此番之幸免無愆。由是而悅。繼乎視。欲繼乎悅。願隨乎欲。行隨乎意。將神室之靈明。泛濫不收。致遭傾圮之禍矣。正若天主聖神警云。汝室若不以畏主之力時擎。迅見傾頽也。

三其

再以聖經所言進兢窄戶而返想之。窄者。難進之德門也。兢者。勇求也。兢進者。不辭勞瘁。而求得之謂也。然則猶爲小可勤勞也。競進之力。應若身歷臨終之際。當是時也。雖契友至親。財貨聲名。種種素好者。一皆毅然割舍。蓋人之將死。棄之有不得不然者也。然此一論也。因永遠攸關。不可從寬。嚴以惕之。庶幾致我之畏懷也。聖奧斯定有云。我欲諸昆成懷甚畏之心焉。是以微小之故。必當極重畏之也。蓋緣自恃之安。不及聖畏之穩也。我若忽視小節。

而克保無虞。方可自恃安穩。奈何小罪之凶特甚。何能遣我以安耶。聖奧斯定云。我所未獲者。不能與人也。若我現居安土。方可使汝亦登穩境也。當知罪本不安之物。我若倚之。何能安穩哉。我誠不以凶禍爲安。而得升天之穩路。必須謹小慎微而度生也。經故云。常懷懼者。真福人也。

第九日

第二次默想題

天堂之樂

旨題

昔有國王諳弔各。因瑪如裒昆季七人。不阿其欲。虐以鉄具火刑。欲令回心。而賢昆季堅執不從。遂悉戮於伊母之前。所存者惟居七之幼子。意此髫齡。尙可冀其曲副王欲也。王乃約以誓言。許以重賜其母。榮厥本身。而且厚賚其子。然其母心志毅然。堅勵其子。不以嚴刑爲懼。世福是貪。而從暴君之許。

因曰。吾之愛子。望汝一視乎天焉。若曰。彼處諸兄俟汝。畢此暫刑之後。同享永福於天焉。觀虐王諳弔各之所許。卽吾人榮樂於斯世之像焉。觀基利斯督招我謙忍甘貧歷苦之訓。卽我永享真福之值焉。然斯聖召與世榮大相逕庭也。但乍觀乎此者。真福之值。反若久痛之刑焉。

定像 如見至聖童貞瑪利亞。作我避靜神工之師氏。挈我登於天門。曰。我之愛子。

願汝一觀乎天焉。又見其旁聖依納爵向我云。嗚呼。觀諸天上。則見下地之穢極矣。

簡 求主賜我永享真福之念。銘印於心。俾我克具剛毅之志。鄙棄世間之諸樂。
首 當想形軀所享之天福。按己三司五官。逐一而推之。蓋此世之物。可以由我
思 明司推測而知者。若較諸永遠之吉福。則見世物如無有也。因世無一端美

好。足使天國之真福。稍可融會於吾心。故宗徒聖保祿曰。身後之巨福。乃目所未見。耳所未聞。悟想所不得而及也。聖訓如斯。正見天庭之福。雖欲指示於人。而又不可以言傳。故於解釋之中。似有囁嚅之狀。惟恐膚詞不切。以致欲明反晦者矣。雖然可約畧想之。蓋人世之美景。光明爲大。今思真福之人。目中所見之光。乃何光耶。擬之太陽。則太陽真爲暗冥矣。厥光之施。廣遠難擬。獨一真福之人。現於天門。頓令光盈寰宇。數倍於日光之煥彩矣。又見諸聖之軀。所發神輝。彙而爲一。羣繞巨光之內。其間之朗耀何如耶。彼此之返照又何如耶。是誠真福極大之美觀也。嘗讀聖傳中。間有蒙主特眷之靈。生邀天聖之降顧。暫領其光。卽以充盈其樂。莫可勝言。竟於神慰之中。常注光輝之念。用以悉承此世之苦患焉。夫以一見如是。則全享天國之福。又將何

如耶。然諸聖之中、聖母之聖軀亦在其內。是其一身之光榮。可比天堂之大分。其尊其耀。更愈於諸聖彙享之榮光也。聖經故有美如日路撒冷之讚也。卽聖母居世之日、業已光美異常。以致聖弟阿尼削讚曰。設我無此聖信、知有天主。幾令敬之如天主矣。聖母處世之時、可敬可愛。卽已若是。則其身膺榮福於天。超諸神聖萃美者。更可敬愛何如也。再於聖母之上尤爲榮耀者。乃基利斯督之聖軀也。蓋以天主聖子之寶藏。悉蘊於耶穌之人性。故其聖目聖容、及其聖傷、咸施榮福真光於外。使天朝之聖益見救贖之值之貴也。默想至此。當知受彼至賤極痛之苦於斯世。可易以極美極永之榮光於天上也。今應立志。將來於一切悅目瞻視、凡可失我天國美觀者。不特悉以遺之。且應力克諸私。俾我尤堪享此天樂焉。想耳亦當如是聽彼天國和藹之

聲。乃天朝神聖常新之歡愉。叙談應對。賡歌唱和。無窮休美。并於天主臺前。恭聆。嘻哉忠誠善僕之讚詞。慰忭何如耶。味此福音者。不當堅定善志於將來耶。其餘諸官之樂。亦應如斯而想。終當以形軀之真祉而結之。蓋身爲我所甚愛者。不特將來臻一無倦無苦之域。而且永遊一真歡極樂之滄海焉。吉福愈隆。則我五官之能。愈當竭力謀求冀獲也。

再思

吾人真祉之樂。可由三司遞進而推也。先以所歷乎記司者思之。蓋身向真福之人。歷憶夫已往之事。則見昔日之險危已勝。所邀之神寵無終。何其願意及時。殆皆聯貫乎簡閱升天之旨者也。邪魔之攻誘。悉勝而不屈。不知其如何喜溢也。卽邀斯洪錫之暫晷。不知其如何嘆羨也。此時之感頌。主恩。不知其如何愛戴也。今僅以其善德之業。討論於世。足致義人之慰悅。雖舉世

之樂，不屑與易也。况於明享報功之時。深識永遠無窮之樂。其慶慰又當何如耶。

再以所歷乎明司者言之。密契無窮超妙之主。明達萬象幽妙之理。天體之次序。七政之施運。及其廣大聯貫之德力。彼皆瞭然深識。總之。萬彙性學。明無不燭。是故極魯極愚之人。一登天府。立卽遠勝人間之博學鴻儒也。嘗觀讀書學藝之樂。竟使世人殫竭精神。不特諸事悉絕。而且忘食忘寢。甚至忘己之爲己也。然此人也。不過畧得道情一二。究於真學之旨。甚屬幽微。而舛錯難明之處。仍正多也。豈知真福之士。當其洞徹衆奇。愈悉天主造化知能之時。厥樂又將何如耶。

洞曉物性之外。又得明識主寵之幽奧。及其聖義應施之故。并悉簡閱諸聖

之慈旨。及主所預眷之秘密。明達聖子降世爲人。及其一生行實。苦難聖死之功義。及之聖寵無比之值。兼徹今時聖信難明之玄奧。以上諸端。將使眞福之人。凝神於天主仁義之中。而羨頌其奇於不朽也。每有契合主心之人。居世得蒙大主微示眞光。稍識聖信一端之奧。其靈頓接神奇之效。有莫可形容者矣。則知在天之靈。所蒙內照之明光。益加盛大。而諸奧備悉於一時。其樂又將何如耶。然而更充眞福之靈者。惟天主。是乃所享諸端之首也。明見天主榮福之光。全透諸人之靈。若舉而登於天主性體。以觀天主美好總匯之聖性。福德無限之尊崇也。於是而明徹聖三體一。如何而惟一不孤。如何而位三莫解之妙。正如聖伯爾納鐸所警以鐵投火之像。鐵鎔以火。則見火多於鐵。又如氣內流光。則見光大於氣也。故此榮光內照。直透眞祉之靈。

完全融貫。彷彿乎天主矣。經故曰。吾語汝。爾皆爲陡斯也。陡斯譯言天地真主也。至論欲司之享此真福也。乃吾靈既遂素望之終向。得其所止。安享忻怵於天主。此外絕無他圖他慕矣。於是而人世萬難厭足之欲。充盈於一旦矣。蓋以全獲諸吉。而無可復願矣。蓋明可愛無窮之天主。惟有大發熾愛之情而已矣。內衷忻愉。莫可言表矣。然此快愉。非但樂及福士之心。真乃沐此身心於真樂之海內矣。如聖經所許入爾主樂之謂也。蓋主之所以生我於世者。惟爲獲此真忻之一向也。故我諸司之用。必須各得其當。用以備享此真吉之樂也。凡屬世間所用之物。俱宜爲此真福而善用。餘當全絕己情之私也。

續思

想此天國之福。一、乃享之以全穩也。蓋今世之福。無一可免搖奪之危。卽或

可免。然我心恐失之虞有所不免也。如貨財康健榮光之屬。百態更端。時試於目前。萬難保其順境終延也。至於天國。則絕無此等之游移。絕無此等之徬徨也。眞福之士。享彼殊福。堅定不易。適如吾主願人永享之恒旨。同一不變也。二、乃享之以永遠也。此世之福。卽得全穩。免於諸危。然吾知終有一死。而吾之福樂。不免同歸於盡也。至於天國之福。確將無終永享也。雖越億萬萬世。而我之永祺。纖毫不減也。世之千危萬險。外攻內苦。永皆泯滅。而我之所存者。其惟享報無窮。福無衰謝。常新而又如常也。三、乃享之盈滿也。世間享福之量甚窄。是以雖有衆樂。不能並享於一時。蓋人既享音律之美。不能兼享觀賞之樂。既得休憩之安。不能兼得展舒之適。既享遨遊之歡。不能又嘗潛居之味。而况凡諸世樂。多則生煩。久則生厭。又將反增人苦也。天庭之

福樂。並享於一時。不特廣大莫比。而且悠久無疆。享之者絕無厭。致愁煩之候。經云。享受備賜。汝曹之天國。正指此也。蓋天國可爲並處多王之所。各享其全。而彼此無爭無阻。世間之國。限量褊窄。一國之座不容二君也。噫嘻。天國真福哉。極聖哉。惟汝爲大。惟汝爲廣。惟汝莫測。惟汝爲我之有也。我今爲時不久。乃克享如是之鴻禧者也。猶以此世脆陋之物。注於念而戀於心乎。此次默想中。應收之神益。在珍重時光。俄頃必惜也。蓋須臾之頃。用得其實。可獲天國無窮之寶藏也。是以我當一息不容虛度。而常以永福是圖也。迴想往時所失之多。今後所餘之寡。并想我一生專務於善。而可穩獲之天福。多何如之。茲幸我尙居斯世。猶可立功獲福。天朝之聖威。以聖妬妬我也。天聖雖無妬忌。設彼若能再立新功於世。以增榮福於天。是所甚願。今已不能。

而姑以聖妬一言。喻其願望之切也。今我凝思。應識天庭何所。真福何榮。足以堅定我作聖之基矣。更應以忻然剛毅之心。向己曰。於此一事。不須別行揀擇。其惟耶穌瑪利亞之光榮。以及吾之善功聖行。是所切望而已矣。

本題覆省

一其
省我至今所爲。以養享天福者何在也。我之所爲。與彼精修。及彼致命諸聖之所爲。何可較量哉。附於耶穌爲我膺福之全故。則凡其所爲所受。我更不容於仰比矣。我之卒世辛勞。歷受於應罰之惡行者。若肯善用分毫。恐亦足以致我成聖。致我上升。且有餘裕矣。試問沉迷世俗之人。爲一不能穩得之利祿榮名。卽或得之。而莫能飽飫。雖或厭足。而失不旋踵。且爲一死悉散之物。而甘心歷受之辛勞。竟何如也。然爲得無終之真福。我之已行及現行將

行。又如何也。

其二

爲邀永遠之榮。分所應爲者。何也。昔一德士祈禱時。主於苦像發聲曰。噫。其多如彼。其少如是。此乃汝應頻憶者也。爲我上升所應爲者甚少。有直如無者也。然所爲雖少。而利我殊多也。是故慎於耳目。謹以語言。時克偏私。日虔祈禱。宥某人之辱。斷某罪之機。棄捨角勝博戲等之罪由。此皆吾含靈之人。分所應守之事。然此克已。皆屬甚少之工。倘因未習克私之道。而覺艱苦於伊始。然斯艱苦能有幾何。甚少也。甚促也。况過此而獲一全福之報於天也。不但生時死候。樂不勝言。且永福之中。亦常深喜叨其神益之多也。於是而知人世有限之艱。較諸天國無窮之福。豈非甚微而甚少乎。噫。其多如彼。其少如是。我應頻憶者也。

其三 茲欲殫我所能。愈加穩我之上升矣。我願於此次神工。遵守所定之善志。及處世之善則矣。我願於身世之苦。雖大勿辭。俾勿失主寵矣。我願靈魂獨一之福。其惟天國之榮。其他美好之將值於世者。一皆却之。曰。汝非我所勤覓之天國也。彼身世仇魔。牽引我之逸樂尊榮。一皆以聖斐理伯納理之言却之。曰。非天國也。非天國也。今我爲穩天國之榮。卽至傾注吾血。萬苦而死。亦應直受不辭。豈不憶耶穌爲我升天。承此極苦於前者乎。况主之所欲於我者。不必如彼之苦。畧受微艱。卽已足矣。噫。其多如彼。其少如是。其頻以憶之。

省察告解聖事

其一 宜省告解聖事。天主賜我不可限量之恩。出於救世主聖傷之寶礦。其值甚富。乃主之聖血爲值者。以故厥效神奇莫比也。試想我獲罪同列之人。邀其

寬恕。尙屬不易。若所辱係尊貴之人。望宥自必更難。今天主以釋罪之柄。置於鐸德之手。不以我深辱至尊之罪。其數莫算。亦不以每次之罪。極惡無窮。而竟概施矜赦。若此其易。能不驚嘆斯恩之莫量乎。

二 其
省我告解之神益若何。教友中最可異者。乃於屢次告解之後。犯罪仍多。且復犯舊惡如故也。此端聖事。若能真悔實告善備而領。不特諸罪悉除。賜予悔改之佑。更賜一成聖之寵於吾靈也。神效之驗。其大如此。抑何受之者甚罕耶。蓋其中有大故存焉。或缺在告解之中。或在選擇神師。或係自訟之人。其故不可不察也。

三 其
省我所行告解之工。可謂真全否。每因怠惰不察。而至應告之罪。昧而勿告。畧舉兩端以概之。一、於思念之中。或於罪惡之始末。未及全告而止者。視

若無過。而從未告及。道理不明之人。易陷此失也。一、於缺失之中。如職位應行之分等。絕不以此介意。致陷人於罪惡。蔓延禍患於他時。是誠人世之重害。不可不察也。

四 其
省告解之鐸德。我曾勤覓否。彼乃指明天路之神師。其要不可名言也。恐我不但未嘗勤覓。而且遠之如虎者久矣。或喜擇不責我之過惡者。畏避其嚴。施救我之策者。有之矣。然所行若此。豈非安於靈病之明徵。不切望升天之信驗歟。

五 其
省我告解時。自陷之錯。如無真悔定改之心。而遽敢領此聖事之蹟者是也。我爲得此悔心。必當如何勤加求主。如何靜默追思。天主乃至善之主。今爲我罪所辱。必極難安。於是而發真悔之心。至於定改之志。應全應切。必當如

何設法、斷此罪根。如何畏避、遠絕前譬之險。蓋告解而無定改之堅心。所告非真。罪不獲赦。如是而死。必墮永獄無疑也。

其六

省我告解之工。當堅定我心。下次告解。宜勤宜切。必在未嘗獲犯舊罪之時也。如是而告。則所受新賜之寵。益加全改之力也。或未能如是。亦應速告於不幸復犯之後焉。試想死者之屍。我肯與之一宿共榻乎。我於負罪如死之靈。反敢日以繼夜。甚且累月經年。與之悠久度生乎。我乃刻刻可死之人。胡可任己負罪片刻。深冒永墮之險。而勿救乎。設見一人負罪猝死。則應常作前車之鑒。今見忽死而永墮之人甚多。猶不一動我心乎。豈心存聖信之教友。尙敢任己之靈。處此重險而勿顧乎。今當於此大端。速認己過。慎行前篇所訓之工。

第九日

第三次默想題

愛敬
聖體

題旨

耶穌聖體。約而言之。可謂諸妙諸奇之總滙也。聖經云。仁慈主已憶其靈異諸跡也。然聖體之恩效。人所可見者。亦非悉屬乍觀難信之神奇也。蓋似此諸效。人嘗日見於人性聖寵之中矣。我獨於至尊天主。而肯垂愛下民。其能施一奇恩。雖在天國而兼在世間。與人共叙之新恩。是誠更大之神奇。似爲難信之靈異也。我人於默祈之中。望主俯賜寵佑。俾能驚羨。如達未聖王之高呼曰。賜我諸恩。何以酬之。再思聖伯爾納鐸之詞曰。以爾賜我。何以報爾。茲將三等愛情。表見耶穌賜我聖體之故。而思之。

定像

想見日路撒冷城。建定聖體堂中。晚餐席上。耶穌中坐。宗徒旁侍。聞主言曰。

久願同汝曹食此巴斯掛於吾受難前也。

簡
禱
求主真光聖佑。俾從今懷一切熱之善願。越格之愛情。仰酬吾主超常垂愛之恩焉。

首
思
愛情第一。乃欲常得所愛者。不離於己也。蓋真愛之心。別無他向。惟願己所愛之人。常在目前。流連締視。叙語賞心。而無厭斁之時也。今觀耶穌之聖體。供奉於祭臺。隱藏於麴形。將此聖筵分賜多士也。噫。主之恒留於世者。何爲也。天國光榮。爲聖軀應得之酬。非如世之行旅。而當在上國本鄉之內也。主今在世。已非救贖矣。世已全拯。天已大開。獄魔已敗。天路已示矣。然則我等之慈父。究何爲而居此乎。若施寵於此聖事之蹟。不須爾之聖體親臨。如受洗之水。與堅振終傅之油等。不過受造之一物。在聖事蹟中。即可施人聖寵。

未嘗加以爾軀也。今亦可如是爲之。卽將餅之體質，而施寵於人。不異受洗之水，仍然水質，而竟洗人罪也。何必主體親臨乎。然主曾示於聖經曰。我之忻樂，在與人共處也。吁。吾天主。爾願與我共處乎。勿以我卑賤之人，失敬於爾前。而絕不見棄乎。我知之矣。蓋主常屑爲我之良友。今則更顯爲我密契之愛友矣。夫良友可不久聚。而契愛之友，則決不能少頃相離也。主故明示此情曰。蓋我日與汝曹偕處。至於世之窮盡矣。噫。主之聖愛，竟一至此耶。經云。時已愛其從己者焉。主乃待我如友。同乎蒙寵之天神矣。榮我以友愛之情。如先知及諸古教之義人矣。今已欲由常友而升諸契友矣。聖奧斯定云。愛之也。不覺其多也。欲置吾靈於無窮之愛也。聖伯爾納鐸曰。經謂主至終，愛其從徒也。噫。斯何謂也。其終無終。其愛無限。其施無窮也。於是而我將驚

異於愛我之耶穌也矣。

再思愛情第二。乃悉棄他喜他悅。及諸行爲。而常樂於所愛者也。試觀耶穌成聖體時。人性拘抑。悉隱其見聞行動。其軀雖活如死。且非肉軀之像。甚至授人領食。進入脾腔。愛情抑何甚哉。世之癡愚用愛者常曰。我所甚愛之人。願拚一死以爲之。然而其言非卽其實也。今之耶穌所行。固卽其實也。聖保祿曾謂耶穌降世爲人。乃取僕役之像以自抑也。然而尤甚者。又取餅像以自抑也。然餅之爲物。尙屬形像中易見之質。而耶穌自抑之至。猶甘就已於一星一點之像內也。故司祭之士在彌撒中。每向祭盤凝眸審視。其故何也。爲覓此歛約至甚之天主也。噫。主之聖愛。巨哉隆哉。聖多瑪斯未辣諾瓦高呼驚嘆此盛愛曰。此洵超邁尋常。遠踰九品之愛也。設有一人養一極賤微蟲。肯

將自食之物、分施於彼。可謂愛矣。甚而刺取己血以與飲。割取己肉以與食。斯人也、能不名之爲癡愛哉。今天主與我以己體。欲我卑微之人、明識其極愛世人之心。將使吾主亦負此聖善之癡名矣。吾靈能勿訝吾至尊天主、甘爲我至賤罪人、謙卑屈抑於至尊之地乎。盍觀主如何駐此貧乏聖龕之中。如何肯進微賤卑陋之家。及最污甚穢之病院耶。總之、主之用愛、真若不知有己之愛。勿願己之品位隆崇。願與世人處處時時共聚以爲巨樂也。故云、我之忻樂、在與世人共處也。噫、痛主愛我之狀、似醉如癡。恨我無情、猶是冷然勿願。勿報主之盛愛焉。

古時曾有皇嗣。迷於愛情。夤夜私走街頭。無侍衛之從。假作常人裝飾。所值橫逆之加、不一而足。甚至衣汗滿泥。擊石以逐之矣。蓋因不識其爲世子者

有之。故敢不認其爲儲君者有之。噫。吾天主。爾爲甘行愛人之步。改裝易飾。隱示尊軀於麪像之內。所受侮慢凌辱。不知幾許矣。昔如德亞人。曾以佩刀刺爾曰。倘爾乃基利斯當之天主。汝自明言。又異端之流。以爾擲之於犬。以爾爲馬足所踐。凡諸異端之人。加爾之辱。不可屈指。以及奉教之人。褻辱犯聖。多亦不可勝言。噫。可愛之耶穌。卽於吾身所受之辱。何所不至。然爾慈如一。從不少間往來於吾靈也。爾爲我自天降地。雖世延甚久。此恩亦不倦息。正驗爾所謂。我之忻樂。在與世人共處也。

續思愛情第三。乃爲悅彼所愛者。願甘耗蕩已有也。世之耽情於所愛者。往往不顧先人血汗所積之資。爲之罄費。是以圖畫赤體嬰兒之像。以表用愛之意。緣用愛之甚者。則必禿已所有故也。然則世之愛情。欲與其人密締。從未有

以己身而授食於所愛者。如我天主之所爲也。賜我以天。兼賜我以地。並賜我以身。至矣哉。主之聖愛也。其所賜。豈猶有他愛可加者乎。我將謂主肯蕩已。猶能不褻其尊。此誠仁慈無限。聖智全能。莫可名言之主也。昔有世君薨時。遺贈已心。葬於聖堂之內。卽令人不勝驚奇感激矣。此雖殊典。然不過人之已死血肉而已。今吾主之垂愛。以己全全活體。與我形神合一。是誠莫比之賜也。我當感激何如也。似此厚賜。吾生止有一次。亦難報此極大之恩也。今則一如我欲。可隨時頻領其恩。尙有何比哉。古時天降瑪納。爲主聖體之像。大賢乙吊達嘗味經中來如雨澤之說。而知聖體給人。有似乎水。人雖極窘。此則充裕不乏也。設於普地之上。獨有聖體一尊。遠近朝禮之人。則必多不勝數。惟得一覲主體。其恩其寵。卽已不可名言。而况作我人靈養育之資。

助我形軀過慾之味。且至時時處處。使人求領易如。而非一時一所也。然此恩此寵。我雖深負。而主仍時頻賜我也。世人之物。愈施愈缺。而主乃恒施不乏者也。蓋諸物在外。而聖體即主之無窮本體故也。聖奧斯定究言。吾主至極之賜嘗云。主至以己施人之時。可致其乏也。主能雖全。然而授人以己。餘則不能再加矣。主知雖至。然於己外加賜。則不知矣。主富雖極。然於施己之外。則無他恩矣。夫天主之愛情如此。雖蠢頑鄙野之人。信之不易。然我辜負應奉之酬於主前者。未可云信之則易也。昔賢偉烈爾模訝人誕異云。何世人於主熾愛火窯之中。猶是冷然向主耶。聖斐理伯納理年邁目昏。病篤之際。聞司教恭送聖體將臨。頓卽努啟雙眸。勢欲迸裂。從臥室之戶。遙瞻聖體。卽覺心曠神怡。向主高呼云。我愛在茲。我愛在茲。今我亦當曰。我愛在是矣。

我之愛我者，在是矣。噫，仁慈之主，已憶其昔行異跡，賜食於畏主者也。今主爲我亦賜廣大靈奇於我矣。然於此更有莫大之奇跡也。我將聆以愧之。試思愛我之天主，既賜我靈跡多恩，而我未嘗仰報萬一，是非怪奇莫大之跡乎。吁，我誠辜恩之靈，匱乏之靈。作此奇異負恩之跡者也。噫，吾天主，我之慈父。爾願全爲我有者，我之引導扶掖，我之師長神昆也。我之極富寶藏也。我食，我飲，我等極隆之聖祭也。俾我世人咸知爾乃愛我者之中，愛我益加卓越。尤加全美之主也。可愛者天主，我若於信斯奧端中，稍懷猶豫不堅之咎。懇爾慨施矜宥。爾之一體聖三，雖極玄奧，然其中識爾乃無上真宗。本當有此超妙難窮之本性。是以信之不疑。然主之聖體，則見其中施愛過優。若有屈爾至尊之處，我雖深信，不無稍涉難信之懼也。豈有至尊天主，肯於受造

微末之人。一如溺情癡愛、與之常處而不倦者乎。豈有願與締合無間、而韜晦本榮、作彼食飲乎。不願侮辱貧窮、而甘受此卑微屈抑者乎。噫、奇矣哉。仁愛主之靈迹也。

本題覆省

其
一 昔英吉利國后名依撒伯爾者。秉政之時、與聖教爲仇。刑虐教士、拘繫放流。毫無忌憚。而且出示曉諭、凡有敬此聖事之蹟者、罰鍰甚多。而領聖體一次者、拿獲之後、輸銀十萬爲贖。時有奉教貴宦、聞信之下、卽揀附都兩庄售賣之。其價分封於囊。每貯金錢四百。足當一次罰鍰之數。乃私自慰曰。我勿因財物、而致不得近領吾主也。初雖設法密領聖體幾次。迨後察訪之役甚衆。屢被拿獲。每以所備金錢爲贖。不但絕無難色。而且明告於人曰。財貨之費、

莫妙莫願於爲此而用也。噫，似此切要神恩，真吾靈最急之需。何可淡然自外乎。今我於主之聖體，任有多艱多阻，亦當請命告解神師，而定志勤領也。聖加祿聖依納爵聖斐理伯納理及聖方濟各撒肋爵皆云：不拘何等之人，每主日備領聖體一次，乃極宜且要也。諸聖固皆勗我勤領聖體矣。然尤望我頻領之中，勿致益重主肩，落諸凶輩數中爲幸也。

其二

領聖體者應有誠切之情，非止頻領而可自足也。聖女瑪達肋納巴西氏有云：缺於敬備感謝兩端，雖頻領聖體，所收神益亦屬無幾。甚有全無實惠者，多多其人矣。昔有回國之君，各索利忙者，好察教中之禮，因於新據之奉教城中，入一聖堂，觀主教行彌撒大禮，雖欲審視聖體奇蹟，然不敢妄置其手。先將珍寶爲飾之手衣一雙，套己手，然後舉視聖體，視後，復置聖臺，毫無褻

慢。繼命取火一盆。將此手套焚之。乃向衆曰。護手之套。已沾奉教者之天主。不可復爲人用也。噫。我若失敬聖體。則於大主審判臺前。見此異教之王。不知增羞何若也。

其三 耶穌聖體、恭敬頻領之外。應習行朝拜聖體之規。每日進堂幾次。從不間缺。如值恭奉聖體之日。尤當行此善工也。至於不能進堂之人。卽於本室。行七次朝拜之禮可也。昔有公爵夫人。居孀已二十四年。身服聖女加辣修會之衣。恭拜聖體祭臺。頻而且恒。時人名以聖體之侶。有問其在聖體之前。爲時甚長。所行所思。何事。答曰。主乃在天諸聖之神糧。我今尙未享見主之本體。而望他時。永侍主前者也。既至其時。我將何爲耶。莫非愛敬、祈禱、頌揚、感謝乎。行之於後者。何不卽行於今耶。何不效彼貧人在富翁之門。病人在醫家

之前。渴者立甘泉之側。飢者臨豐美之席。諸如此式。公爵夫人之所行於前者。我當踵其後。而奉獻誠情於聖體之前焉。

崇修精蘊卷之十

第十日

第一次默想題

愛慕
天主

旨題

以上神工之內，所定善志。或畏死候。或怕永獄。或懼嚴判。一本畏情而立。如是之志。難保其久而不變也。蓋畏懼而向修之情。出於勉強。既非自然願愛。其能悠久乎。故聖依納爵於神工末日，裁定愛慕天主為題。俾避靜者。習此高尚要工。而忻慕樂為。以堅所立之善志焉。其中要式。在所想諸端之上。返思其理。并歷究已往、現在、將來之三境也。

定像

如已侍立於可愛無窮之主前。諸神諸聖。環侍御座。僉庇佑我。并邀我愛至尊至善之主。

簡 禱 懇 祈 吾 主。賜 我 深 悉 已 往、將 來、及 現 在 所 沐 之 洪 恩。從 此 專 以 愛 主、事 主 爲 務。

首 思 茲 以 已 往 思 之。主 恒 愛 我。所 施 恩 寵、真 綿 綿 不 盡。正 如 經 內 主 云、予 以 恒 長 之 愛、愛 汝 矣。生 汝 於 無 中。賊 汝 以 美 質。更 不 以 汝 頻 辱 於 予 爲 念。而 保 汝 於 昔。存 汝 於 今。當 汝 有 生 一 日、賜 汝 以 聰 智 貨 財。種 種 所 享 之 福、斯 皆 予 愛 汝 之 效 也。絕 非 汝 有 功 於 予 前。亦 非 予 有 需 於 汝 處。惟 因 予 愛 德 洪 深。故 願 以 恒 長 之 愛、愛 汝 也。汝 今 進 思、予 加 汝 神 恩 中、更 大 之 一 端 也。聖 信 之 光。聖 事 之 蹟。默 牖 之 訓。以 及 罪 過 之 赦。若 此 殊 典、屢 施 莫 數 矣。豈 汝 多 爲 惡 事 之 後、尙 有 寵 綏 之 分 者 乎。豈 汝 所 犯 之 罪、不 足 振 予 之 義。加 汝 以 萬 千 永 僇 乎。當 思 救 汝 於 斯 凶 者、誰 耶。保 汝 於 斯 罰 者、誰 耶。多 人 不 及 汝 罪。早 投 永 獄。汝 不

共遭此罰者、何耶。此皆予愛德時新。願以恒長之愛、愛汝也。今縱不以愛還愛。亦應受賜鳴感。何竟不然。噫。負恩甚矣。我今聆此。當想主宥我一次重罪。其恩猶大於造化三才諸有也。主若別造諸天。端以賜我。恩甚巨矣。然較宥我一罪之恩。則如無恩也。夫宥我一罪。而蒙恩卽已若是。則宥我其多莫數之罪。其恩尙可思議乎哉。是主宥我之罪數若干。可云救贖我之數。復若干也。主以如斯格外之慈。俯賜於汝。其應報之責。不尤巨乎。聖奧斯定常思及如是洪慈。勉力益加愛主。向主高呼曰。我願愛爾。蓋爾加我以越格之慈也。旋卽想主召己之日。及己避主之時。曰。我嘗迷爾。而爾追我。我嘗忘爾。而爾不我忘也。今我之已往。無非忘主之時。正主追我之日也。猶勿還愛此極慈恒愛之天主乎。

再思

再以現在思之。主以恒長之愛。愛汝也。主曾向賢女亞納福利諾云。汝想子於仁愛之外。尚有他物乎。今我須知。彼凡加愛於人。見乏酬愛之義。亦將弛其愛情。或且變愛爲惡也。若於分應還愛之日。反以非禮相加。此爲尤所當棄者也。然而主之愛人。不若是也。我雖獲罪於主。主猶繼之以愛。耐我。望我。賜我聖佑。濟我諸艱。並不以我負恩。失信諸惡。而稍減其愛。幾可謂我愈堅於悖主。主益加我隆恩也。聖師文多辣向主云。主之愛我殊深。真若恨爾自己矣。試思我於何日。何時。而勿膺厥愛之效耶。主若語我曰。予之愛情。誠不以汝之辱予。而改予向汝之愛也。聖女德肋撒迴想及此。不覺痛悔情深。愛主之心大作。曰。我陷重愆之時。當受主罰。而反蒙諸恩。此我不堪其痛之一苦也。又云。見我日受主恩。而我報之不善如是。此誠可懼難當之一刑也。今

我於此、謂非如是耶。何不向恒長愛我之天主、奉之以傾心之愛耶。我於稱心之一騎、隨己之一犬、猶多戀愛不忘。至於施我多恩之大主、愈加當愛之分。反悠忽置之耶。故色擲加有云。汝觀畜類之於恩主也。著其熟識戀愛之情。豈於廣施愛惠之恩人、我獨不將致愛者乎。是誠何心耶。從來窮物性理諸家、咸以愛情爲恩惠之神魂。如人形軀之合靈而生活也。今之施愛者、實非平等。乃一分位極尊、慈能無限之長上。彼之愛情流澤、豈不尤爲恩惠之神魂乎。譬如君王特賜鮮花一朶於民。民必重加珍愛、遠過友朋之厚賜也。蓋因恩施之值、隨其所予之人而定。品位益高、其值益重也。夫以尊善如天主。施恩如天主。尙敢勿酬敬愛。誠妖孽中、尤可憎惡之妖孽也。噫。主之恒長之愛、施諸卑賤如我之人。誠乃自甘屈辱其至尊之品、而愛之矣。我將何以

頌之哉。

思^續更以將來思之。主欲以恒長之愛愛汝也。蓋已往現在之恩。蒙主已施之愛也。若將來者。乃主有意將加之後惠也。是以我今卽有愛主之責矣。茲以一譬彷彿之。設有卑微之類。當其受生之始。蒙一仁厚長者。預爲治備美資。將來擢登高貴之位。雖享有之實。尙在他時。然未獲之先。旣悉預備之厚情。不當預感斯恩之超邁乎。噫。美產豐資。主所備施微賤如蟻之輩。已於聖洗之日。授我以榮寵之麗服矣。主欲永愛愛我。故於生我之前。早備天國恒居之所也。主亦欲我共彼天朝之神聖。愛主於永遠者也。主之所欲於我者。何愛耶。乃以純樸至極之愛。愛主也。主欲我此愛於何處耶。乃於天上之國也。聖伯爾納鐸嘆曰。斯真遠超常格之愛。聖奧斯定深感主恩曰。吁嗟。我之靈情。

抑何冷怠之甚耶。嗚呼、我之冷怠、得非更甚、而更爲可嘆者耶。今應想主本體、自懷全美眞福。由此而享永樂永安於造世之前者也。亦惟由此而享眞福於永遠無終之世者也。是以卽於天堂少一吉靈、地獄多一凶類。於主本榮、果不增損。而無足重輕。然於主之聖愛、則所關甚重也。聖師多瑪斯有云。主欲我共已而爲眞福之人。并欲我同享主所自享之眞福。主於己之眞福、竟若非我不能自享者也。噫。是誠遠超常格之愛也。如不恒酬愛於主。我靈直如朽腐不堪之物。何得謂之人哉。懇主宥我未答毫釐之愛。而且頻加辱爾之愆。茲以聖奧斯定之言、痛泣爾前曰。哀哉我勿愛爾之日。痛哉我深辱爾之時。

文 祝
吾主天主。請爾納我自揣之柄。收我記明愛欲三司。凡我所有、皆爾恩賜。茲

皆歸爾。悉交爾聖意純御。惟以爾之聖寵。及我愛爾之誠心。惠我。賜我。我卽豐富有餘。不敢復有他求。亞孟。

此經乃聖依納爵結此愛主之題而作每月度誦恒奉愛心於主焉

本題覆省

一 其 吾人愛主之分有三。一乃公義。因主命令也。二乃酬報。因主施我隆恩於往。今來。三時也。三乃愛情。因主無限慈情。憐愛我也。今我有若是重多之分。何至今一無仰答之情耶。每於施我微惠之人。尙能勤求機會以酬之。不肯終作負心之輩。獨於主則甘冒此缺。非但不知愛戴。甚且勿知敬畏矣。

二 其 聖熱洛尼莫云。汝之愛主。何難之有。若令汝爲主而遠涉江海。或令博濟於衆。重苦自懲。及躬行峻德。超邁前人。汝則可諉曰難能。今愛主之命。未嘗如

是。尙有何辭可諉耶。試思人所鍾愛者、莫過於愛我之物。譬見家犬迎門。承歡喜躍。我將悅色拊搯以示愛。倘以此言責問於我。我之愛主、尙不如愛一無靈之物乎。噫、是誠深忝含靈之行也。

其三

金口聖人云。世人勿愛天主。乃由不思主之公恩。若屬獨施於己之私恩故也。聖保祿思主受難聖死。若施一己之私恩。因發熾愛之衷云。愛我者爲我而以已付之矣。聖巴西畧云。人若善行迴想。則見吾人各有受主眷顧之特記也。又聖伯爾納鐸思主聖愛。人所共沐者有三焉。一、乃愛無數量。二、乃愛無限界。三、乃愛無前表。因乃愕然浩嘆曰。欵欵愛乎。無限之愛無表之愛乎。此題之中、應定心類發愛主之工。蓋此工、非守之有功。不守無罪之聖訓可比。乃大主特頒之命令。吾人分當遵循職守。主曰當愛汝主天主也。耶穌又

云、此乃爲首爲最之命也。故聖方濟各撒肋爵以此訓衆曰。悖主之事、當絕然勿爲也。然此又爲愛主之末級也。尙有兩級當登也。一、凡有所爲、無不以主爲向。一、凡有所爲、無不爲主而爲焉。聖五傷方濟各向主曰。吾之天主、亦我之諸有也。

第十日

第二次默想題

愛慕聖母

旨題

吾儕專心恭敬天主聖母、爲我衆慈親。此乃避靜神工之要務也。故聖依納爵屢令默想題中、多用恭向聖母之祝言。良有以也。蓋聖母不特於忙肋撒山中、指授聖人、而爲避靜神工之首倡。且乃行此神工者之恩保。故欲吾儕求救於聖母、不異子向慈母、而愛之、亦當如孝子也。此題分爲三。想主愛聖

母超於受造萬有之上。一也。聖母愛主，愈於受造萬有之愛主。二也。聖母於受造諸有之中，爲吾儕尤當所愛者。三也。

定像 如見聖母覆庇事奉之人，用廠衣之襟，捍衛邪魔侵害之危焉。

簡禱 懇祈聖母，賜納我於事數中，幸置我於恩庇之下也。

首思 天主愛聖母於受造萬彙之上也。蓋天主所施於聖母之愛，不特其情如火。

且乃聖愛常燃之純火也。因存養斯火之質，異乎凡品，非有若何與幾何等情勢也。故主愛聖母之愛，乃主全善性體所發，至純至廣，而無限量者也。如是，則聖母之形神，肇基於天主聖情之愛。聖母之始終，陶鎔於天主聖愛之火。是其爲受造中，主所更愛者。大愈於萬有合一之上也。是其美好之精純。大超於眞福之諸神諸聖，合而爲一者也。天主聖神曾向撒洛滿預指聖母

曰。子女無數。粹美惟一。聖經又云。有女自彼曠野而升。極備歡忻之因也。蓋此世之內。功深德茂。資純質粹之聖。亦云盛矣。若一仰童貞聖母。則覺大主之前。除瑪利亞之外。其餘皆若不足觀也。

從來恩賚爲愛情之信証。可於童貞聖母所邀天主聖三之隆錫。畧識天主之愛聖母爲何如矣。當天主聖父。以己惟一聖子爲賜。尙有何恩何賜。不逮聖母之聖躬耶。蓋天主聖父之崇榮。不在於受造諸功。因此功於己絕無所增也。卽於造世之前。常爲眞福之主也。彼之奇榮。獨在無始時。生一全美之子。與己同體。同能。同知。同善。同一天主也。然此奇榮。聖父於上天下地。絕不分施。卽受造諸人。絕難容受。獨全賜於聖母。則此殊榮。殊愛。可限量耶。聖經首節云。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德肋化成天地。此乃信認聖父爲造化萬有之

主而歸美之也。請主容我如是言之。聖父之超妙殊榮。似不少析其分於聖子。聖神。而肯以析於聖母瑪利亞。揀爲聖子降世之母。以己至聖之子。屬於聖母爲子焉。奇哉。聖母傳主人性於有始之日。猶聖父生聖子於無始之中也。是以聖父與童貞之母。皆可確然而稱耶穌曰。爾爲予子。今日生爾也。於此尊崇名分。則知聖父之超愛聖母。爲何如耶。聖伯爾納鐸甚訝其奇曰。若此高位。於有始受造中。不可再得。於靈明自立中。亦不概見。其惟主性之一位。聖父而已。其惟受造之一人。聖母而已。

夫以天主聖子。欲以卒世童貞爲母時。所施寵賚而論之。尙有何賜何恩之不及其親耶。昔以主宰之柄。造化厄襪。不待亞當之允而行矣。豈不能於童貞瑪利亞。亦以主宰之柄。而化成己身於厥胎乎。可以不待聖母之允而行。

更可不請而行矣。然主不欲也。隱修長偉烈爾莫明訓云。非伊自許之舉。主勿取之也。主以降孕之工。任聖母自主而受成。并許其甘願願獻之情勢。皆隨其本意。而後曰。致成於我。如爾之言也。主之所以如是者。欲使吾人知重整敗世之恩。贊成於聖母。咸當致謝聖母於勿忘也。卽天主聖子尙將感其願傳人性之惠焉。是以凡諸受造天神。於分施萬惠之主前。亦嘗奉獻身心。可謂無物矣。而奉獻之功。可謂聖母獨擅首出之榮也。則知聖子之崇聖母也。爲何如。致命聖人默托弟阿所遺致敬聖母之詞曰。嘻哉。嘻哉。爾有世人悉負其債者。爲爾屬下也。蓋吾人悉負天主之債。而主又負爾之債者焉。聖母瑪利亞旣爲天主聖子之母。而天主聖神所加之恩寵隆美。非常人可知矣。西國古規。婦女一登王侯之母位。卽交與闔家之鎖鑰。以表全家之柄。

與子同操也。是以至聖童貞一登聖母之位。卽得不可思議之重柄。大主極富之恩寵。奇妙之寶藏。分施大權。全經其手矣。聖伯爾納鐸稱述其能曰。天主聖神所畀一切神恩之權。請主容我如是言之。可謂已爲聖母所有者矣。是以諸恩之施。悉由厥手。不拘何人。何時。如何。幾何。一任所欲也。昔之博學名師嘗謂童貞瑪利亞乃上天下地聖會中。尤爲主榮主愛主重者也。是誠極確之論。孰不忻然尊奉耶。超卓名師叔亞肋氏曾云。天主獨施於聖母之愛。大愈於施彼諸神諸聖之愛也。後人從此至今。以爲至論不刊也。於是而知聖母卽乃聖經所喻之美珠。吾主擬以市之之值。而捐己贖世之寶藏。尤爲允當者也。又此珠。假有偶然相失之際。則基利斯督寧願全失無數之聖。以及萬世之人。而獨以童貞瑪利亞是保也。

再思 聖母之愛主。大愈於受造萬彙之愛主也。蓋天主以無限之聖愛。先施於聖母。於是而聖母精純之愛。顯示吾人以迎合主之聖愛也。於此兩愛之中。可得主與世人互愛之相稱。譬如太陽之光直射水晶正面。斯得迴光返照。彼此接合之度限。是以經內聖神有云。予所愛者愛予。予亦愛彼也。且天主既愛童貞瑪利亞。愈於愛彼受造萬有之合一。聖母若不還愛於主。則覺示一怪異於人矣。聖師文多辣云。聖母既蒙主超常之愛。而聖母亦以超常之愛愛主。有何驚異哉。然而聖母之崇高聖愛。孰能講解耶。雖上哲英明。尙難肖繪。我今心似冷灰。豈能擬其萬一哉。雖然。我猶不揣固陋。畧述聖母向主之聖愛。乃如火之騰舉。適當接火之界。而由之含有二美者。用勉吾人企慕聖母之大德也。曰純美。曰粹美。聖母之愛。具純粹之美者。因自始孕母胎至終。

絕無用愛於他向。其惟切愛天主之一向而已矣。卽或愛彼受造者。亦惟因純切愛主。體主所愛而愛之也。此聖愛之火。聚於聖母之聖心。精純至極。因其恒灼。而如聖經所云。火將常燃於子之祭臺也。當聖母始孕之頃。卽達天主聖性之超妙。故其聖愛之火。迅速飛騰。無俄頃間隙。自是而後。雖寢寐之中。亦不少息其愛主之工。因其明司。不由外來之印像而生情。故其欲司。不須明司之想悟而發愛也。昔之太西木植島中。延燒七載之後。方無着燄之質。而火自熄。然於聖母愛火之燄燃。非七載。乃延六十餘載。直至以此福幸之愛火。耗其屬死之生命也。聖母又如弗尼斯之死於火。而復生於火也。○弗尼斯。鳥名。壽至六百六十歲。自聚火燒死。旋從灰燼復活如舊。此乃昔人之寓言。惟取其死生於火之像而已。○蓋聖母自有生以來。旣發無數愛工。

死後之上升天國。乃直由愛德恒途。而臻愛德之本鄉。名其聖愛。爲厥命之始末。別無片刻之間者。宜矣。以故超卓名師有云。聖母愛德之工。所發於生時者。莫可屈數。恐與諸聖愛工之數。無可以比匹也。蓋聖母居世之功。恒進恒增。而無間隙者也。聖母愛德之美。其意尤堪景慕也。蓋此絕無間阻之愛火。一因聖母從無纖毫罪玷。絕不稍容怠惰之情。亦無可入微疵之隙。一因聖母極高聰智。并其賦受之聖信。聖望。與聖神之寵錫。以及屢蒙天主聖信之顯示。默契之狀。宛如已享真福之神聖於天焉。聖母之聖心。全化於聖愛之火中。正如聖依西鐸羅所喻云。聖母如火中之鐵。天主聖神之火。全乎鎔化之。透鑠之。乃似聖神之火。而於己不覺有他。一惟主愛之火而已。蓋因天主聖神寵照聖母之工。惟如己之所欲。然按寵錫賜人之常則。而隨其功績。

克承之量而施之也。而聖母之量。乃以一己之愛主。不但愈於諸聖合一之愛。且其聖愛之盛。直可償普世諸人應愛天主之責者矣。不若是。則主之聖命所云。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慕天主。普世遵命之人。孰克純全粹美耶。惟幸聖母全遵此命於地。而益加精美。愈於諸聖遵行於天。故稱聖母爲聖愛之母。良有以也。噫。聖母獨發一愛。全美如斯。洵非受造神人所得而企及者也。

續思

聖母在受造之中。爲吾儕更當企愛者。何也。蓋天主既愛聖母於受造合一之上。聖母之愛主。既超於受造諸有。則吾人不當於天主之下。愛聖母於受造諸有之上者乎。大凡可愛之故有二焉。一爲其本然美好。實有可愛。一爲美好之故。可加益於我等。聖母之可愛。兼此兩端。是其靈性之富。諸德美好。

精粹純全。皆在極峻之級者也。經云。予乃兼萃諸聖之美德者也。若曰聖寵常規。必按受造者克受幾許。散佈分給幾許。於聖母者。可謂予乃獨享其全也。聖伯爾納鐸解曰。是卽予得其全。而諸聖得其分也。蓋天主造物之功效。若獨爲聖母而備此寰區。而且造聖母超美之體。竟如一傑出之寰區。丕揚造物主之光榮。遠愈於受造萬有之能顯主榮者也。聖母之明司。乃上智之寶藏。一如天國不夜之晝。所謂生知之質。直達本性。超性之真奧。非由學習而知。故其已識。將識。絕無絲毫混蔽。纖悉疑情。惟一渾然純識。大超往古來今之靈明者也。一如天神直通之質。不假明悟中推測爲助。故其契主之工。不間寤寐。全不資形體諸官之力者也。至聖哉。適稱乎天主聖母。天神母后。聖教公會之大主保也。由是而內含之福美。沛然充溢於外形矣。聖弟阿尼

削一觀聖顏、不禁驚嘆良久。後乃致書於聖保祿宗徒云。其時設非聖信在心。知瑪利亞乃受造之人。我卽敬拜爲天主而無疑矣。聖母之榮美如此。後先諸聖何能企及哉。大師亞伯爾多云。聖母惟極盡人性之美好。故其形體得有無以復加之榮麗也。加爾都相云。聖母因天主所畀之權能。隱已光耀尊威。惟以德容相示。俾覲見之人。克近而瞻仰。招致其景慕之心。一見而蒙其貞潔之輝矣。彼太陽之力。雖能照地。發生萬物。然不能直透地之中心而生之。獨此聖母之一視。甚爲便捷。卽能深達人心。而生聖善。聖盎博羅削故云。聖母俯視之人。卽受貞潔之記也。論聖母外形之美。隆盛若此。則可知其內靈超異之美。更不羣矣。卽天主聖子降世之諸恩。惟施於聖母一身。亦可謂之不屬徒勞者矣。聖母自始孕母胎之頃。卽蒙天主諸寵美飾。堪爲基利

斯督鞠養之真母。救贖之輔弼也。聖子必須至聖童貞。而生於有始之日者。方克稱生於天主聖父。無始之始也。聖伯爾納鐸曰。俾一童女而生天主。必須極大寵錫。陟升其品。與天主彷彿比肩。作一畧如天主者。而後可也。是以前此諸聖。僉以極尊徽號。奉於聖母。崇隆其妙。示我後人也。然而殫極吾儕心力。而所奉者。總不及聖靈純美之影響也。我等幸於他日。得覲聖母榮福之座。瞻仰之樂。將何如耶。式納郡聖女加大利納蒙天主恩。賜見真福之靈。僅一覩。而喜樂至極。昏迷如死。醒時向主耶穌曰。無怪吾主願爲如是珍美之珍。將己生命市之。如是其甘心也。夫以一聖之福。且乃一視之頃。樂已如是。倘能久親浩蕩榮光。純全崇美之聖母。遠超諸聖之榮美者。此時有何言之可喻。何樂之可擬哉。

今我想天主聖母之榮美諸德。惟爲一己之所有。吾儕尙應愛慕感頌。以盡事主數中之分。况聖母所受天主之眞光籠照。成此純全美德。無一不迴光返照。施於旅茲下土之人。是其所施所愛。皆己之榮福。正如明月之光盈滿。不獨爲己。又爲人也。受斯照者。其可懔然不覺耶。

聖母有極大仁慈。故天主托爲聖而公會之恩保。但此職必須有知能願三者。然後可以善行其職。施益於人也。而聖母於此三者。精備而無微缺也。西國古制。不許婦女承充保舉之職。以女流識淺。不足稱任故也。聖母之才智德業。爲天主臺前恩保。誠至當也。因其身爲天主聖子之母。浸潤於天主聖光之內。能洞見我等諸艱。實足贊助吾人聯合於天主也。至論其能。聖安式而莫云。天主選舉聖母於至高之位。竟以己全能之權。付托於彼矣。是故聖

母之權能。適如受造萬有之廣延遠達也。聖伯爾鐸納曰。屬於聖母之下者。與屬於天主聖三之下者。同此一數也。事奉聖母者之數。竟與事奉天主聖三者之數。同一幾何也。且此大權。非僅母以子貴。應得此恩。乃因聖母實係天主聖父特簡之皇女。例應承嗣父皇之諸榮也。又因其德全美備。受造諸靈益當拜伏其聖臺之下。求爲恩保也。故聖伯爾鐸納云。即使聖母不爲天主之母。因其諸德之粹美。而敬事之道。亦應高出於世間母后之上遠遠也。論其仁慈之德。願保吾人之聖愛。以前先聖。曾比之白荷花。首重躬曲。而俯垂至地也。又比之冕旒之重像。惠然垂佑於在地之人也。是以聖母多所超美之端。無一不爲加恩吾人之名目。無一不爲垂慈顧復之恩施。我將何思何頌耶。凡聖子血價所贖之靈。聖母愛之。超諸常格之外。直若按諸聖子所

費之血值爲度也。聖伯爾納弟諾云。諸聖之互相契愛。合而爲一。較之聖母所加一聖之愛。直如地毯一點。與天體外環相比也。今我奉教之士。旣蒙聖母如是之愛。猶勿盡誠欽仰其至聖大慈。而恭奉此大主之母。豈非背情怪誕之極乎。聖阿瑪陡云。天神之愛聖母。分雖較輕於世人。然於聖母受生之頃。一見其諸德全備。將登天主聖母之高位。頓卽愛之愈於愛己也。若吾人愛聖母之分。其責更重。何反不如天神之愛耶。豈其陟於受造之上。且爲聖子耶穌所敬事者。反不堪當我之敬愛耶。故吾人愛彼之道。當愛之於本身之上。爲其品位美好。與其施愛之慈。不能不如是愛之也。試思聖母乃上天下地。從無一人一神能愈其品位德美者。可不愛之如是乎。今當悔恨往失。未嘗虔事聖母。誠爲悖道拂理。負恩甚矣。向聖母真切虔禱。用改我怠惰。

前愆。

言祝。噫。至聖之母。爾爲天主聖愛之總滙。爾之性體與寵光。誠上天下地之靈奇寶藏也。爾之聖心。乃仁良之府庫也。爾爲受造之中更愛天主者。爾於天主之下。堪承萬有所更愛者。今我於天主之母。及我等慈母之前。自認爲屬爾之人。欲將身心全獻於爾。然此不但性理之當然。而且出我揀擇之本願。是以事爾之職役。我覺甚榮。大愈於享有普世之君后也。我甚願得一洪大之聲。贊揚爾美於普世矣。我甚願有透達人心之利語。俾普世含靈。一皆重愛爾受造之上矣。世間多人享諸榮美。皆不稱其分。我願以彼諸榮。除其鄙陋。作一應貢之儀。悉獻於爾御前也。噫。痛我事爾之工。甚疎甚怠。已失敬愛之重職機緣矣。然於前之所忽者。今願悉以補之。但願得識事爾更虔之人。做

效其敬爾愛爾之德範。而致愛敬於爾矣。噫、至尊主母。今我所獻、悉出於私欲充盈之心。何能悅爾聖意耶。我何敢於爾前再行掩飾耶。然而孰能易我之心。合爾聖子之心耶。其惟主母也。爾之祈禱、爲力甚大。主之允爾所求、竟若從爾之命令也。噫、至尊主母。請觀爾僕之靈。狼狽如是。世有與我彷彿者乎。爾乃吾靈之慰。耶穌之下、我之特望也。惟我向爾之心。且梗且怠。懇爾寬仁。救免我之戕賊。蓋我之戕賊。莫甚於自取之禍害。惟望賜與頻頻呼救於爾聖名之人。同沾恩澤。更望今此之時。賜爲事爾始工之日。再不缺少愛爾之分。直至永覩聖容於榮福之座焉。亞孟。

本題覆省

其一 曾爲恭敬聖母之故。而有貞德之特愛否。當憶厄杜亞爾都亞肋叔厄爾日

亞畧等諸聖行實。悉皆切愛貞德。此乃大中聖母聖意之工也。又一聖人名。安德肋濟阿者。病危之際。一許痊後守貞之願。頓卽痊愈。嗣後終身常佩綉衣。以表恒感聖母之德。并懷事奉聖母貞潔之志願。

其二

曾奉聖母之像。具愛敬之誠。稱此天地母皇之尊者否。此工殊屬無難。無一聖堂不供聖母之像。聖母喜此敬奉之工。示顯靈跡誠不少也。昔一幼女寄育童貞修院。常見衆修女每過聖母像前。必皆致敬。見聖母每次納其玫瑰鮮花一朵。幼女由此奇跡。後亦入會同修焉。

其三

曾有聖母之像。敬奉於家中。或佩帶於本身否。須知聖母之像。聖教會同尼式諾地方之公議。謂其深加邪魔之畏懼者也。邪魔會語一隱修之士。如肯撤去瑪利亞之像。不復以不潔之誘擾汝也。古有仁君名類思者。每值車駕

出行必佩聖母之像於身。甫出闕庭。或遊賞之所。去同扈蹕群臣。虔誦素誦經文於聖像前也。

四 其 每日曾行何等誠情。或誦何經文。恭敬聖母。表我奉獻聖母之証據否。昔有

聖人名若斯削者。以五端經文恒敬聖母。每端起句之首字。皆將瑪利亞等字音。分布起韻。迨德士身沒後。其軀之兩目兩耳一口。各生玫瑰鮮花一朵。共成五朵。以表五端經文之意。又其葉之上。印有五端經文之首五字焉。甚矣。善靈之工。竟能悅懌聖母之心。有如是也。

五 其 曾訓彼幼年之人。如何讚美籲禱聖母之式。用以表我真愛之效否。蓋人之常情。凡屬真心愛慕之人。必願他人共己而愛也。聖方濟各玻璃日亞及類思公撒格嬰時首出之語。皆耶穌瑪利亞之聖名也。又聖類思尙於冲年。卽

定敬事之規。每次歸家。登樓之階級幾層。必誦瑪利亞聖名幾遍。

六其
會於每日之中。虔誦瑪利亞聖名幾次。藉爲敵魔之神楯否。昔有賢女名瑪

肋斯各德者。誠愛聖母。將聖母瑪利亞聖名。書於小紙。每半時。口中嚙此一紙。若欲因此而印記聖名於心也。聖人厄特孟多。每日於就寢時。必將手畫聖名於額。我將虔呼耶穌瑪利亞之聖名。至少當於晨夕起臥之時也。

七其
曾虔誦讚美聖母之經否。其經云。福哉瑪利亞之貞胎。妊娠懷天主聖父之子。

聖哉瑪利亞之貞乳。哺養耶穌我等之主者。昔一鐸德行此美工。歷年甚久。一日病篤難堪。不覺齒斷其舌。當此危急之際。忽蒙聖母顯現。以己貞乳滴其口中。其舌復接。病亦霍然。時乃感恩無任。卽入會精修。以酬此德也。以上數端。統歸我益之一論而已。則知當事聖母。不但爲我之分。卽爲我益亦當

事之也。然今迴憶事奉之機。所失殊多。豈非癡愚之甚乎。如是大益。失之易。今求復得。法於何施耶。其惟效彼行旅之人。久稽途次。而未得歸。一覺日光漸短。前路尙賒。當卽奮勉進程。補前不足。其亦庶乎盡本職而收本益也。

省察奉事聖母

其一 省此敬事之貴重。先聖賢咸以行此工者。允爲天主簡閱之大據。是以我欲求穩上升之道。致力幾何。則於事奉聖母者。亦應幾何也。

其二 省此敬事之分。蓋聖母本質之美好。全在德功之隆崇。足爲往古來今之信

士所愛所敬者也。聖母之聖寵。及由聖寵所得之榮福。邁越諸聖之寵福。適如天主聖母之品位。遠超諸聖之品位者也。是以聖經稱之。美如諸天。又云。麗如日路撒冷。以其所具美好。高出諸聖遠遠。誠乃聖而公會全體之大分。

也。卽如天體爲萬有之分。而其本體廣大。雖將諸有合一而擬之。猶弗如遠甚也。

三其省此敬事之情。爲聖母外附之美好。是亦極當敬奉一親愛之情。於此天主聖母。及吾衆之母。先聖皆以此情敬奉聖母。尤爲加意。奇哉。此情助人祈禱之力。易邀聖母俯聽之恩者也。

四其省我求望聖母之勤懇。聖教會日課經中。頻呼聖母之名矣。每日晨午暮三次。鳴鐘誦經。欲人仰托聖母之庇矣。蓋訓吾人。凡值重大攸關之事。若不籲求聖母恩佑於先。必不敢爲也。

五其省我依賴之情。此卽以己奉托於聖母也。蓋天主諸恩寶藏。已托聖母掌管分施之職。故倚賴聖母。乃開斯寶藏之匙鑰也。

其六

省我所行何工。為踐敬奉天國母皇之實。蓋自天主聖子降生。願順其命之後。諸聖莫不爭先敬事。各抒其誠。用悅聖母之心焉。其慎密之工。約有兩端。一、凡屬罪累之事物。悉為愛敬聖母而舍置之。一、乃不拘何等逸樂。俱為愛敬聖母而却遠之。式納郡聖女加大利納昔蒙耶穌面諭。其畧云。主之所以致成厥母之轉禱。而為力甚切者。蓋欲吾人咸知聖母之慈愛。延納罪人。如磁石之循循喻引也。

第十日

第三次默想題

恒守
善志

題旨嘗聞愛必懷畏。益愛益畏。昔人故謂愛乃盈滿畏心之物。茲於默想末次。擬以恒守為題。無足異也。獨以此思。則於所定善志。恐有莫保方來之虞也。然

此畏心不出於志餒氣墮。而出於愛切上升。緣知上升。全憑恒守而得。如經云。恒守者。方得上升也。然非尋常恒守之謂也。必須謹持善始之工。至終無間。而後可也。蓋恒守之德。乃加汝連日神工之勝冕。苟不恒守。則此冕不免有削奪之患。故邪魔常以詭計三種。混淆汝心。欲汝勿恒德業。復失既邀之恩寵也。一、使汝胸中。常覺畏懼。以爲保善多時。絕勿稍循私欲。乃我萬難能守之事也。二、使汝常念天主。脫我於魔阱。既有一次。亦將如是而脫我於下次也。三、使汝常念主恒備以宥我之一語。妄恃而自欺也。此三者。誠乃奪此勝冕之巨寇也。今當識之。

定像

想我身在永獄之口。正當隕墮之頃。荷蒙聖母及護守天神援手救之。乃得脫免永火之坑。我當感激之極。用古聖若伯之言而定志曰。我持成聖之德

業。已肇始矣。不肯復舍於將來也。

簡
禱
祈求天主許我如達未聖王經云。爾之聖神。勿奪於我。於爾之途。請成我步。

俾我足跡不有移動。

首
思
想所發之念。以爲時甚久。而欲絕勿縱私。是非可能之事。此乃邪魔誑世之

語。用以陷害多人。於永獄之計也。魔若曰。豈能一生不復賭博者乎。豈能絕彼戕我之應酬者乎。豈能深受侮辱。而不一洩我之忿悶者乎。豈能於某種偏私。而矜持甚密。稍無疎縱者乎。蓋魔之狡謀。欲使我退懦自畫。不克恆於德路也。然我之生命。自度以爲何如耶。豈我今後餘生。乃在歲年。而非卽在時刻者耶。倘屬日而非屬年。尙敢以易盡之日。復犯既悔之罪。如吐毒復吞。而失永遠之真福耶。卽我之生命。縱有多年。究歸易畢。况今全無按驗之法。

則。我之生命。猶在壽夭兩可之間。而敢因循自畫。就魔盟結。得非癡愚特甚耶。

邪魔之所以唆誘於我者。何也。欲我如昔世家之子。自欺受害也。此子身雖貴胄。而行實卑污。天主招其痛苦苦補。志終不決。反自忖曰。我今壽數且長。豈能全斷肉身之樂乎。不知主召之時。卽死之頃。忽然痰湧而死矣。我今自忖。勿宜效此也。當籌修己之智。以求恒行善道。勝彼魔狡。而勿被欺惑也。然欲保善始之德。不可將神工中所定之善志。自恃血氣之勇。若能一氣可理者。然惟當循序漸進。日繼月新。勿弛勿怠。遞抵成功於將來也。聖法斯多曰。當此之時。寵以繼寵。功以增功。人靈漸固。惡習就敗矣。勿謂將來之多年。以慮此工之難守也。當懼己之生命。不過幾月幾旬。或且幾日之不及者也。

再思若云。天主脫我於魔阱。既已一次。亦可冀之於下次。噫。是可必之於己乎。豈不聞形軀之病。甫作易醫。復患難瘡者乎。若我復落魔鬼之手。彼將繫縛甚緊。不得復逃。前此之自欺。將何以哉。昔一將士臨陣交鋒。被敵擄獲。敵國因其出身崇貴。不欲過慢。然將士不免拘囚之苦。於是日籌逃遜。伺其兵防弛懈。竟乃逸身而出。復得自由之境。誠萬幸矣。但其甫離仇手。正當急奔穩地。反於途次芳園。優游耽賞。卒被敵仇弋獲。加之桎梏。幽囚禁錮。是時欲得再逸之機。毫無一線可尋矣。噫。脫身之際。不卽遠遁。而猶玩賞芳園。果誰使然耶。是誠斯人之愚昧堪傷也。人若不恒善始之德。而復陷於已悔之愆者。其癡愚不更甚耶。今我靈明。因有罪而爲魔奴。幸蒙主慈救脫。卽宜繼步勇往。遠離魔網。何可爲一至微形樂。耽延留戀。而復任彼魔之執縛耶。但斯時之

執縛。恐不能幸脫如前矣。先知日勒米亞曰。方將重加汝足之鐐。俾不汝出也。蓋謂魔將倍增鐵鍊。防守恒嚴也。彼將錮肩諸門。寸步悉絕。卽一鼻孔天光。不容復覩也。并將遠匝四圍。俾我無策可計也。噫。將有何道而脫彼魔手乎。若觀善書而回心。彼將以多許邪書。置我目前。奪我善志也。若聞善訓而思改。彼則以多許俗務阻撓。令我不能復憶前聞也。若我欲行避靜神工。彼乃誑我曰。初次不改。卽行再次。亦猶是也。必將大含羞赧。懶求下次之神工矣。總之。百法千方。環攻無息。甚至主之默佑。纖息不容領受也。誠如經云。彼將環攻乎汝。俾汝勿出。而加重鍊錮也。今當憶此不容疑貳之信証。蓋天主之高深聖意。耐人所犯之罪。預有定數。不可踰越。是以惡既貫盈。若繼後再犯前罪。或卽奪我生命。或雖未奪生命而已入永戮之數。將任我所爲。而勿

之顧也。我若總以再脫魔手爲易。行此神工之後。復犯前愆。雖復行告解。安知主所預定忍我之數。非卽滿於此次者乎。有何可據。而敢曰未然者乎。曷不思聖經所云。巴比亂城。醫之不痊。而將棄之者乎。

續思

恃主恒備以宥我之說。是深中邪魔欺誑之毒矢也。若曰。主旣宥我之往愆。則亦宥我之後來也。病者不以醫治之易。而敢尋新病。每見一藥可效於前病。而不復效於後病者。屢屢也。今我不應以主曾宥往愆。推此自寬。而希倖宥於將來也。所當深懷者。其惟不復縱赦之一畏耳。主曾宣諭曰。抗義而犯罪者。天主已備永獄於彼也。今幸領主仁慈。得由此次神工。遠離邪魔之靈。而復歸於基利斯督寶架之下矣。置靈於主寵之境。已悔往愆矣。昭然許主。不敢復犯矣。若再締交舊僻。復棄基利斯督之寶靈。是誠重干天主義怒。而

列名於永修之數也。非主已備永獄於彼者乎。莫以主之警戒。貌如過耳虛聲。宜再聆主警諭云。汝儕覓予。而汝已死於罪也。耶穌若曰。汝雖覓予。然非遇予之道。爲汝死於怙惡故也。吁。不恒其德。而復蹈前愆。不亦大可警畏哉。今我於神工之中。蓋思聖伯爾納鐸之訓言。既服基利斯督。勿再脫彼而去也。宗徒聖保祿云。汝服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切勿棄彼。舍彼。而當恒守汝善始之工也。欲明此義。姑以昔人音各尼多所述一事。可解其概。云。時如德亞國之巡院比辣多。蒙總王弟白略召赴羅瑪都城。蓋欲責問其順從古教衆意。而冤判耶穌之案也。比辣多大懼。夙聞耶穌所遺無縫長衣。多顯靈異。因乃購之。重倚其能。服之入朝。王竟和顏優禮。若忘召見之故。既退之後。王始悔悟。繼而再召。必欲嚴懲。但比辣多仍服斯衣入覲。王又忘懷。仍如初次。

而出焉。自是而後。比辣多傲然自得。竟恃王寵。不服主衣而進見。王容頓變。責問嚴加。而遂判之以死刑也。噫。服此主衣。邀恩若此。脫此主衣。乃領斬首之判也。如其終服耶穌之衣。則必不領此死刑也。是卽二聖所云。旣服基利斯督。勿脫基利斯督之義也。今我旣改舊時之惡。而服基利斯督者矣。則當終身恒守。不棄善始之工。免斯可畏之刑。不然。難免如比辣多之一領死案。且領一永死之案也。宜恒誦曰。我持成聖之德業。已肇始矣。不肯復舍於將來也。我於此次神工之內。已見真實之道。明識己靈窘困。與本身之職。攸關甚重矣。茲當周覽所想所誦之諸題。而再訂所定之善志也。我於終向題中。已知我生所向之歸宿矣。於本務題中。已知耑願上升。惟求成德之要矣。我之生世。爲此也。行斯避靜神工。亦爲此也。已知大小罪惡之可畏。我當時防

恒避。俾不暫離終向矣。我於四末題中。已知死來莫測。則應時備善終。免我可畏之嚴判。地獄之永殃。穩我天福之無疆矣。我於兩旂相招。及揀擇善業題中。已知所從謹慎。而可獲真吉之路矣。我於耶穌苦難題中。已知爲我上升之主功主苦。及我爲主當行之工。有多許矣。我於受主洪恩題中。已知一生受主之賜。其數莫算。并知此次神工。蒙主特召。願我端理上升一務。而我時應懷念者。乃在仰副主心。而報主之盛愛矣。於此恒守善志題中。已知克享勝私之重賞。需此恒守之工矣。我之度生本職。當行之道。悉在是矣。我期善行斯道。則應常新所定之志。事無巨細。頻以三端自問於前曰。此屬重罪乎。主之侮辱乎。悖主教誡乎。吁。至可愛之耶穌。於彼三者。我實不敢爲也。寧受萬死。寧於一生。畢罹永獄諸刑。必不敢辱主而悖主也。吁。至可愛之耶穌。

我非空言如是。定志實然如是。并願至死如是也。懇賜納我善志之恩。俾我固守至終。常得居爾蔭庇之下。一如仁君公斯當定建立新都。以爾聖像。供奉於內。又以己像。置爾聖像足下。口中所出之字曰。天主基利斯督。我以此。誠托於爾也。我今亦當如是托主曰。我之救世主。我今以此痛悔之靈。奉托於爾。望爾活其已識之真光。切其已懷之善願。恒其已定之志向。俾得真願。吾靈獨一之務也。再以聖女基利斯弟納。昔向虐官之言。銘我記司之中也。聖女云。汝以我之容貌。印汝記司之內。汝之執拘拘迷。不肯信我所宣之聖信。我將以此訟汝於天主判臺前也。今我於數日之內。所誦默想之書。已見信士之本職。其中訓警箴言。我揣心細玩其味矣。自此而後。若猶泛泛而行。不就遷改之實。其箴警良言。不但無益於我。且於大判之日。彼將責我於萬

衆之前。豈惟所誦之每篇每章。卽其中一字一句。必將訟我無遺。咸求主加我以應受之罰也。

祝文

至可愛者真主耶穌。我以真悔極痛之心。自今定改前愆。懇爾臨照我靈。加諸寵佑。俾我堅決爲善。免遭訟證之虞。并懇驅遠仇魔。破其誑謀密網。俾勿阻我恒守之工。惟望爾之聖神。恒寓我靈。扶我力弱。保我平寧。別我昏擾之念。使我善始之工。日進無間。既定之志。堅執不移。主之聖寵聖福。懇求永錫我等。爲我等主基利斯督。 亞孟。

